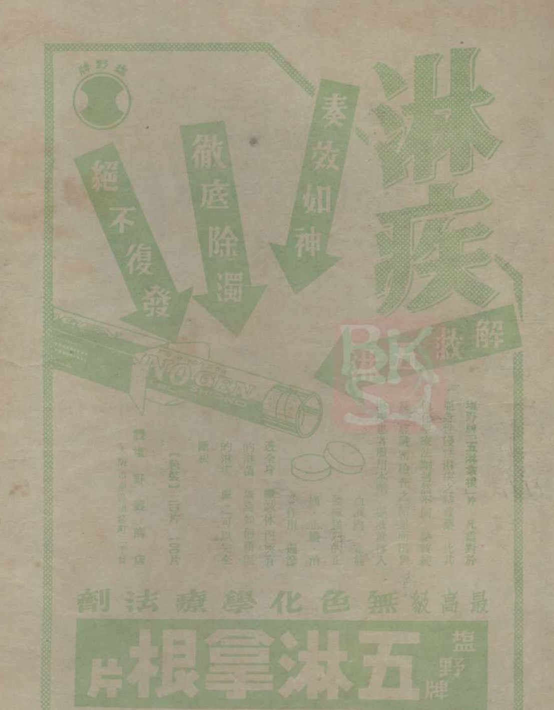


新民報
半月刊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第三卷二十期
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三角



鹽野牌
淋疾
奏效如神
徹底除濁
絕不復發
解救
最高級無色化學療法劑
鹽野牌
五淋拿根片



# 新民報半月刊

## 第三卷二十期目錄

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 文藝



## 電影與戲劇



## 婦女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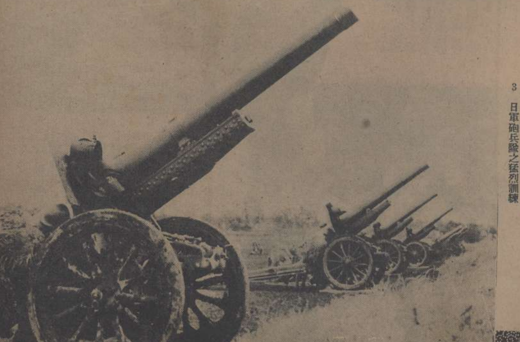
## 小說

# 友邦日本軍備完善





當茲大陸上，南洋上，而且太平洋上，阻止東亞共榮圈策動日趨熾烈之際，吾等東亞共榮圈之盟主日本，上下一致整備臨戰體制，雖大敵亦所不懼，對小敵亦不侮，一路邁進於國是之方向，吾人既脫離猶太走狗之蔣政權，向建設新中國邁進，道路已開闢，方向亦決定，脫却自由，金權，民主之舊體制，而向新民道突進，吾人之友為誰，敵又為誰，此理自明，亞洲民族當興起共同感情，國民啊，今非醉生夢死之時，當為民族共同扶助建設地域：吾等不能不與日本，與滿洲且與隨吾等後而來之其他亞洲民族，共同邁進，日本之軍備已完善，吾人更必須協力使此完善之軍備益為鞏固，為明日之共榮而整備。



1 日軍高射砲隊無寧日之訓練
2 日軍防空學校之夜間演習
3 日軍砲兵隊之猛烈訓練

# 美國的明暗面




猶太人所支配之美國，對軸心諸國雖播弄種種之手段，但其方向是突進於參戰，在以金所支配之國家，其國民不得不一任掌握世界八成金之猶太人意慾所支配但被驅於所厭之戰爭的美國一億民衆，思之誠爲可憐，爲謀四百五十萬猶太人之繁榮將使一億民衆爲之犧牲流血，在美國亦有眞正之愛國者代一億國民而呼號，故名爲世界民主國之兵器廠，雖加大馬力以製造殺人機器，而勞動者罷工風潮日盛。

1. 八月十日在大西洋英艦威爾斯皇子號上舉行對軸心戰作歷史會見的邱吉爾首相（右）與羅斯福大總統（左）
2. 投三百萬美金巨費而建造之美濟水艦凱特號，在新倫敦市之電氣短縱完成，八月二十一日舉行進水式
3. 與羅斯福大總統共同忠於猶太人之哥的爾，赫爾國務長官，養病兩個月後，八月上旬已精神恢復，再發揮其本來面目，對記者團發表聲明
4. 狂奔於建艦而又建艦以擴軍備之美國更爲反軸心之英蘇將荷等製造武器致勞働力有所不能，而爆起罷工，美政府當局正爲之苦惱，對於八月六日新沙西州加尼市費塔拉爾造船所及乾船渠公司之罷工，竟出動軍隊以示嚴重之警戒

# 德國的前線——與後方



窮之到底而再起，終成爲歐洲支配者之德意志，今後尚不能不經相當歲月之戰爭，然而德意志國民之理性亦不得不猛進於貫徹目的，今正席捲歐洲蘇聯，向近東英本土，大西洋發揮其威力前線，後方皆爲挪其斯精神所貫徹而不微動，一路邁進於打倒猶太之目的，希特勒總統之意志，同時即是八千萬國民之意志。

（1）爲前線活躍之將兵早予以幇章，德軍所發行之「戰線報」，每日用飛機運往最前線投下之．而且分配於各部隊，使後方與前線緊密聯結

（2）擊沉多數英護送船而樹偉勳爲僚艦所迎而歸基地之德潛水艦

（3）在後方爲補男子勞働力不足，女子亦活躍於勞働線上

（4）建設歐洲新秩序，非僅德國民所能成就，是不得不由全歐洲民族大團集於新世界現下。法蘭西敗戰後，一新戰前之政治機構及指導精神，於德法協力再建歐洲之旗幟下，以佩丹老元帥爲總帥而再起矣，德意志爲使今日成爲友邦而更生之法蘭西加速再建，打破戰爭之常識，解放法兵俘虜使之歸來，佩丹老元帥親自出迎對俘虜兵之歸還，語以慈愛之言辭

# 秋日

# 小姐新姿



（1）名　閨——**陳　璩**小姐（左）
　　 名　閨——**鈕先因**小姐（右）
（2）名影星——**李綺年**小姐
（3）名　閨——**李靜宜**小姐

有人說快樂是女人的，這句話是確實的，因爲每個女人都有着顆輕快，天眞的心靈。她們能使不如意的事，像輕烟般的逝掉，悲哀像薄雲般的消溶在記憶裡！

快樂的小姐們，妳當怎樣的愛惜它珍重它在妳的生活上；保護它，培植它，在妳的寶貴的前途中。輕快和天眞是幸福之苗，那美滿的生存和偉大的事業也是奠定在快活的靈魂中的！希望渡過着輕鬆的生活的小姐們，不要消逝妳們的輕快和天眞在妳們的華年上永遠！



# 世界時評

本刊論說部

## 十月陷赤都與德軍力

### 德握有周密之戰策

現在之德蘇戰爭，早非兩強力國軍間之相對戰矣，實際上，德國軍之機械力，與蘇聯強大之自然力以此實施攻略，適成爲該作戰之焦點，至斯德蘇戰爭，已步入第二階段，在此階段中，即可見到德蘇戰爭之本來面目，吾等鑑於東部戰線之三種事實如下：

第一，擇選廣大無垠地域爲戰場，只以歐俄，即與擁有七百七十萬平方基羅（每基羅合華里一里半）面積之法蘭西與巴爾幹相異，倘如德國，發去五百萬之大兵，其用兵作戰，於自然的地理，不得加以特別之限制，德國軍即以攻略莫斯科爲目標，倘於中央一直殺入，雖兒有再演拿破崙遠征Q第二之恐，以故須先排除北方列寧格勒，南方Q基輔方面，兩翼之威脅，始克在全戰線並轡前進，非然者一困冬令，德軍立場，困難立至，所以德國軍，目下對佔領列寧格勒，注以全力也。

更於八月中之惡氣候，尙且泥濘沒膝之惡路，加陪險惡。部隊之前進，既於一千五百華里以上之兵站輸送，加一層困難。據由阿非利加戰線，轉戰德國戰線之一兵士向國境之軍事郵便，書有阿非利加之砂漠萬丈，尤較蘇聯之道路良善等語。又於德國之新聞影片，將建設部隊，在廣漠之平原，與惡候及惡路相奮鬥，於友軍進擊上必要之作業，拚死躍進之場面，完全映出斯等場面，以對自然機械與組織之挑戰等言辭，爲適當之說明。

第二，蘇聯兵力，則有出乎意外之強大，現在赤軍兵士與軍械質，雖能確保比較開戰時，遙見惡劣，且屬舊式，雖如此云云，即失却六百萬兵士，與一萬架飛機及戰車，尙且能在三千華里之全戰線抵抗，蘇聯之軍力，有如何強大，可想而知實堪表現將近二億國民作成之特殊國家，更舉一例，殘留於民斯克附近蘇聯之發動機工場等，其組織，設備，生產力等，恐在世界亦不能不謂之最大佔領該地之德國軍亦爲之咋舌不已。德國軍事當局，對此示以近乎無竭盡之人的資源，從來滔滔不斷之補充兵，並將半身不遂之軍需工場，計劃回轉底力，拘定如左列之立場殊饒有興味。

德軍因於過去之戰備得悉蘇聯之戰備，實出吾人預想以外。遂趁此機會，決意對蘇開戰，嗟爲吾等之幸運，何則，近軍蘇聯擴大軍備之傾向，倘再放縱二三年，赤軍即有觸手可熱之強力，全歐洲對於赤化之魔手，至完全不能抵抗，亦未可知，然此決與以一人能殲滅赤軍多人之機會矣。

德軍最畏者，爲赤軍出以不隨戰，以大兵力，無盡後退，迄至冬令之持久戰法。德軍歡迎蘇軍之抵抗者，殊非逞強之言辭也。

第三，蘇軍之抵抗意思，猶未旺盛，戰略上無挽回形勢之餘地，只得迄至最後，死守列寧格勒，數德撤。驅使數目不全之戰鬥機隊，在空中向德轟炸挑戰。對地尼伯河西岸或黑海沿岸德軍佔領地，每欲強行敵前逆襲上陸，不能不注目蘇軍此後戰局之發展，在過去肆行縱迫蘇聯特殊之內部事情，戰爭之形勢不利，無論軍隊間，無論民衆間均能喚起反政府氣燄，蘇聯之組織，從內部即有政治的倒潰，此爲開戰時，有力者所下之觀測，以目下之情勢，尙不認有此等傾向。且於最近，赤軍有拚命之抵抗，但此由於軍隊內政委員會及他督戰隊的組織，強迫而至此，並非由於思想的團結強固而來也。一方面，竟有一百二十萬人之浮虜，亦可概見。

到底如何，對退至西伯利亞之敗殘赤色政府，仍然得到民衆之支持，以維持共產主義國家之間題，謂其因爲不能取消國家保安部之組織，即不能阻遏民衆間之反政府運動等語，此等見解，似已一致。

如上述東部戰線之現狀，是以俄國所有之自然力，與蘇聯所有之組織力相結合，持在德軍之前，而爲試練之舞臺。此後入十一月，莫斯科以北部戰線之寒度，即至零度以下，在德國軍，更加困難，好在德軍，已完成防寒生暖之種種對策在前大戰，渡過四冬，在東部戰線，對於在冬季作戰經驗之德軍，諒不至受到致命之障碍，再迄至十月滿，即能完成莫斯科攻略。北部能至維爾加河，南部至東河之線前進，在冬令屆臨前，決能確保其戰果，此固迫於戰略之必要，然亦德軍之目標，亦似在此而不移云。

## 美發砲令與商船武裝

### 形成不宣戰之戰爭

九月四日，美驅逐艦格利爾號在冰島附近，受德潛水艦之魚雷攻擊，復有美商船，在紅海受德轟炸機之攻擊而沈沒。故美大總統十一日之演說，引起世界之注目，果也以對德義艦發砲令而表現，此乃於爲陸海兩軍總司令之美大總統權限上而行者。即於德義軍艦侵入「防衛水域」內之時，美國軍艦，於自衛上，加以攻擊之謂也。故駛入此「防衛水域」之德義艦，一見美艦，當然毫不客氣，開始攻擊，否則德義艦被美艦擊沉，因此今後德艦與美艦，在此水域內相遇則必展開海戰。然美大總統此次之發砲令，乃爲無宣戰布告之戰爭，美對德義之間，得以開始也。

然而不能忽視國內反戰論之羅大總統，蒙蔽其「防衛水域」之界限。若美國將此界限，延至德義之交戰宣言區域內，則即發生衝突。駛入紅海之德義交戰區域內之美船，現被擊沉。美國之「防衛水域」，若在大西洋，延至冰島，則因該島爲德國所宣言之交戰區域故，第二，第三之格利爾號事必將發生。

赫爾國務卿，曾謂『此「防衛水域」之設定，乃依德義之辦法』此乃表示德義之擊沉美船，若行之於其設定之交戰區域外，則美國之「防衛水域」，自必擴大其範圍。但德國潛水艦，或不顧一切，凡駛入交戰區域之敵性船舶，即加以擊沉，叢此內最近德國趨於對美政策硬化之一途也。除格利爾號，希斐耶拉號事件以外，尙有美船孟塔那號之擊沉，麥那馬海面荷蘭船哥塔諾斑號之擊沉，美船河根薩斯號之轟炸事件等等，又最近十九日，在冰島，美船賓克斯塔號被擊沉。二十三日德當局，發表富有意味之聲明謂：『該美船，係被德潛水艦擊沉者』，竟暗中承認之。

關於賓克斯塔號，美大總統曾發表「該船有武裝」。若此爲事實則美國於事實上，已破壞中立法，中立法之破棄，是否提出於議會，由最近美政界之空氣，加以推

潤，或將提出。實克斯塔號，係巴拿馬國籍，故其他美籍美船，或暫謂尚無武裝。但由其航行目的而判斷，或可思過半矣。

至最近，德潛水艦之擊沉英船數量激增加，使美國焦慮益甚。即九月六日至十三日一週內，擊沉二十九萬二千噸，羅大總統在國民之前，誰謂即時參戰，須有所待。然最近美國船舶被害，故遂想出「防衛水域」以應付之，且爲避免參戰，不能明確設定其範圍。商船武裝，亦取「最小限度防止損失」之必要手段。但議會通過，尚屬問題，縱令通過，亦以僅少之差而通過，實爲醜態故美大總統，甚爲焦慮也。

# 伊朗之終於屈服英蘇

## 恐係一時的忍耐

德蘇戰開始後二閱月，蘇聯軍之損失甚鉅，且由於德軍對烏克蘭之作戰終了，蘇聯之近代工業地帶大半在德軍佔領之結果，蘇聯軍之軍需補充，已有入成之不可能化，莫斯科之近郊，亦因在德軍不斷之轟炸下，其大半已陷入不得不停止其機能之狀態。

蘇聯軍鑑於抵抗力急激弱化之運命，美國爲政者（猶太人）等，希望蘇聯維持其抵抗，籌劃蘇聯軍之對德反擊，不能不實施援蘇物資補給策。於是英國爲政者等，從慂交戰國英吉利，使締結英蘇軍事條約，決定以英國爲蘇聯軍需有資之補助，更選伊朗爲其輸送路，英蘇軍侵入伊朗之第一原因，即在乎此，其油田之確保，爲其附帶物，蓋已得到一石二鳥之收穫焉。

老獪英國（猶太人）以英蘇軍侵入伊朗之理由，曾捏造伊朗化作德國第五列之策動舞台等語之虛構口實，對伊朗當局，要求驅逐德人於伊朗領地外，伊朗當局，正在張皇失措時，英蘇軍一由波斯灣，一由敘利亞一由高加索，敢行侵入以武力威脅伊朗。親德之伊朗政府，曾守嚴中立，以致拒絕其要求，英蘇復增强侵入軍，佔據伊朗要地，由三面迫至首都德黑蘭，强要其軍事同盟，且要求在伊朗德人之引渡。

伊朗皇帝巴爾羅維，係一兵卒出身，在伊朗前王阿爾瑪德不良之政治下，遭遇第一次歐戰，國內蹂躪於英土軍之鐵蹄下，危如累卵時，率波斯哥薩克兵，擊退北方俄軍，敢行德黑蘭進軍，遂驅亡命於英國阿爾瑪德王之後，躍登王位，對於國內之改革，以秋霜烈日之手腕，嚴正實施，而賌振起已經沉滯之國民志氣。正在甦生蓬勃斯王以來燦然之伊朗傳統精神，一路趨向新興之途時，遭遇此次之國難，伊朗尚在國家建設之途上，又在內政充實之時代，更在不能與他國穩爭之國狀，爲世界所周知，如抵抗英蘇之侵入軍，有如螳螂當車，反成亡國原因，殊爲賢明國王所不取。國王巴爾羅維，在樞軸國援助不可能之情勢下，降伏於英蘇之軍門下則無其他辦法。終以內政不干涉戰後即時撤退之條件，不得已而屈服之。然侵入軍，悉示以軍事佔領油田地方，並入城於首都德黑蘭之勢，且要求使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樞軸國使臣，撤退國外，內閣倒潰，巴爾羅維皇帝，不得已遭此退位亡命之悲運，以皇太子謝布爾莫哈默德即位。新內閣亦成立，英蘇軍於當日之九月十六日，終至首都德黑蘭入城。

自玆以往，提出樞軸國公使舘員撤退國外之要求時，伊朗當局，對各樞軸國使臣，陳訴伊朗之苦衷，要請其自動的撤退，此爲伊朗迄至最後，仍不捨確信他日樞軸軍制霸之親樞軸態度，將來決有捲土重來之一日。

在土伊國境方面，曾報有一部之伊朗軍，尚對英軍施游擊戰，是伊朗之屈服，乃屬一時，並非刀折力盡之結果。不久樞軸軍，對蘇戰成功終了轉鋒向近東時，斯時也，即屈服後伊朗軍之蹶起日也。

力不足而對强敵，適取敗亡之禍，伊朗力足之日，即德意軍作戰近來之日也。鄰邦土耳其，至斯日當能加入樞軸國方面。伊朗國王以及四千萬民衆，均引領待望斯日之到來，而爲此暫時之忍耐也。

總之，使伊朗招致今日之悲況者，固謂係屬英蘇軍之侵入，然其實際上之元兇，則爲唆使英蘇政府之猶太人。確保對蘇物資輸送路線藉英人之名所送之物資，爲美國製品，英國並無可以送援蘇物資之品物，爲世界周知之事實，攪秩序維持國之兵器廠，只有一美國，而悉在猶太人之掌握，關聯於此之金融，運輸，亦全操在猶太人之手中白宮直成猶太人之巢穴如伊朗之敵，爲猶太人，已屬明若觀火云。

# 英美蘇之於莫斯科會談

## 美又爲蘇聯之後台

德蘇戰，既已三閱月矣，從德新佔領地區，完全將赤軍掃蕩，且佔領白俄，以賓庫烏克蘭首都基輔之陷落，直成全面的佔領，加之南部作戰之德軍，長驅進至阿速夫海北岸，因佔領沿岸之要衝馬流波里，而克里米半島，即與蘇本土完全被遮斷，陷入孤立狀態北部列寧格勒之陷落，亦迫於眉睫間。中央突破軍，既已在進至莫斯科西方相距四百里烏亞幾瑪之快速情勢，於其間赤軍之人與他的損失，已屬鉅大莫斯科之防禦，應有岌岌可危之勢。蘇聯無論如何，倘不於多期到來以前，維持列寧格勒，以阻遏烏克蘭之完全佔領，赤都之命運無論矣，倘能招來赤色政權崩潰之悲劇是以必須堅守此二點，職是之故，應感迅速的英美物資援助之必要，史丹林，對駐英美蘇大使，陳述其蘇聯已瀕臨極重大情勢之事實，要求英美援蘇物資至急送來方法，同時史丹林，更確認蘇聯政府不與德軍單獨休戰，並不締結媾和等，英蘇條約中之約束，史丹林所確認之軍獨不休戰不媾和，對於英美，頗有深長之意味，蓋由於不與德國軍單獨媾和（此爲英美所最恐者）迅速援助蘇聯，並含有倘不充分援助蘇聯，尚不知何時，即有單獨媾和之威脅，史丹林因知英國之援助，只在口頭，完全不能實行，亦不能否認實行，由於幾多被滅亡小國之事實，即可概見，固然不期待英國之援助，其目的則在美國之援助，即擬將美國對英援助物資，改助蘇聯，因此，在莫斯科，開英美蘇三國軍事會談，已大肆鼓吹，由於猶太通信網之宣傳，而美國使節團一行之出發日期，未克容易決定，至十三日始克出發，哈里曼使節一行又以北方新聞，謂於二十二日，與皮巴布爾克英使節一行，前後入蘇聯領等之顛末，至於會談日程，尚未決定其間德軍之進擊，又加一層猛烈，基輔陷落克里米佔領之悲報如雪片飛來，列寧格勒，哈里科夫之陷落亦不過時間之問題。

會談之內容，以美國援英物資對蘇轉換之具體案，及英蘇物資交流，並物價淸償細目決定等，爲會談重點，此外附加三國對日關係之再檢討，施以詳議。於會談之在萬期中赤都莫斯科，雖保其不陷落，所謂此亦會議彼亦會談之緩慢方法，決爲民主主義之弊害。

英國對於美國向自援助物資，改向蘇聯之事，雖表贊意，然所謂英物資之供給，倘不充分，反將此改向蘇聯，其實行供給一層恐即成爲曇花泡影之會商云。

（完）

# 亞洲的中心人物介紹



本刊編輯部

## 泰國的鐵血宰相裨本

### 純泰義族的子孫



在七月末，有了日安南共同防衛的聲明，在八月初，成立了日泰一千萬巴滋（約一千六百萬圓）的借欵條約，與泰國決行承認滿洲國，這個對美，英，蘇，荷印的陣營與他一個極大的驚異，泰國雖不能說一定完全加入了東亞共榮圈，可是若無相當的決斷亦決不能，是不能錯的，但是負這責任的，到底是何人呢，不用說，就是熱烈愛國家，現年四十五歲的鐵血宰相裨本了。

裨本在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法曆二四四〇年）的七月十四日，生在首都盤谷北郊的農塔布里，原來在華僑五百萬國都，中國人混血兒極夥的裡邊，獨有他是純泰義族的子孫，早就抱着「以泰義人健設泰義國」的熱望，近年來纔能纔入了實現的途徑。

這個國家，自來佛教昌盛，流入耐苦與達觀的國民思想根底，裨本不過受到初等的僧院教育，可是將人生的行路，擱在後邊，痛感到底有自主獨立的必要，終了初等教育的裨本，從十二歲，六年間，在陸軍士官學校，後又入砲兵風校，經過陸軍大學後，赴法國留學，自此就與祖國的留學生，作了堅固的血盟，現任的財相馬努塔沐，國防副相布羅沐，無任所相兼藝術局長瓦塔康等，均是一九三二年革命有力的分子。

泰義的專制五族，與英國結託，壓迫人民，中間的華僑，能以左右經濟界，裨本等將該等排除，樹立立憲政治，安頓民生，昂揚民意，在那運動中堅，可以注目的，就是裨本所率的國防軍，並受到愛國主義感化的青年層，一九三二年的六月二十四日，聯合斷行了苦的打，遂至招來立憲政治無血的成功，至是五族和他那一黨的政客，均不得加以抵抗，那有力的人物，全都亡命在外國了，其後五族派，仍舊與英國結託，以企劃策動，但是未能成功，裨本派，到底將尊崇皇帝的念頭，深印在國民腦海，在瑞士的幼帝拉瑪八世，作了國民思想中心的努力，繼續着邁進不已，比方說，泰國統一國家主義的建設，正是裨本的企圖，一九三六年，作了巴洪內閣的國防相，援助這事，那聲望既已凌駕在首相巴洪大佐以上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就由國防相，昇爲首相，同時兼任內相，外相，國防相，及陸軍總司令官，至於軍人資格，就任了最高的陸海空軍的少將了。

裨本成了首相以後，努力改變從前只知、依存歐美極可憐的暹羅歷史，約定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立憲革命的日子，將舊日的國名暹羅，改作泰義，蓋泰字就是自由國的意思，以後又竭力昂揚國民信條的愛國運動，作了國權的恢復，他是一個瘦小枯乾的男子，那小小的闇人，反令了不少熱烈的愛國情感。

可以稱作泰義國希特拉的裨本，他自身到底排除依存歐美。主張復興亞細亞，對第二次的歐洲戰爭，他說「英德全不勝，只將歐洲導入破壞又破壞的程途，不能不說歐洲的破壞期，就是亞細亞的抬頭期了」，這個是說，泰國和日本，結了深厚的關係，爲當然的結果，日泰定期航空路的開設，日泰不可侵條約的締結，更在去年對安南恢復老撾及康保佳一部分失地運動，與今春的東京會議，解決了兩國紛爭，日泰兩國的親善，越加鞏固起來，是以英美，極形危懼，十分明瞭日本的立場，和東亞共榮圈意義的裨本首相，必不錯誤了日，泰關係的前途哪。

## 甘地和聶爾

### 是解放印度的先驅者



印度獨立運動的熱烈，業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了，可是有不可思議，像在上邊澆油的，是在日俄戰爭中，日本的連戰連勝，聶爾在當時，還是僅僅十四歲的少年，就對日本含着興味，乃對印度的自由，和亞細亞的自由，大加研究，對那運動，有最大組織的就是甘地，使那目標，更加一層明瞭的乃就是聶爾，這是何人，也都公認的。

甘地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生在勃沐貝的北方，阿拉伯海突出加沙瓦爾半島西岸的勃爾邦達爾，十九歲，到倫敦學法律，歸國後在勃沐貝充律師，一八九三年，赴南阿弗利加，爲着在留的印度移民，起了獲得自由運動，因此獲譴被處刑，一九一四年歸國就逢着世界大戰，在以戰費和兵隊，支持英本國作代替，戰後容許印度自由的約定下，停止了獨立運動，可是戰後英本國變卦，一九一九年再起，又作了反英獨立運動的指導者，就提倡不服從，不協力，在非暴力的精神下，消極的反抗，不服從印度政廳的命令，並使印度人全體退公職，印度人子弟，全體退學，和排斥英本國製品，更以這個理想，是自治，是擁護眞理的運動，至此印度國民都稱他爲大聖，他排斥英國的紡織製品，歡迎純印度國產品，結局由於企畫印度經濟獨立達成的意義，採用了紡車的標章。

甘地的生涯，全在運動和囹圄，妥協和釋放，戰爭和無抵抗中渡過了，對待他的英國政府方面，因爲他有極端政治性的存在，就像阿茵印度總督，屢屢對甘地，或鬆或緊

例如一九三〇年第一次的倫敦圓桌會議，甘地和聶爾，都在監獄中，到了次年的圓桌會議，甘地就遙赴英國列席，人都稱他是印度的特爾斯推，又稱是基督的聖人與塔馬尼和爾，將所有的嘉名，全集在他的一身，他的熱意和組織力，無論何人，也要贊揚的。

聶爾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在阿拉哈巴德的富家，作了那富家的一個兒子他的父親（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生），那時候是辯護士，作了獨立運動中心的人物，一九〇五年，他隨着兩親渡英，從學凱沐布里吉，一九一二年夏歸國．世界大戰，促使印度獨立運動強盛，自治聯盟，國民會議派，回教聯盟等，都遭政府的彈壓，可是更加旺盛了，穩健的大尼爾，急進的小尼爾，各在一方獨樹一幟，大事活躍，屢屢被投獄中，他的父親，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死去，他在一九二六年春，和一九三五年的九月，均在歐洲，在該地喪失了妻室加麻拉，本鄉復有老母獨居，嘗盡了不少酸辛，聶爾主張完全的印度獨立，可是穩健派，與英本國妥協成了該帝國的一個自治領，就能滿足了。

一九三〇年四月六日，甘地發起有名的「海行進」，在嘉姆貝爾灣頭丹地的海水中一同入浴，以蒸發那海水，可以取到鹽，因對政府的鹽專法，示了敵意，致將關係者全部，一同被逮捕。

一九三三年三月，由於英政府與甘地的妥協，所成立的憲法草案，從一九三七年四月實施，小聶爾對這個不滿足，急進派的多人，卻排斥彼等兩人，說他們是五十步笑百步，這就是一九三八年的國民會議長，選了急進派巨頭波斯的顯末，聶爾一九三九年八月，到重慶勾留一星期，翌月就起歐洲動亂對英五國，宣言擬行將印度加入交戰團體，因為他們表示了不滿，將急進派的多人，一同在十月末日，下了監獄，甘地照例與政府交往，得以無事，而一派對聶爾謂失於穩健太過，不容許其自由．聶爾對日本似無何等緻意，而對中國事變，抑對重慶派表示同情與英本國戰的人物，竟對依存英與的重慶派送秋波，想另有一番用意的。

# 伊朗的專制君主 勒佐巴福羅維



波斯在三千數百年以前，與希臘戰爭，遠征埃及，以後更對東洋，施了暴威，曾有了極熱鬧的歷史，可是其中也有被多數異民族，屢屢征服他們的悲慘歷史。

入了二十世紀以後，波斯的歷史，因為受到英俄兩國經濟的援助，不外甘受勢力範圍的設定，與政治的發言權等，極其屈辱的束縛，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國革命，有了從波斯的北方，屢屢減輕負擔的效果，更因一九一八年八月，和英國結立的條約，似乎完全成了英國的保護國，行政與軍事的顧問，因改革內政的借欵和指導，鐵道及其他交通整備的協力，無一不先抑英人的鼻息，然後再定方針，復因對此，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與俄國結立了保全國土的條約，那個也是拿莫大的賄賂作手段，而結立的，所有波斯的國情，當能概見了。

憤慨這個情勢，企圖建設新波斯的，是在德黑蘭羅德新聞的主筆，名遜葉田的，與哥薩克，騎兵團通欵曲，在德黑蘭，行了苦的打（倒戈）這是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的事，率領二千五百革命軍的，是勒佐克利少佐，就是以後成了勒佐皇帝的人。

波斯皇帝，並未作絲毫的抵抗，遜葉田作首相，勒佐巴福羅維作陸軍總司令官，可是遜葉田 年齡三十三，巴福羅維年齡四十三，勒佐一八七八年三月十六日，生在裡海附近的馬藏達蘭山地，二十五歲，入哥薩克騎兵團，擔當皇帝的親衛，容貌怪偉，壓倒儕輩，可是他無多大的教養，不過一介武弁，平日最主張實行力，不多時，就迫遜葉田，使其抑壓王族富豪，實施國內的改造，在籌措軍費資金的同時，拿國民主義，排斥了親英親俄，但是他始終要懷抱着親英主義結果使內外的非難，集在他一身，巴福羅維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三日，更迭首相，自任陸相，兼陸軍司令官，將實權收入掌中，從此力行討伐國內的反對份子，肅清了混沌波斯的純一。

以後有企圖暗殺巴福羅維的，但到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自任首相，兼陸相並陸軍總司令官，此後就無一人，敢來反對，波斯皇帝阿福馬德，也畏懼他，逃走歐羅巴到了次年一九二四年的春，樹立共和制的運動擡頭，在議會演了極猛烈的論爭後，三月二十一日，（回教曆元旦）作了共和國的宣言，因朝野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在同年的四月初，暫時下野，以觀形勢，以後又被迎出，握了政權。

他從法國購到武器，行了軍隊的強化，竭力鎮定了國內，但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以後外遊的阿福馬德皇帝，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與巴福羅維以近當歸國的通告，國民異常憤激，遂在同十月二十八日，經巴福羅維召集的議會，決定了撤廢波斯王朝，與巴福羅維的主權，迫皇太子於宮中，二月十三日巴福羅維就了王朝時代皇帝的位，至一九三五年，遂取消了波斯國名，改作伊朗國。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選定了年八歲名巴福羅勒佐穆哈默德，為皇太子，將其母純伊朗婦人，任為皇后的一人，由於四月二十五日的加冕典禮，實現了正式皇帝。

從此當即實施產業，內政，軍事，財政交通，文化及其他的改革。

伊朗將作新興國家，面目一新，一切都上軌道，但歐洲的兵火，波及西亞，同時英蘇兩國的毒牙，迫在伊朗的腹背，伊朗尚無自主的排擊他們的國力，只得忍氣吞聲，勒佐巴福羅維皇帝，許可英蘇軍的進駐，九月十六日，英蘇軍入德黑蘭城，伊遂不得已而至退位了，但是王位仍令皇太子穆哈默德繼承，並非王統斷絕，至德國席捲蘇聯，轉譯近東時，伊朗再次蹶起，勒佐巴福羅維，定能指揮國軍，驅逐英蘇侵入軍到國外，是無錯誤的。

# 阿拉伯神國的統一者 壯男子伊本索德

阿拉伯民族，有從近東，到地中海沿岸建設大撒拉森國的歷史，又其文藝和科學，與舊希臘文明相連結，見到異常的發達，對西歐中世紀的黑暗時代，與以燦爛的光明，其間且有文化復興的奇緣，可是土耳其帝國六百年的支配、與歐羅巴勢力的浸潤，使其

作沙漠的選民，永久沉淪在農牧的生活了，古來在這方面。歷過興亡的斐尼嘉，阿西里



亞，巴比龍，西利亞，加南伊斯拉耶爾等，都在學問，文藝，宗教，政治，經濟，方面活躍，但多不在世界的分布，只以先祖的故鄉而止，以後出現了大預言家穆罕默德（五七〇——六三二年）爲遊牧民創設回教，建成了向世界吐氣的偉業。

可是十八世紀的初葉，在阿拉伯半島中部，古時自由國那吉德個一個小村，出現了改革回教伊本阿布德爾瓦哈布的，與在相同的那吉德小村充酋長石伊本索德的協力，建設了瓦哈布帝國，後者的世孫伊本索德，一八八〇年十一月，生在那吉德東部的利亞德父是有名門將名拉曼，母是信仰甚深，思慮周密，名撒拉的婦人，父母對其子伊本索德施以嚴格的鍛鍊，使他養成能忍受艱苦缺乏的習慣，他們不斷受到在阿拉伯國內的異民族，和宗主國土耳其的壓迫，伊本索德是身長比較普通阿拉伯人，高出一尺的豐偉骨格，且鬥志旺盛，活潑有爲的壯男子，他在二十歲的時候，曾充憲兵，已經清除了周圍培養了實力，不只這樣，伊本索德，生活在嚴格回教的戒律中，勸勉阿拉伯同胞，須親愛古蘭聖經和土，自己並能以身作則。

第一次的世界大戰，土耳其加入德奧，英國以爲奇貨可居，慫恿阿拉伯人，背叛土耳其，企圖將近東地方，收入自己掌中，那時的對象，就是據麥加的福塞印與那吉德王與據利亞德的伊本索德，福塞印，首先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向土耳其樹立叛旗，稱了阿拉伯諸國的王，最援助他的，就是英人（阿拉伯的羅林斯），到了一九一七年，英國的使者，到利亞德，訪問伊本索德，欲拉入作同黨，他未明白表示態度，，英國對兩王，施了賄賂手段，一九一八年，土耳其屈服，聯合國的勢力加大，英國原來就打算擁立福塞印王，以行阿拉伯的統一，其後又使其長子阿利，繼承王位，更任次子阿布達拉，爲交爾塔尼亞王，三子福耶佐爾，爲伊拉克王伊本索德，對此萬難袖手，到一九二四年十月，陷麥加，追放了福塞印王與阿利王，塡定了阿拉伯統一的礎石，同時使自己長子索德，守里亞德，使次子代替了福耶佐爾，到一九二六年的一月，正式的就任了阿拉伯王位，得到列國的承認，將國名改作索德阿拉伯，自此，阿拉伯王國的新歷史，就踏進了第一步，從此以後，到一九三〇年，併合了南方阿西爾王國，使爲保護國，阿拉伯統一的大業，克告完成。

伊本索德，宣言了第一是回教徒，第二是阿拉伯人，第三是神的供奉，在以上的三種目標下，無論如何，要完成以全回教徒全阿拉伯族，在地上建設一大帝國的夢想，世上稱他的國爲阿拉伯神國的，就是指他自身的事情，無怪又稱他是「沙漠的克羅姆耶爾」了。

## 新土耳其的建設者
# 凱瑪爾和伊斯默特

凱瑪爾

伊斯默特

在第一次世界戰前與德奧方面共同行動的土耳其，由於屈辱的塞維爾條約（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除卻舊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背後地，與阿那特里亞外，（小亞細亞領土耳其）已經失掉了全部的舊領地，這樣的事情到底是青年土耳其，難以忍受的，那發憤塡胸，攘臂直起的，就是凱瑪爾那位志士了。

他與阿拉伯的伊本索德同年，就是一八八〇年的三月十三日，生在塞羅尼加的舊門閥，他父是收稅員兼木材商，他的腦筋非常聰明，受過穆斯塔伐的西歐式教育，九歲時父隨同繼母，移到了農村的叔父家，十一歲時歸塞羅尼加，入中學，後又轉入該地的幼年學校，博到拔群的成績，該校的數學教官名穆斯塔伐的，將他登用作助教生，同時爲與自己示區別，錫以凱瑪爾（拔群的意思）的名子，以後就自稱作穆斯塔伐凱瑪爾。

一八九七年，以優等的成績，在塞羅尼加的幼年學校卒業，入學那斯蒂爾的大官學校，到了二十歲，那時候，皇帝哈密德失政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愛國者每發動革新思想，在陸軍大學校，成立了秘密結社，凱瑪爾加入該社，因此被囚在君士坦丁堡的監獄，拘禁三個月，可是那時昇進大尉，以後就由於陸軍大學校長的訓戒，而被赦免了，暫時轉補了叙利亞的達赫斯克斯的騎兵聯隊在此仍繼續了革新運動，一九〇七年，轉職爲其頓第三軍團參謀，移到塞羅尼加。

凱瑪爾當了塞羅尼加的士官學校長，後又任爲在外的武官，或外地的部隊長多次，世界大戰中，在叙利亞活躍，一九一九年五月，赴阿那特里亞，由於國民會議，及諸軍司令官的名義，向皇帝要求罷免宰相菲里德巴還與國會選舉，因未接到回答，同年九月十二日，終以武力蹶起，離開首都，用穆斯塔伐凱瑪爾的名義，發布了獨立的宣言，見不到對立的完全解決，穆斯塔伐，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對全土耳其，通告在安哥拉招集國民會議的結果，四月二十三日，開了由於三百五十名議員，所成的「土耳其大國民會議」，這日子就成了新土耳其的新興紀念日，穆斯塔伐，遂在議會當選，然後否定君士坦丁堡的首都，將新土耳其建國，通告列國，依據新法律，選舉十一名的閣僚，組織了新土耳其政府，拔擢了從舊都趕到三十五歲的陸軍大佐伊斯默特，充參謀長，現在的第二代大總統，就是此人了。

舊政府曾得聯合國之後援，企圖了討伐安哥拉，由於塞維爾條約的公表，有心的土耳其人，全入了凱瑪爾黨，加之與希臘戰，安哥拉軍，得到了大勝，民心更歸向了凱瑪爾，這樣到了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日，經國民議會，選任凱瑪爾，爲元帥，賜與喀吉（回教最高的名譽將軍）的尊號，次年十一月一日，決議了一身兼着六百年皇帝與回教主廢了土耳其君主莫罕默德。

更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凱瑪爾就當選爲初代的大總統，遂定該日，爲土耳其的國慶日，遂斷行了政體，宗教，法律，社會，風俗，文化等，所有方面的改革，選舉法上的男女同樣，並決定了一夫一婦制度，又廢棄土耳其文字採用羅馬字，全是國家主義的發露，決非屈服了西歐的文化。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行土耳其共和國十五周年慶祝時，凱瑪爾臥倒病床，十一月十日以肝臟病逝去，享年五十八歲，次代總統伊斯默德，就是他的忠實後繼者。完

# 煙消火滅的社会主義的基礎



## 蘇聯自炸地尼伯大發電所

爲着對抗德軍殲滅戰的赤軍，也拿殲滅戰去組織德軍破竹進攻的速度，可是這樣，那敗色始終掩藏不住，所以赤軍的戰術，也不能一直的用殲滅戰，那樣與殲滅戰同時更併用着消耗戰的戰術，看看那現狀，就可明白吧。

可是用那消耗戰術和焦土戰術的時候，蘇聯能夠得到什麼程度的徹底，這一點成了一個注目的標的，又可知道烏克蘭方面總司令官布經努爾元帥的命令一下，最近的赤軍就自己悲參的炸燬了地尼伯大水力發電所的事實，一面表示了赤軍的敗色，那蘇聯焦土戰術的程度，就可見一斑了。

從那事連類而起的，地尼伯大發電所，在蘇聯，在蘇聯的長棨，經濟的不用說了，在政治上，得有重大的意義，這地尼伯大發電所，實在是史丹林五年計畫最初最大的建設，不只爲列寧遺訓說無電化即無社會主義，可作了新時代的象徵，又可察見當時貧窮的蘇聯，犧牲了國民的生活，而有此血的建設。

地尼伯河，爲在勃爾喀和達紐布河以下，歐洲第三的大河，與舊波蘭的國境相近，發源在白俄的勃爾代丘，縱走蘇聯的沃士烏克蘭，蜿蜒三千三百華里，貫注了黑海，在俄國成了經濟的動脈，該河位在地尼伯羅貝特羅夫斯基市與雜勃羅吉耶市的中間，在那邊激急的彎曲着，不只水流頗急，且有約百五十華里，起伏着的無數暗礁。

果然就有這大河，那航行在這邊禁止從黑海航行的船，適到烏克蘭首府的基輔，已有了航行的可能，同時利用這極豐滿的急流，遂在這裡建設了大發電所，所謂第一次五年計劃中的最大建設，就是這地尼伯的建設了。開了「不能繼續了的帝政俄國二百年間的計劃」的地尼伯的舟運，將迄至七米的水深提升到三十七米的結果，在此纔作了大水利發電所，巍峨像城壁一般中斷地尼伯流，聳立似弓形的大水閘，係用「斯頓涅雅式」洋裝造的大防壁，作成高六十米，長七百六十米的大物，實度的土台，達四十米，這個能將地尼伯流，激起水烟，蔚成一絕妙風景的壯觀，這個大水閘構築的結果，積成一萬六千五百頃的一大水域，附近的吉溪加斯村，以迄其他十二個村莊，完全浸在水內，成了一個大水潤。

察看這個水閘，側邊並列寧發電所，看來好像不是很大的建築物，却是長二百五十米的大建築物，在機器室內，安設着九架大發電機，有在美國紐勃特紐斯公司，特別定購特製的九萬馬力的五架，又倣照這個，在列寧格勒工場，純粹蘇聯製的四架，拿這個能發生八十一萬馬力，約能生產三十億基羅瓦特時的電力，又可稱作有四十三萬馬力的激流，六十一萬二千馬力的廻旋力，而爲世界唯一的東西，依照地尼伯水量的情形，以交換的法，現在實際動作的，僅有六架，就是這樣，一年還生產二十億基羅瓦特時的電力，這個發電所，生發的電力，可等於革命前俄國全國電氣的生產力。

### 激底的焦土戰術

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起工，到一九三三年末纔竣工，這樣的大建築，堪稱新記錄的短時間那竣工的日子，由有蘇聯大總統資格的加利尼烏以迄全國代表者數千，其他並邀請外國新聞記者團親臨現場，樹立「以社會主義勞動黨，則無不可能的事」「社會主義的基礎已固」等標語的盛轆舉辦了國家的大膽祝合着不少完了大建設的意義，更對於這個建設，美國和德國的技師，多數來參醫，聽在美技師克巴的指導下，以建設的。

地尼伯大發電所的周邊，結成基本的需要這電力的大工場羣，成了一個大綜合的工業地帶，從大製鐵工場，（年產生鐵百二十五萬噸，鋼鐵百萬噸，）年產一萬五千噸的歐洲最大的鋁鐵工場，以至製焦炭工場，含鐵合金工場，洋灰工場，磚瓦工場等，在曠野中林立着，忽然化作黑烟濛濛的新工場地帶，炸燬了這個大水閘，恐怕就破壞了這綜合的工場地帶，拿國民血汗築成的大建設，歷史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在一瞬間，就烟消火滅了，蘇聯人應當有何等的感慨哪。

（本刊編輯部）

# 美參戰無益世界和平

## 芝加哥大學哈琴斯總長所謂之美國參戰觀

（東京特訊）美國最近必至參戰之聲已有所聞，甚至於實質上已與參戰相同矣，依十一日之羅大總統的「發砲演說」更爲明確化，而成爲事實上之宣戰布告。

羅斯福大總統以對敵完全勝利爲目的對全國民語以堅確之決意，但羅斯福大總統於此次大戰勃發之第二日，曾與全美國民返復約言美國極力避免參戰。然而至最近，彼則謂「不談過去，討論規避過去責任之必要」將大戰勃發時確言之和平政策放棄之。

吾人於最後亦不捨棄避戰之希望，以吾人離顯於戰爭，然尚未受到他國之攻擊，羅斯福大總統偉大性格之一，爲彼對全美國民之責任感，彼突進參戰之途中，本不許其沒有國民之絕對支持，假若謂羅大總統是基於國民之要求而走近參戰，則不能不謂之爲甚大錯誤。

國民關於此參戰問題未被賦予何等發言機會，即於選舉上亦無何等之工效，此觀於二大政黨以及前之大總統候補者皆爲擁護和平者之事實即可明瞭。

不僅新聞之論調爲可以代表國民所信即最近所行之市民投票於對德義參戰亦有百分之八十三表示反對者。但謂爲援助英國而不辭參戰之危險者仍占大多數。

美國若參戰，是爲何人而戰爭乎，羅大總統於此點上曾公言「如何小之國家，亦有國家存立之權利，如何之國民其爲適於支配他國國民在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皆未曾有與不能有者」，果然以此爲美國參戰之理由，則其意味在恢復捷克，法蘭西，波蘭，比利時荷蘭，獨哥，希臘等之失地乎，若然則英蘇之侵略伊拉克，敍利亞伊爾等，英國之進駐冰島，固勿論矣，而一九三九年前之所侵略者又將如何處之，香港，荷印，馬來，法印非洲將如何乎，如謂如何之國民亦不適於支配他國民，則全世界上白色人種之配黃色，黑色人種之事實，將如何以解決之，羅大總統以參戰之目的爲信仰，言論之自由，以及由恐怖與不足而來之自由。

然而參戰後即使英美方面得到勝利，亦將有數千萬失業者與背負龐大之借款，以戰費巨大，對於住宅，教育其他社會救濟設施等之財源，將完全瀕於涸竭之命運，吾人則被恐怖與不足所襲，而且吾人將被予以毫無異於全體主義國家之自由的自由，即雖於自由上是無所異議，但至少亦爲紊亂其自由即被殺除之自由。

戰爭於爲防衛自國以外，即是厭世者之亂動，而且彼等相信戰後之進步，即相信戰後無資本主義．國家將明朗化，然而觀之於第一次大戰後之義大利，德意志，俄羅斯，即可明瞭，戰爭後之災害，對於此等諸國絕不是表示走入幸福之第一步，戰爭不是向自由去之道路，而且英國人之於馬來，不能把握基督教之勝利以英國自身不是基督教的。

不是民主的國家絕不能獲民主的勝利，僅有知道德漠克拉西之眞價値與意味者，殆知民主的和平是爲何物，假若吾人爲建設眞正之世界和平而戰爭，則用如何之犧牲亦可得最後勝利，所以吾人未存認爲挪其斯倒壞世界立即和平之幼稚思想，若吾人欲改變世界秩序，則不能不從根本上改造吾人之心理即現在美國不可不有之戰爭，爲對貧，病與不正當，現在美國之社會狀態吾人不能滿足不能不先在國內戰爭上求勝利，吾人不能不使美國成爲眞正之德漠克拉西國家，此始可爲現在美國之義務。

（完）

# 美副總統承認參與戰爭

美國副總統歐列斯，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曾以如次語向美國人民由無線電廣播講演：『美國刻下之實務，爲戰爭勝利，次即招致和平，我們於此戰爭上之勝利，乃余所確信，彼時於吾人之面前，立即發生和平上之諸問題，擔負戰勝及得和平二重責任之美國，同時又於築起應永久確保和平之自由與善意的大柱石上。亦有所負擔。』

要之，該副總統與羅斯福相同，皆不過爲猶太宣傳之擴音機，此戰爭於美國人民無任何之關係，乃世所公認，而且高列斯高呼美國於此戰爭上不能不勝，但此戰爭之所謂勝利者乃猶太人，美國人僅是爲猶太人火中拾栗，於此戰上原來無所關心之美國人民，僅是爲戰爭而犧牲者，而非由此得利益者，副總統高列斯與其隸猶與黨，意在慫慂美國人民戰爭心理之高漲，而使戰果爲猶太人獲得，故告美國人民以勿反對戰爭，諸君事實上業已參戰云。

——完——

# 國際零訊

### 法禁止美術品出境

法國今猶在德國占領下，最近國內有否彫刻，繪畫及一切重要美術品，多爲商人及外國人攜出國外，法國爲美術國家，戰爭失敗後，此事早成法國一大問題，日前文教部及美術院，通告各方面，今後凡無特別許可者，任何美術品，均嚴禁輸出一八三〇年以前之家具等美術品，一九〇〇年以前之繪畫彫刻等作品，均不得攜之出境，此蓋維喜政府，以保存各種美術品作重建國內文化之資也。

### 英國學童經營農園

目前有一事件，可以證明英國民食之艱難，即麥菲爾德地方之小學校，凡在十四歲以上之兒童，在此次戰爭初起時規定每年出資百元租賃一部原野地種植各種菜蔬，果品並飼養兎，鴨，豚，山羊等家畜自培養以至販賣出入會計，各生自行經營其成績極佳，兒童均與致勃勃，明年將多租土地，栽培小麥，校長錫欽氏以此事呈准教育部將銳意經營此事，並喜色洋溢而言曰：「大家要盡力而爲，此舉可以增加英國食糧，在教育方面兒童可以學得耕作法算術上亦可借此練習記帳方法也」云云

### 匈牙利國收集鎳產

匈牙利產業部，近日實行鎳（尼克爾）及鎳品所有者之登錄制度，今後凡屬玩具，錫品之使用鎳者，不得政府許可不得買賣或家庭間之互相通融，又匈牙利國內，最近德國國民學校約十七所，各校兒童，均協力收回鎳屬及一切金屬物品．歐洲市民，現正盛行收回金屬廢品，此亦建設歐洲新秩序時代之一趣聞也。　完



# 南美報紙反對政府參加民主陣營

## 主張「南美人之南美」

北美合衆國謂必須保護西半球，以免除由軸心國而來之威脅。又爲强化亞美利加之國防計，以古老之五十隻驅逐艦爲交換品，而租借英領西印度諸島，遣兵遠駐冰島更汲汲擴其在南美之勢力範圍，最近遂漸達成其野心，乃周知之事實。南美諸國政府之態度又以對此國際情勢之激變，不得不協力羅斯福政策，然而普通輿論之動向果如何乎，最近布宜諾斯艾利斯之班特拉阿根廷那報以「南美人之南美」爲題，表示其一端，而爲頗饒興味之文。據此即不能認爲一般輿論皆追隨政府政策，其大意如次：

「力即正義」雖爲可悲，但畢竟不能不認爲眞理，第一次歐洲大戰以聯合全國得到勝利之結果，而正義遂在聯合國方面，德意志則負戰爭責任。假若英國於今次戰爭再得勝利，則英國方面之行動復爲正當，而德意志將再度被認爲侵畧國。反之，若德意志得到勝利，則英國方面不能不負此次戰爭上之一切責任。

吾人如何 亦須拋開 傷感的或 個人的同情，而爲善良之南美人，即善良之阿根廷，巴西，智利，可倫比亞等之愛國者，不得不澈底考慮此問題。第一吾人先檢討政治的關係，任何國家卜能不熟慮其獨立是否受威脅阿根廷政府聲明 以脅西半球者是軸心諸國，故與羅斯福政府取共同步驟，然而此未必爲正當，試觀北美，中美及南美之地圖，甚立即可明 日如何之外國在此大陸上有領土，除表現歐洲人一種家庭爭議之加拿大當另作別論外，吾人不能不思及我們偉大之兄弟國北美合衆國，奪取屬於墨西哥之加利福尼亞之低地地方，領有菲律濱，波多黎各。不僅如此，合衆國爲自國根據地上必要之際，時常毫不躊躇的不顧博愛主義（合衆國時倡博愛主義）。吾人於其進駐冰島，即可見及最好之實例。

總之，吾人試詳觀地圖，加勒比安海有名爲巴哈麻群島之諸島，於此吾人可以想出合衆國何故以極嫉妬之眼光以視英國之領有加拿大乎，此不外所謂巴哈麻群島之爲英國所領有。更轉目以觀地圖之下方，又可見及一群島，此等群島包圍加勒比安海，此羣島之一部分雖屬法蘭西，但包含有最大之特里尼答島而爲一大部分者是英領。距此二，三哩南方爲南美地方，委內瑞拉與巴西間之圭亞那，是由英國，和蘭及法國所分領，但英國仍領有其中之大部分。再轉眼於狂浪中加勒比安海，吾人可見及名爲牙買加島之大島此島之括弧內亦書英領。與此島相對處有宏都拉斯共和國，但在此島建設有英國之海軍根據地。

暇乎此便可瞭解合衆國何以不顧一切而供給英國以武器，飛行機，軍艦等，即英國以對合衆國予以援助應付之外貨早已烏有，許之於合衆國人義俠之心，既讓渡英國所有之根據地。更以加勒比安海委之於合衆國，以代外貨，美國則以老朽驅逐艦爲交換品。合衆國依此以强化巴拿馬運河之安全保障，同時更獲得對南美重要戰略之地位，此手段爲如何之老練乎！

再以經濟上商業上關係考察之，討論此問題，非僅紙面上所詳盡，故於此僅舉二三顯明易知之具體事實以證之。南美之瓦斯，電氣，電話等大事業是爲何人所經營乎？鐵道事業，銅，金，銀，錫，石炭等鑛業，油田開發事業，硝石工業，港灣事業，橡樹栽培事業，紡績業，甘蔗栽培事業等之獨占經營者，又爲何人乎；此當然爲英國人或合衆國人，極少數之事業爲由德意志人之手所經營之，但此尚不過爲例外。

至於南美之貿易，南美之最大顧客既非英國人，又非合衆國人。當此次事變勃發之前，南美輸出總額百分之七〇爲輸出於德意志，北美合衆國不僅爲自給自足之狀態，且輸出自國之產物一部。

南美人在如斯事情下，離開國際的環境而立於自由獨立之立場上言之，更考慮其歷史，則於此次戰爭上，不能不希望德意志之勝利，或謂德意志欲征服包含南美之全世界但此種宣傳早已不能欺騙南美人矣，此以南美人早已深知。然南美之領土者爲誰？以防禦德意志攻擊爲名，欲逐漸取他國之領土者爲誰？又北美合衆國將吾人之外國貿易遠離歐洲市場，但合衆國之農民果能爲買吾人之小麥，羊毛，肉類及其他產物，而游閑自已之土地乎？又美國之工業家能爲與吾人之工業，而破壞彼等自已之機械乎？

吾人對此問題不能不徹底研究，吾人之子孫蓋不顧爲解決與吾人無關係之問題。依戰爭的外國人之同情或反感，而左右其命運吾人不能不極力主張 必須努力 以維持所謂「南美人之南美」的孟羅主義根本觀念。

（本刊翻譯部）

## 世界珍聞

### 離婚都市之麥阿迷

美國泡瓦達州之里諾市，向以離婚都市名於世，但至最近其地位，竟爲福祿利達州之麥阿迷市所奪，該市法廷截至本年六月止，正式離婚之男女人數，實二倍於里諾市此種傾向自前年以來即日見顯著，其詳情如下：

| | 一九三九年 | 一九四〇年 |
|---|---|---|
| 里諾市 | 二四三七件 | 二·三二四件 |
| 麥阿迷市 | 三·三三五件 | 四·四一七件 |

又麥阿迷市署，截至本年六月止發出之結婚許可證計一·九九七件，里諾市則達九·八四七件之多云。

### 世界第一之大病院

美國醫療協會，每年調查全國病院狀況一次，據一九四〇年調查，謂美國全國共有病院六千二百九十一處，就中規模宏大機能完備者，與一九三九年調查相同，仍首推芝加哥之庫科康托里病院，收容病人數目，且更遠過一九三九年之數，觀左列該院統計數字之大，世界病院，恐當推此爲第一矣。

該院有病床三千，一時能診療病人八萬一千百五十四人，一九四〇年診治病人達一千八萬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之多比上年增二十萬八千三百四人使用病床之比例數上年爲百分之六九，二，本年則爲百分之七三，三，本年平均每日診治病人數爲百二萬六千百七十一人，平均每三，一秒診治病人一名，成績之大，誠堪驚異矣。（完）

# 美國參戰問題與猶太人

—1—

此問題，現為世人所最注目者，本稿係仔細觀察關于「世界服務」德文版，今年五月一日，十五日特別號所載，因美國各官廳之猶太化，猶太人中之最大有力者，成為美大總統之人，及關于合衆國參加反德戰之猶太人策謀等。——譯者

## 一　英國敗戰與合衆國參戰

「無論如何，必須阻止英國之敗滅」此猶如今日世界的猶太族之唯一標語。彼等認為傳統的護猶國英吉利被軸心國征服，與歐洲猶太權力之消滅，為同一意義，且深知英國單獨作戰，毫無勝算而今且垂危，故猶太全族，焦灼萬分，然猶不顧犧牲非猶太民族而冒險狂賭敗北，且竟抱有挽回頹勢之痴望彼等以阻止英國之完全失敗為當前最大目標惟謀戰爭長期化，以一種策術，漸使中立國參加英國方面，用媚語騙人，作為彼等利己的目的之工具，然最近猶哥及希臘，竟於出人意料以外之今日，尚欲犧牲一新國民，於是劍拔弩張者，為猶太人伸張支配勢力之合衆國，邱吉爾與其一派，以猶太族之此種助力為靠山，蓋彼等期待合衆國或必能參戰。其實英國之支配者，今繼續戰爭者，乃因自信合衆國內之全能的勢力份子即美國猶太人為十足的支援者也。故一般人認為今日延長戰爭者，為此等美國猶太人。彼等於此次戰爭開始以來，為由各方面，努力支持猶英金權群，破壞美國之中立，驅使美國，對軸心國戰爭。今戰爭已入於終局戰之階段，英國敗亡之最後運命，已可窺知。美國內之猶太人經濟及政治的勢力，甚為龐大，故此隸猶國即將參戰之危險，已迫眉睫矣。若英國初無合衆國內猶太擁護而助勢，則早已屈服。對英供給軍需品之合衆國之偏頗行為，完全為宣布中立之國，所不應有之違法及不當行為，吾人今日於實際上，惟有認為美國之中立不存在，而使所謂中立國的合衆國，陷於向英國方面之極危險地步者，即猶太人也。然彼等猶以為未足，竟欲將美國，完全驅入戰爭，此等美國猶太人，不使美國參戰決不罷休。蓋極明瞭且深知此事者，為英國之政權者等，故彼等雖明知戰爭必敗而猶拚命一戰也。



羅斯福總統在白宮發表爐邊談話之情形

## 二　民主國總統獲獨裁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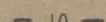
由根本上觀之，美國無加入歐洲紛爭之任何政治的利害關係，其住民反對參戰者，十有八九，然則當局者，無責任的擴張戰爭準備者，果何為呼？，竟將左右美國將來之此種實狀，蓋僅因猶太人為無限制的支配者而發生之現象也。表面上擔當合衆國之統治與指導其運命之憲法上之主權形體，由於三部而構成者，即作為立法府之上議院與下議院，及被委任實施「立法府所議定之法律」之大總統，及為監督於此立法行政兩部之上之監督機關而由推事九人組成之聯邦最高裁判所，（大審院）此為關于憲法及法律上一切問題之最高審級依照單純勝差制之過半數推事之裁決為絕對的終局的。

如是美國之統治權，在憲法上分為三部，其權限截然區別，然現為大總統且為國際猶太人群之心腹之羅斯福，掌握獨裁的全權，此何故歟？

羅斯福大總統，一九三三年就任後，以當時之經濟危局為口實：為克服此種極深刻之全國的不景氣的與失業激增，主張務必擴張權限，由國會即上下議院與以等於白紙委任之全權，並為行政機關之責任者，且獲得立法部（國會）之職權，掌握與獨裁者相同之全權，彼或可謂為笑料。今日猶謡辯謂，於防禦民主主義，征服歐洲獨裁者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之必要上，須再賦予更高之權限。

## 三　羅斯福政府之猶太化

然則羅斯福，如何運用一九三三年被賦予之權力，且已成就何事乎？曰：從此不景氣與失業不但不減，且益形惡化，於現在戰爭開始之前，經濟界尤呈不良狀態，失業者已達千二百萬人，羅斯福強要白紙委任狀者



非因招來此種情勢也。

其實羅大總統，所以要求全權，與其謂爲欲一掃不景氣與失業，毋寧謂爲猶太人計設立許多重要官職，使彼等爲美國事實上之支配者也。

羅斯福之親猶主義衆所共知，彼任紐約州知事之時（一九二二—二三）爲彼之協力者而最親信者。如彼任命之紐約州最高裁判所推事猶太人阿溫格，洛勒曼，爲彼之股肱。

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爲候補大總統而從事於選擧戰，首先參加帷幄者，亦爲猶太人據當時約翰遜宣稱羅斯福在芝加哥之候補演說，係猶太人佛蘭克法塔起草者。

就任大總統之羅斯福，即以猶太人佛蘭克法塔，培拉克，布蘭奇斯，爲親近的協力者而任命要職，以此爲中心而作成者，爲惡名不可掩飾之智囊團，蓋此乃決定白宮之政策，左右羅斯福之行動。

總之，羅斯福僅爲背後之猶太人之業務擔當者，既非世界的猶太族之被信託者，亦非受任者以外之何者，彼於外交上，對美國自身之利益圈內並無任何接觸之事情，有所容喙者，即此故也。換言之，羅斯福，非實行美國之政策，顯係猶太政策之代行人且爲可視作國際猶太族之一外交大臣。

羅斯福大總統

是以羅斯福所率之行政機關，猶太人成群蠢動，蓋無足異也。

## 四　在國務院內之猶太人

美國務院內，有猶太人佛雷斯者，爲娶猶太婦人爲妻之國務卿赫爾之經濟顧問。此外尚有通信記錄課長索拉曼，及關于遠東尤其菲律賓案件之某課課長傑加布斯，副法律顧問美次格，法律顧問部特別輔佐巴斯溫爾斯基等衆人。



（圖爲赫爾國務卿）

## 五　濃厚的財政部之猶太化

美財政部內，猶太色彩，亦極濃厚，羅斯福之親友，且爲財的恩人之猶太人摩根索爲該部長官而執掌合衆國之財務行政。彼與現任紐約州知事猶太人雷孟，及國際的銀行業者格貢亨馬塞利希曼，威爾托海曼，列維遜，瓦爾堡等，關係甚爲親密，故此猶太人長官，於合衆國財政部與國際猶太財閥之間均有直接的連繫。

此財務長官，爲曾任駐土美國大使摩根索之子，彼主張平價減低，美國人民被愚弄以致合衆國之金，完全流入國際猶太財閥之手中。彼又於一九三六年，訂立英美法貨幣協定，且於二十四小時之前，反對平價減低之各國亦參加。但此項貨幣協定，係以糾合民主主義國家，建立與那其斯德國及法西斯蒂義國對峙之金融協同圈爲目的者。摩根索且期待將來可以此協定爲基礎而成立對軸心國軍事同盟，彼之此種預想，殆已實現。即取「英法與亦加入貨幣協定之荷蘭，對德戰爭，而同樣加入協定之瑞士亦對德義，視作精神的交戰國」之敵對的態度，而於事實上，放棄中立。然奸物摩根索，另再追求一個月的，故各國加入此協定，當然使各該國之法幣價格，甚爲低落，猶太國際財閥，乘此可以獲得莫大投機利得。約言之，即由於猶太人摩根索之策畧，不但美國經濟，即歐洲民主主義國之經濟，亦將漸被拉入猶太財閥之勢力圈內。例如：僅以美元貶價而言，約得美元二十億之利益。又特可注意者，爲摩根索對議會，關於其掌管之巨億金額，從未作任何明確的結算報告也。

然摩根索之此等策謀，均經與國際猶太族心腹羅斯福大總統之緊密商洽而行者，摩氏與羅斯福之友誼，「加拿大猶太評論」，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八日號，登載記事如左：

「摩根索每日與大總統商洽，羅斯福在華府之時，每逢星期日，與摩根索共進午餐。白宮接得摩根索之電話，即接至大總統之居室，兩人公私上，交誼已有多年。最近國際情勢緊迫，雙方接觸益形濃密，藉供與巨額之信用借欵而强制援助民主主義國，蓋爲摩根索之意見，此在大總統已耳熟能詳」。

登該稿者，爲一猶太新聞，此記事即爲羅斯福政府對外政策上之一切問題，非由美國而由猶太族之立場而辦理之證明。該記事中，尚有一節，「美國與英法之間，成立協定者，乃摩根索之力也」。

此實爲現在戰爭開始之二週以前，一猶太新聞登載之文字，易言之，即摩根索，慫恿羅大總統，對英法締約，兩國與軸心國開戰時，予以十二分的援助。而此種事實，歷然可見者，乃無論羅大總統，或財務長摩根索，均無實行美國政策之念，而專爲國際猶太族計，爲其計畫實行者而行動也。德國總指導者希特勒，曾屢次希望德國與美國民，持續和平與友好的關係。故力說此種希望。由於德國對西半球，原無任何政治的關心之一點，而言亦可容易實現。並謂兩國間，均無政治的乃至經濟上之爭奪對象。

故美國與隸猶英國，互相提攜而敵對德國者，可謂胥因合衆國之政治，事實上被猶太人支配之故也。且猶太人摩根索，不顧軍部最高當局者之反對，將最新式戰鬥機，售與英法，美國軍事上之秘密，漸次暴露，此皆無足怪。

關于此點，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一月「紐約泰晤士報」，登載如下：

「調度英國購買軍用器材，任英法購入委員會委員長之波維斯，四月十日，二次訪問財務長官摩根索，有所協議。摩根索由羅大總統，委以職權，關于本國用乃至運往英法之軍用機增產，部署一切」。

又紐約通報，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號，登載華盛頓通信如下：

「財務長官摩根索，被任「掌管美國製軍用器材售與外國政府」之新設委員會委員長，彼謂合衆國之飛機製造，在現在之程度上，不足以供最近發生之需要」。

然由於摩根索之部署，合衆國之飛機製造，能率大增，彼依據「務必阻止英國之敗亡」之猶太標語，對壞滅途上之英國，竭力供給飛機及其他軍需品。

於是猶太人摩根索，既得羅大總統之全承認，任政府要職，當然犧牲美國而暴露軍事上之秘密，敢然違反中立而謀對英國供給軍需品，蓋彼爲「以與美國民之友好爲念之德國」戰爭之一國計，不憚消弱本國之國防力原來大總統羅斯福及財務長官摩根索均不實行任何美國外交，所實行者惟猶太外交耳，其更明確證明之事實，或可得之於他方面。

且猶太人摩根索，對英法實行供給軍備品，遠在歐戰爭開始之前，且因此而整備資

金籌措方法，此由「佛林基休，達該斯查登」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號之下列文字，可見一斑。

「最近法國，向波爾第摩亞飛機工場，訂購轟炸機一一五架，據「馬坦」報，羅斯福大總統發表法國政府，預定購入美國內飛機六百架，價格達六三〇〇萬美元，其半數以上已訂定云。」

「此外值得注意者，為羅斯福政府之財長摩根索，曾向議會之軍事委員，關於飛機售與法國之自己報告之某部分，請守秘密而不外洩。又關於軍用機售與法國一事，謂擬取資金調用方法，且已採取，法國引渡訂購之軍用機，同時以法郎支付。但聯邦輸出入



銀行，對飛機製造所，預墊訂貨之貸款，財政部為法國計，作成購入額之外國匯兌，法國方面，以維持通幣平衡之目的，由該國設定之二十億美元安定資金，將法郎兌換美元云云。」

由此觀之，可知猶太人摩根索，早已如何專念於軍需品供給英法，然此等購入資金，以美國之美幣計算。

此猶太人財長，當然使猶太人，占有部內之主要地位，美國人在該部內，輒被厭棄，摩根索之心腹（特別輔佐），為一九〇一年生於奧國之猶太婦人亨萊第，克洛次，（舊姓希塔因）農業金融局局長猶太人塞爾吞爾，審議部部長猶太人培倫希塔因。又為摩根索之協力者而為部內有勢力之猶太人，為生於加拿大蒙的里奧爾之瓦伊那，與傑加布斯等數人，此皆同心計畫的且一貫的以合衆國之參戰為目標而策謀者。

（圖為摩根索財務部長）

## 六　內務部之猶太化

內務部長官，為被下院議員辛博遜稱為「政治上之猶太人」之阿伊克斯，再摘記若干猶太人，如法務部長，生於羅馬尼亞之毛哥爾特（內務部主席法律顧問），法務部副部長哥哈恩，及塞加爾，「貧民窟撤除計畫部」部長史特勞斯，一九二四年以來，任「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波特里哥，瓦勤，阿伊爾多管轄」之領土屬島局局長格羅寧等阿伊克斯以非常之熱心主張將新來猶太人移住阿拉斯加乃至其他屬領，過一定之試驗期間後，除移住分配數以外，將彼等轉住合衆國內，此種主張，似為猶太人局長格羅寧之教唆。又蘇恩斯博士，努力制定一新學制，關于此事，印度課之哥利艾，加以推賞，謂「可謂世界中最完全的學事規定」，此於實體上，僅為恰似那其斯政權前之德國之不自然的性的啓蒙。

## 七　其他各部裡之猶太化

猶太人在司法部，亦占最重要地位，秘密政治警察部部長胡佛，依為左右手者，為猶太人那森，部長兼檢事總長傑克遜之第一輔佐，為猶太人哥爾特斯丁。

郵傳部內，有猶太人哥哈恩，史丁，凱恩等三人。商務部內，有赫斯克，安哥爾，哥爾登等三人，陸軍部內之猶太人，為傑哥布遜，海軍部內之猶太人，為巴羅哥。

農務部之猶太人艾塞基爾，一九三三年以來，為農務長官秘書，及農事調整局之主要局員，此種評判惡劣之農事調整計畫，已盡人皆知。蓋為防止猶太人所作之農產物交易價格下落，豐年則刈禍，屠殺妊娠牛，交付對於未耕農地之補償金，又在農務部內，居高位之猶太人，為格利克，渥本赫馬，及馬夏爾。馬夏爾為「地基及耕地保護局林野部」部長。

在勞働部任長官者為巴金斯夫人，與特馬爾克拉因著「美國之過去現在與猶太人」第一三三——三四頁，關於巴金斯夫人，有如左之記事：

「彼女之美國的家名「巴金斯」，頗屬疑問，一方面有人謂彼在姑娘時代之姓名為拉格爾，拉聖斯基。另一說，謂彼自稱生於波斯頓，但波斯頓市之戶籍簿內，並無關于彼女生長（一八八二年四月十日）之記載。彼曾自言，波爾，威爾遜，為其初婚夫，據可靠方面謂此亦事實，但結婚報告於紐加市（馬薩秋塞州）戶籍簿上，並無佛爾希斯巴金斯之姓名，而徵有麥西爾特，萊比加，烏茲基等字樣，其出生地亦記入「俄羅斯」。又對於彼是否為猶太婦人之問題，彼答稱「余之體內，若有猶太人之血，則余或可誇耀」。

巴金斯夫人之親近者而擔任輔佐官者為猶太人維聖斯基，且在司法部任檢事總長輔佐。又支配勞働部內之空氣者，為猶太人經濟學者魯布林。任其他要職者，有哥姆波斯史布林，斯特恩，列守遜，華爾夫等。

羅斯福政府內猶太人高官，如以上列舉者決非全部。其實猶太人對於美國政之勢力，以此氏名表而想像，更為深大。蓋政府部內，猶太人高官甚多，下層官衙內，猶太人亦不在少數。今欲細述羅斯福政府之猶太化因限於篇幅，不能詳述，羅斯福政府之部內，非猶太人乃至間接猶太人者，或僅有一人，此言誠然。

## 八　猶太人佛蘭克法塔

然關于羅斯福政府之猶太化，尚須列舉猶太人三人，即斐利克斯，佛蘭克法塔，培拉克，布爾奇斯是也。將軍約翰遜，曾謂佛蘭克法塔，為美國第一之勢力者，前大總統希奧多，羅斯福，目彼為最危險的急進主義者。彼於一八八二年生於維也納，十二歲時渡美後，肄業於紐約市立高等學院。一九〇六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後，即入政界，任紐約州地方檢事。一九一〇——一一年，任合衆國檢事總長特別輔佐，其後一九一四年，任陸軍部法律顧問。嗣充大學教授入教育界，一九二〇年以來，被任華盛頓大審院推事，及哈佛大學行政法教授。又凡爾塞媾和會議時，任猶太派遣員團法律顧問，與猶太人復歸運動者之麥克，共同活躍。彼為猶太人復歸運動者，關于此種運動，有許多小冊子與論文，一九三〇年之示威大會，（抗議迫害紐約市，麥其遜史瓜阿，格次恩巴利斯塔因之猶太人），彼任主席。

此猶太人佛蘭克法塔，曾在大學內，向學生鼓吹革命主義的思想。於猶太人學生中，認為適宜於使宣傳自己之思想者等，畢業後，努力推舉於政府部內樞要的地位。茲舉此種後進猶太人二三人，即李林恩塔爾斐斯，維聖斯基，哥溫。第一之李林恩塔爾一九二三年在哈佛大學，受學位，一九三三年任TVA（第民希流域開發局）局長，擔任此大規模的政府事業之直接指揮。第二之斐斯，一九二一年，在哈佛大學為法學博士，今在國務院內，慫恿國務卿赫爾，採取猶太的言動。第三之維聖斯基，一九三〇年在哈佛大學得博士頭銜，一九三五年，任勞働長官巴金斯之代理官，在國務院內，有非常的努力，最後之哥溫，亦哈佛出身。

佛蘭克法塔，亦為羅斯福大總統之老友，且為心腹，於猶太世界政策之意味上，使彼活動，今任大審院推事之重職。所謂美國大審院，乃關于憲法上之疑義乃至法律之合法性，下終審判決之最高裁判所，雖有純粹的憂國之美國人提出抗議，而羅斯福始

終任命此猶太人佛蘭克法塔為推事。而注目者，為佛蘭克法塔本身，關于此大審院，曾謂「大審院即憲法」大審院內（定員九名）曾有猶太人推事二名，即布蘭奇斯與哥特隆，後者死亡後，由佛蘭克法塔補充。布蘭奇斯，於數年前，辭去推事之職，努力於猶太人復歸運動之勵，故彼更得自由發揮政治的努力。

## 九　猶太人巴拿多·培拉克

號稱「美國之奇茲列利」之培拉克，亦於羅斯福大總統之上，有操縱的勢力。彼於一八七〇年生於卡姆坦州，畢業紐約市立專門學校。二十七歲已為猶太銀行 A,A,Hausmnu&Co 之共同行主。一九〇〇年脫離該銀行，就紐約證券交易所之有力地位，其後以自己之資本，從事商業，並由賣買證券，及其他一切證券市場不正當的操縱而暴富，但一九一七年之前，彼名不大著，故彼更得以美國參加世界大戰為目標而自由活動，例如於美國：參戰二年前之一九一五年，彼向當時之大總統威爾遜，力說美國軍需品工業落伍，規模太小，彼嘗與威爾遜會談，增加彼之身價，世界大戰開始時，彼已擁有極大勢力。一九一七年，美國參戰後不久，由羅斯福大總統任命為「軍需工業院」總裁，對於美國內一切產業部門，發揮無限制的統轄權，今為羅大總統所不可或缺之商量對手，在當時，亦為「威爾遜大總統之股肱」。

當時盛傳此猶太人培拉克，為合衆國之眞正大總統，今日亦有此說，大戰中，彼於議會之前，傲語「美國軍需工場二百四十六之中，有二百四十三家，置於彼之指令下。」

大戰中之戰時經濟界，除此培拉克外，尚有勞働總同盟會長康佩斯，及世界最大運輸業者希阿茲，洛巴克公司大股東巨里安，洛聖瓦爾特兩猶太人擁有巨大勢力。此三人均加入「國防會議」顧問委員（共七名），此在前次大戰終了之前，仍然繼續。培拉克亦為煽動參戰之巨頭，故今美國之事態，與往年無異。

今日猶太人擁有美國之軍需工業而努力驅使美國參加戰爭，此亦與往年相同。大戰後上議院之一委員會，調査大戰之前史的事態，喚問猶太人培拉克之時，彼回答上議院議員傑法里斯之質問，公言「最後之決定權在乎余，蓋陸軍與海軍，是否有所需之軍需品，惟在余，鐵路果能應付莫大之運輸乎？聯合國乃至英國陸軍元帥亞爾比將軍，能在美國購買所需之火車頭乎，或惟有在俄國或法國製造乎，此皆由余決定也」。

該委員會席上，培拉克又謂「凡大戰中，有余以上之權能者，恐無一人」。

培拉克為煽戰首魁，故於一九三八年，由南美歸來後，即唱「德國侵略美國」之論，並謂「德軍進攻合衆國，即在目前」，濫流布無稽之反德虛構說擾亂民心，固不足異。然此種陋劣已極，愚不可言之寃屈德國之言，普遍於美國人民之間，此種事實，使合衆國內，知猶太人為美國人民之精神的監護人，當然老奸巨猾的猶太人培拉克，以此種反猶宣傳，發動美國軍需工業之大馬力為目的。「德國來襲之危險」之呼聲，料必可使美國人民發生恐怖之感，對於莫大之所謂必要的軍備預算表示同意也。今彼處於參戰督勵者之先驅地位，努力將合衆國驅入對軸心國戰。

## 十　猶太人魯伊·布蘭奇斯

彼為危險的參戰主張者，且為猶太世界政策之代行人，與培拉克並駕齊驅之猶大大人物。一八五六年，生於康達基州，但因其父母於一八四八年，由德渡美，為抱有革命的政治思想，故不能久居。彼之外祖母為一八〇三年波蘭暴動之一首魁，故彼之血脈內亦充滿叛亂性之猶太血液，彼為純粹的猶太人，對於一國之建設的政治，非能看出自己之適處之人，彼之標語，為革命，茲由彼之數種著述中，摘錄可注意之二三文句如下：

「……吾人應明瞭為向世界，要求吾人同一對等權利之一國民」。

「吾人應覺悟吾猶太人，為一截然的一國。凡吾猶太人，不拘居住何國，就何職業或現在信奉何種宗教，蓋必然的為此一國民之構成份子，凡為猶太人者，均須報告，協力於人口調査，團結！組織！」

據美國第一流猶太人所作之宣明，謂猶太人應被認為一國民之中之一國民，且此種猶太人國民思想之代表者，就一國之最重要的官職之一威爾遜大總統，曾欲使布蘭奇斯加入閣員，然因當時國務卿布雷安與國務院內高級官之反對而挫折，結局一九一六年一月，彼補任大審院推事，上議院曾拒絕承認此項任命，曾與白宮相爭甚烈，七月威爾遜[illegible]勝利，上議院確認任命。威爾遜所以盡力使布蘭奇斯，就任國家重位之理由，蓋因此猶太人布蘭奇斯與其時死去之猶太人律師，且為反德選動巨擘之溫特麥爾，擁有威爾遜早年之秘密，威爾遜似恐彼等揭穿而利用。總之世界的猶太人復歸運動者之美國內統率者猶太馬遜社「布內，布利斯」之會員布蘭奇斯，為美國最有權威的人物之一。又彼所推舉而占政府部內重要地位之猶太人甚多內政及外交上諸問題，常由彼向威爾遜，作決定的建議，媾和會議迫近之時，威爾遜囑彼及其後死亡之猶太人霍斯大佐，確定美國在凡爾賽之政策的方針。派往凡爾賽之美國媾和委員百五十六名之中，猶太人有百十七名之多。布蘭奇斯於一九三九年，辭大審院推事之職，後任者即與彼無分軒輊陰險猶太人佛蘭克法塔是也。（未完）本刊翻譯部

# 歐戰遺聞

### 英倫荷僑醵金造艦

本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此次歐戰實滿二週年之日，兩年來，世界地圖紛然變色。波蘭荷蘭，比利時等國，均已銷除國籍，比國皇帝，以一九四〇年五月之電擊戰，與德議和，荷蘭女皇則以抗戰亡國而播遷英島，本年八月三十一日為女皇六十一歲誕辰適與歐戰二週年日同期，荷蘭國民，造一驅逐艦呈獻以為女皇壽三十日，里實特巴克行宮前集有荷民二萬五千名，女皇賜謁，萬衆騰歡同時舉行祝嘏與獻艦典禮式頗為隆重云。

### 雷諾氏消息

法國前國務總理雷諾以下法國主腦部，前以追究戰敗責任拘留於刑務所爾後消息杳無所聞，本年四月間傳言雷諾與達拉迪兩氏之監禁消息緩和最近復由瓦爾列邦地方（布列他紐）傳出消息謂雷諾前總理及曼蒂爾前殖民部長，現在仍在監禁中，週來維喜政府態度，則頗寬大，兩氏身邊警戒人員，大見減少，且許在附近地方散步，所可注目者，為准兩氏之自由接見來訪之人，因之兩氏親戚故舊來訪者頗多，又雷諾氏每日於延見親友外，輒讀書以自慰曼蒂爾氏則性喜下棋，每日時與護衞從事於此云。

### 法蘭西與烟草

法國自戰敗以來，國民食糧極為缺乏，烟草則直為法國國民夢想不見之物，如偶有外國人以烟草一支為贈物，則法國人視之若拱璧，決不輕易吸試。最近雖由外方運來烟草若干，而居奇者又大有人在，法政府因而頒布條例，實行統制配給，其規定如下：

一，滿十八歲以上之男子，始有購買烟草之資格。

一，每人每星期配給比率，烟捲為三匣，烟絲為三盎斯，呂宋烟為十支。

此外並規定婦人完全無購買烟草資格，妻如嗜烟草者，其夫自必多負一種責任矣。



# 德謀克服喪失人的資源



【柏林特信】國家於戰時所受之人的資源喪失，僅依直接於戰爭上死傷者之數是不能決定，故必須檢討戰爭中人口總合的比率，詳言之，即於生育及結婚之減少與死亡增加等上，實有重大意義，近代戰須要如何之犧牲雖尚未判明，然而關目前之經過，德國雖實行歷史上未曾有之大規模戰爭，然而人的資源喪失僅爲極少數，第一次歐洲大戰中，德意志方面之由戰爭死傷者之數雖甚多，然而戰爭中四年間生育率顯著低下，始可爲決定的德意志喪失

即開戰翌年之一九一五年，德意志生育數，比較之於上一年（一九一四年）表示出減少五十萬人，然而今次則與之完全相反，據德意志統計局之調查，戰爭第一年之出生者數較之於上一年，增加一萬二千人，而且一九四〇年德意志之生育率，爲一千人出生二〇，四較之上一年又有所增高（英國在同年之出育率爲一六，二），又今次戰爭中德意志軍隊之損失比較的少，亦爲不可忽視之事實。

德意志在一九三三年前，亦與諸外國同樣的爲生育率低下之國家那其斯黨以人口減少對於國家存亡國民之政治的及經濟的活躍有重大影響，獲得政權立後，即確立人口政策，即貸予結婚資金，發給育子津貼，設立產婦保養所，建設兒童遊園地，施行母體保護法等，並經其他種種保健施設，以獎勵人口之增加，其結果結婚數與生育數年年增加，今次戰爭勃發前，即已恢復至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歐洲大戰前之狀態，甚於開戰後，亦爲人口增加，而制定乃至强化諸種法律，德意志於今次戰爭上當然亦不能毫不損失其人的資源，在戰爭勃發初之一個月間結婚數雖表示激增，但以其後結婚數之減少而抵消，出生數雖較上一年稍多，然而此方面之增加亦以繼續戰爭而有被阻止之勢。但以由隣接諸國歸還之德國人達相當多數，結果德意志人口於總數上是有所增加，希特勒獲得政權後德意志之人口。以薩爾地方復歸，增加八十四萬人，合併奧地利亞，增加人口六百七十萬人，此外又將茲特典之三百四十萬人，但澤及默加之五十五萬人加入德意志人口，更於居於保護領波希米亞人七百四十萬編入德意志領之亞爾薩斯，羅闌人口九十萬，盧森堡人口三十萬外，加上由波羅的諸外國，蘇聯，羅馬尼亞等國歸還之德意志人，則現在德意志人已可謂難以數計矣。

擁有一億人口之德意志，爲僅次於義大利及日本人口調密之大國德國所希望者爲足以營養此人口之安全生活圈，於此或起德意志又何故謀人口增加之疑問，此因爲歷史所昭示有漸減傾向之國民，是衰亡之國民，國民只有老人人數增加，青年即有積極力之國民減少，終即陷於沒落之命運，那其斯德意志平常既俱此信念，在戰時亦堅持之，徵於前大戰之經驗，依戰爭所受之損失，如何之物質損失亦易恢復，然而爲戰爭而犧牲之人的資源，或爲戰爭而被阻害出生之人類，即絕無法補救，業已成功於前此人的資源喪失停止於最少限度之德意志，當然可以其確信之將來而眺望之。

圖爲以有健全之母體始有健全之胎兒而增進未來母體之健康爲目的，實行集團運動之德意志後防的娘子軍。

（本刊編輯部）

# 德報開始攻擊羅斯福

【柏林特訊】自瑞典新聞發表美政府對海軍發出發現德意志艦船即予以炮擊之命令以來，德意志各報連日以美國反德態度爲主題，而展開筆戰，二十三日德國各報，更皆大登而特登的揭載「國際秘密結社弗利梅遜之傀儡羅斯福赤像畢露」，而向羅斯福總統開始總攻擊。

其所採取之材料，爲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羅斯福總統與其子出席於在紐約舉行之弗利梅遜支部會議，與拉額特阿紐約市長等弗利梅遜會員共同撮之一枚像片，此是最近在挪威占領地所發現。

觀該像片，羅斯福總統與紐約弗利梅遜會長奧溫溢並列，並帶有弗利梅遜會員最高級第三十二級之標識，其後有拉額特阿市長等錚錚之猶太人秘密社員與羅之三子，此像片是紐約弗利梅遜會員庸奴特變維安古，寄給挪威之弗利梅遜支部用爲保存記錄，尙附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函一件，略謂：

「十一月七日同志羅斯福總統，曾列席於紐約支部會議，授予詹姆斯，富蘭克林兩公子以第三級章，長公子愛利奧特已有最高章，此像片爲記念此舉而攝，望妥爲保存，嚴禁向外發表。」

德意志方面以此像片，與前此在華沙，巴黎等處所發見以德外交部白書所發表之記錄，皆爲極貴重之文獻，由此，羅斯福總統之政策不以美國民之安寧與幸福爲目標，爲猶太人秘密結社勢力所支配，極力將美國引入戰爭漩渦中，德意志之主張完全書之於內，今後恐即以此爲機，將羅斯福總統與猶太相結之德意志反美宣傳，日益猛烈云。


田邊商
哈利巴
鯊魚肝粒
助育、保肺、明目
府上如常有人發生呼吸器病，眼疾，結核症，則此等人一定缺乏維他命Ａ：又令郎或令嬡倘有發育遲鈍徵候，週歲仍未能起立時，則此等幼兒爲缺乏維他命Ｄ，補給之道，唯有充實體內所必須之榮養素。
袪癆保肺
增血滋精
強化粘膜
撲滅結核
明睛護目
排除夜盲
補正視力
根治眼病
強化骨格
充實榮養
助長發育
美肌艷膚
包裝 壹百粒 伍百粒
北京市西單北大街八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代序—

## 第三次重寫感言

日子帶走了我的青春，當我摸着下巴底下已經扎手時，我便想起一個名子，那名子便叫『無常』。牠不定在什麼時候，在你不覺的時候襲來，那時你縕蓄的靈感也便隨之而去。因此，我想要在距牠還在遼遠的時候，把十年前用血浸染而未完成的作品，重寫一遍，這便是這回重寫「地獄交響樂」的緣起。

這是我第三次重寫了。頭一次只有動機，而未下手，因爲被畢業論文給就誤了。正式開始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四月裡，當時的題材，和現在的不同，只是一付幻想，定名「燃燒」預計寫十萬字，分成六卷，但寫到第四卷上，我便自己不滿意而廢棄了。因爲這裡邊只簡簡單單的暴露了下層賣淫的形形色色，而沒有正式的連貫，尤其缺乏中心點，缺乏情感，爲一大缺點！於是我在同年六月二十日，開始重寫用第一人稱，預定三十萬字，不分卷，這一回把情感用得太多，把下層社會的多方面給忽畧。但我在天津，青島，河南，三地都未放下，曾寫成十五萬字，方完成三分之一，立名「黑夜」，又名「罪之街」。名子始終沒有起好。

一九三五年上海『時代』約稿，曾將第二次之稿縮爲八千字短篇寫去，名『地獄篇』。卻被編者張大任更名『落馬湖』。

如今距初寫的時光，已經十年了。我已不是那時候的青春，還會未完工的作品第三次重又拾起定名「地獄交響樂」，分六卷，這回卻是採取多方面與情感並重，才可完成這整個的作品。

我寫這部書時：有着許多帮助我的人，現在尙有一二可晤外；知已數人，都不知流落何方；是生是死？不覺零涕繫之。

九月廿日燈下

王朱

## 序曲

### （一）沈英芳

秋，一九三二年。

秋風又帶來涼意了。三合土的鋪道上，凄涼地站着一小就受着病態的枯樹葉兒，漸漸由綠變了黃，飄飄然離開了親娘的樹枝，輕微地嘆息着，隨了嘆息落到瀝青的街心，接着隨了清道夫的掃帚而被送進了垃圾車；他一生中的幸運結束了，忍不住望着已枯的樹枝看最後的一瞬，而灑下一滴生離永別的露珠。

橫斷面作十字形的士敏土電桿：撐托着在他頭上的電流，仍然是那麼雄偉的站着，驕傲地望着枯枝發笑，萎了的樹兒猥縮地蹲在電桿的身後，而爲人們所遺忘了。

士敏土的電桿怎能夠不自雄呢！他會想起他鋼鐵般的身子，聳然地立在那兒，多少的機要都要經過他的傳遞；而且在夜裏：年輕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甜軟地倚在他的懷裏，等待着她的顧主。一個亞力山大將軍部下的少佐，在他身上劃着火柴，凄涼地迴味着流亡者的悲哀，他是英雄美人的友好，而且是寄託和安慰者啊！于是他不客氣地將枯了的樹枝掩在他的背後了。

鋪了瀝青的街心仍然是那樣的忙亂，喧嘩着擁擠着隆隆地閃耀着歸人的鋼軌。摩托卡像瘋狗一樣的狂跑，無線電播送的嬌媚調子，一點兒不能使他留戀。街道上肩同肩摩擦着，這兒交織着人的流。慾望的流，他們一點兒也感不到微涼的秋風，甚至忘記了秋。秋是不屬于都市的。

『小妹妹 到啥個地 方去？我請你 看影戲！』

懷了一顆少女愉快的心，同了妹妹在三合土的邊道上走着：覺得肩頭上輕微的一按吃驚地回過頭來，她的臉有些微紅，一個戴鴨舌帽的癟三，嬉笑地望着她。

『討厭鬼！』妹妹天真地罵着。她卻不再言語，夾緊了書包，拉着妹妹加快了腳步

薄暮籠罩着虹口。她在一家舖面停住腳緊張而懼怕的心，才漸漸止住怦跳了。這兒是她的家，一小就生長在這兒的家。雖然爸爸常常提到山明水秀的故鄉：那所謂天堂的蘇州，她還沒有到過。只嬌嫩的口白和佚麗的臉兒，表示出她是個蘇州典型。她一踏進門：看見爹爹坐在櫃台裡，正在收拾一盒揀貨的絲襪

『英芳，你們刚下課後怎麼回來的這樣晚？天都快黑了！』

『因爲今天有球賽。我們隊中得了錦標擲爾了一張紀 念像，不久可以 取回一張來



呢！』她邊笑邊說着，拉了妹妹像燕子般的掠過羣台，一逕跳躍着上了樓梯，媽媽正預備好了飯等待着她倆。

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有一顆天眞向上的心，她有着初發育均勻的小身子，天賦的蘇州型佚麗的嬌媚，配着她蓬鬆的短髮，和小短裙子的制服，充份地流露着她少女的嬌媚再加上每個少女都有聰慧和活潑，她是一個十足可人愛的少女了。她得着爹媽的歡心，同學們的友愛。少女的時代啊！是人生中的黃金。

比她小着五歲的妹妹珮芳，同她具有同一的典型，只是瘦削一點兒，身子素來很弱她不很喜歡運動。

說起她們的家：可算的小市民中的幸運者了。爹爹是一家小洋貨店的主人，雖然沒有佳運的暴富，可是憂愁和煩悶從沒有侵進這家庭裡。姐兒倆就在這愉快的中間長大起來。她已經在明德女中的三年級，妹妹也是高小一年了。在她吃完飯後倚在床口默默地想着：

她想明年：明年暑假就是初中卒業了。升學呢，還是做一個生產者？她冲起對于職業女性的憧憬，其實也許有別的憧憬夾雜在裡邊似一個暗影開始横在眼前；她心弦有點兒震蕩，下意識地走到鏡台前面攏了攏柔得像羊毛的短髮，覺得胸前有點兒發癢，她想起胸前抽出的第一道摺紋，小臉上透出玫瑰色的紅脂。

她踱到窗前打開樓窗，讓微涼的秋風盡情的吹拂着她的頭髮，燒過的面頰覺得冷靜了一些，她輕微地嘘了口氣。

『姐姐：爹爹找你呢！他方才買了許多糖給我們吃，快去！』

她吃驚地回過頭來，小妹妹頑皮地跳在她的背後。

『就這樣一醉不醒的嚇死人，她嬌嗔着

爹爹倚在睡椅上。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一生經營的心血，寄託給自己鍾愛的女兒，慈祥的笑容，時時在他已有了摺紋的臉上浮泛着。他招呼着媽媽將正在打包的糖果拿過來：自己燃上一枝小加力克。

『今天的籃球賽怎樣？你又像上回那樣的跳躍了吧？』爹爹笑嘻嘻地說。

『女孩兒家總這麼打球跳爭的！可不累壞了身子！』媽媽插過嘴。

『今天是太有趣了，天氣也好，晴朗的天空上，有着白雲，雖然在太陽底下照着，可是有涼風吹在操場上，一點兒也不熱。起初他們隊裡得了三分，經過我們大家一努力，成了六比三的結果，我們贏了。我們的校隊還攝了一張紀念像片，一共七個人，我扶着球半跪着。一兩天洗好後就會有我一張呢！』她高興地說着：將巧格力糖放在唇裡，小頰上淺淺地浮着梨渦。

妹妹自個兒哼着『可憐的秋香』她在吃完了一塊糖時，也放開嬌柔的歌喉接着唱起來。現在她們正在練習這一支歌兒，在學校的新年遊藝會中：她擔任可憐的秋香歌劇裡的宣唱，妹妹扮幼年時候的金姐，她們每天差不多都在練習着。她能夠唱到第一中音，得到教師們的讚許。雖然她生長在這愉快的小家庭中，當她每唱起這支歌兒時，心裡頭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竟彷彿自己就是那劇中的秋香，被那悲哀的命運支配着，少女的煩悶已經向她侵蝕了。她將調子唱得沉鬱而悲涼，猛的一陣掌聲使她的歌唱停止，爹爹很高興地拍着：

『唱的眞好！再唱嗓子要累了，吃塊糖讓我們來聽音樂吧！』爹爹旋開收音機。

那裡邊放出一支廣東曲子，她懂得是叫「小桃紅」的。又是那麼沉悶而悲涼，她的頭低下了。

『英芳，你有什麼不愉快嗎？現在八點半鐘還不晚，我們一道看影戲去，今天「金城」開演着一個新片。』

看影戲？她想起今天向她追着調笑的戇三男人。男人，在她的理想中是多麼純潔和高貴，難道向女人求愛的男人都是像那樣討厭的人！她心中開始起了一種厭惡感。

霓虹管籠罩下的大街是更熱鬧了，一些舖子是休息了，另一些舖子才開始他的生意。「時刻」在人們的腦中已經忘記，似乎要在這兒整個消費了去自己，縱情的沉淫在猥褻的爵士樂中，沉迷在刺激的酒精中，消失在只有肉體的女人懷抱中。

沈英芳，姐兒倆隨了父親在街上出現了，也是時間消費者似的在人叢中走着，每個人都毫無來由的由唇邊上顯着笑意。

買了樓下的票子，影片已經開始。她望着銀幕上那個天眞的姑娘，從農村到都市裏去作工，被工頭給強姦後，跑上碼頭自殺，但被匪人們擄去，被迫着在馬路做了野雞，正有個老頭兒向她挑選着。她爲那姑娘婉惜心兒酸的要死，深刻的劇情直打進她心靈裡她低下頭，長睫毛的大眼睛裏，垂下一顆晶瑩的淚珠。

『英芳，你怎麼的？』爹爹不安地悄悄問着。

『我不大好受，想回去！』她偷偷拭去了淚兒。

『我不回去，還想接着看呢，』小妹妹突然的說着。後面發出觀衆們的嘘聲。

『還是走吧！』父親撫撫她的額角，站起來。

重覆的又走上了大街，昏沉沉地小腦子被清涼的風兒一吹，清醒了許多，她又快活地踏着步子。

『英芳，現在好些了嗎？』

『方才是一陣悶的，現在好的多了！』她說着：看見路旁電桿的傍邊站着夜裡的商品女人，刺激而淫猥的打扮，妖媚的拋着眼睛。她又感到一種不得勁的噁慄。

一九三二年消逝的無踪了，一九三三年頭一天展放出他的燦爛。明德女校的新年遊藝會在禮堂裡舉行了。從出場的音樂聲中，從觀衆的鼓掌聲中，帷幕緩緩展開：一頭披了白羊皮的女孩子安靜地臥在舞台佈置的青草上。沈英芳穿着嶄新的鮮明的旗袍，站在舞台照明的底下。她柔軟的短髮被電燙成了捲曲，化過裝的面龐兒是更味美了！觀衆們靜悄悄地讚歎着，她輕緩地唱起第一段「可憐的秋香」，佩芳同着扮作父母的同學，在台上走過一週，接着她又唱起第二段。

三段唱完：帷幕又垂下了，台下熱烈的鼓起掌聲。她的父母也都滿面顯着笑容望着台上的兩個女兒。

『你的女兒眞乖，唱的眞好啊！』一個

沈英芳在鼓掌聲中又從帳幕的中間現出來：向觀眾作多次鞠躬的道謝。遊藝會終結了。父母很高興的同她回家去。

是新年的夜裡。

一九三三新年的晚上，恐怕這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了！一家人圍着熊熊的爐火，吃着從蘇州帶來的橄欖和瓜子，講談着白天的遊藝會裡觀眾們的稱讚。說着笑着，愉快與和諧充滿了這快樂的家庭。她又唱起「甜蜜家庭」的歌兒。

『我們英芳將來一定會配一門好親事的！』媽媽笑着說。

『不，不，我不想嫁人，我不離開爹爹和媽媽的！』她天眞的笑着。

黃金，黃金的少女啊！

（二）飄泊

就是在這甜蜜溫馨的新年夜裡：沈英芳做了一個夢，她夢見在一個果子園中，頭頂上有蔚藍的天襯着綠樹葉中的鮮紅的果子。

當她方採一個到手，才要放在唇邊時，那果子突地發出火來，而且噴着濃烟，就這麼手一聲驚醒了。樓板上火燄向她做着鬼臉伸長了紅舌頭，饞涎着要將她捲住而吞噬進去。

『媽！』她驚醒喊了一聲，沒有回響。下意識地坐起來，想要找着門兒衝出去；屋子裡已充滿了白烟，在迷亂中她找不着道路也許她像一隻瘋了的野獸，在屋子裡亂撲，同時她觸到一個小的身體，便絆倒在地上。迷惘中彷彿有人跳進來將她抱了出去。

那帶樓的襪店，渲染了明快的石榴紅，從石榴紅裡不斷地噴着濃烟，一條條水龍管像白虹般的圍繞着那紅燄飛舞，建築上的木頭發出劈拍的爆裂。

『沒有受傷麼？小姐』她聽見這聲音忽然清醒過來。看見許多帶金屬帽子的人在那兒着忙，小妹妹坐在身邊緊握了她的手，她向四週望了望：

『爹和媽呢？』她覺得天和地都倒下來那吐着紅舌頭的黑木架子也像要撲着自己，天地都旋轉了，眼前蒙上一片黑漆。

當她醒過來時：臥在醫院的三等病房裡旁邊臥着妹妹珮芳，爸爸和媽的蹤跡再也看不見了，他們被吞噬在火燄中！

手拉手兒走出醫院，已經是一對孤兒了徬徨地踏回了虹口，在她倆的心裡仍然存在着昔日的影子再也想不到那甜蜜的家，一小便長在那兒的家，已然是一片土了呢！街頭上仍然是那麼樣的熱鬧，從不爲那被火消滅了的一個小商店而呈現出悲愴，誰還記取那夜裡一家子人的慘劫呢！姐兒倆望着昔日的故居，淒慘的淚珠兒滾下了痴。

人生有多少的黃金時光啊！似一陣暴風般地將少女捲進了悲慘。姐兒倆嗚咽着，手拉手兒順着路兒走下去，什麼都毀滅了！看不見路邊的行人，看不見五顏六色的窗。走向那兒去？她們不知道！也許這樣不停留的走到天涯的盡頭。爹和媽的慈祥臉兒，不時的在眼簾裡浮現出來，淚水將電毬展成了一朵大花，知道是已入夜了；漫漫的夜裡，寒風從袖子裡溜進去。

在淒涼的弄堂裏，淒涼的度着寒冷的多夜，失了窠的離燕兒，有誰來哀憐呢！牛奶車子一上街，天空中現着魚肚白了。清早的冷風刺骨的侵着單薄的棉袍，她打一個寒噤看着妹妹的眼睛有點兒凹下去，毛亂的頭髮蘋果般的頰也消失去往日的紅潤了！自己呢？不用說也會是一樣的。她打一寒噤，拉了妹妹重新又捲入人行的巨浪中。肚子裡一陣熱，咕咕的地響起來。

『阿英！』

多麼親切的口音，在這茫無人間的漂泊裡！她回過頭來：一個臃腫的胖臉，笑瞇瞇地將眼睛擠成了一條縫，溜光的頭髮，溜光的髮髻，那上面別了一隻黃澄澄的金釵；橫綴的身子包在一件黑綢的絲棉袍子中，那是從前的鄰居林二媽。記得是七年以前，她同丈夫在家的旁邊開過小吃館，那時候常到她家裡去，記得曾坐在她的膝上吃過糕。三年過來，丈夫死了，林二媽是個能幹的婦人，她自己掌當還經理買賣，可是一點點的生意壞起來，在去年便關店了，她不知還到什麼地方？沒想到却在陌路上碰頭。

看樣；林二媽是發財了，頭上有着金釵胸上和口裡都閃閃地發着金光；然而她仍然是那麼親切地向她倆走來。

『你們倆怎麼了？聽說……』林二媽驚疑地望着她倆。

她不由的伏在林二媽黑綢棉袍的肩上，「哇」的哭了。

『可憐的孩子，多麼委曲你！大清早起來你們還沒有吃東西吧？』二媽拍着她的小肩頭，一手拉了珮芳。

『我家就在離這兒不遠的弄堂裏，可到我家去吃點東西再說吧。』

茫茫地，無目的地隨了二媽的腳印兒踏上了她的家，一把把的眼淚將過去訴給了二媽。

『你們姐兒倆命也眞夠苦的了，以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想去作工，賺了錢來供妹妹讀書』她小腦袋一揚，將蓬亂的頭髮向腦後一甩。

『你想的眞有志氣，可是你目前呢？』二媽問着，

『……………』

『我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就僅僅有一個兒子遠在北方，也怪寂寞的，你們倆個要是不嫌的話，就在這兒和我做個伴兒，做我的女兒好不好？我也沒多少一男半女的。』二媽笑得眼睛瞇成縫兒，滿臉現着慈祥，希冀着她的回答。

『媽』她跌地跪下去，沒有想到在這兒尋着慈愛的歸宿，不由熱淚又灑上了二媽的膝上。

這是租界上一條狹小的弄堂。兩旁對立着破舊的小樓，二媽往的是一樓一底的房子，她自己住着客堂，剩下的全租給別人了。誰也不知道二媽作的什麼營生，只知道她靠着二房東過活：她的兒子遠在北方，有時寄點錢回來。這姐兒倆在這小樓中作了二媽的女兒，但英芳在想起生身的爹娘，淚珠兒時常滾下枕頭邊。

二媽自從有了這兩個女兒，透出非常的

喜悅。她替她們做新衣服，叫英芳去燙髮，買絲襪子，又將珮芳打扮得像小囡囡似的。

但這都不是英芳所喜歡的，她掂記着怎樣去作工好使妹妹去繼續讀書，雖然她成了二媽的女兒，可是她十分不安地吃着二媽家的飯。最起初二媽答應替她找工作，或者介紹她到絲廠去，但當她忍耐不住了問起時：二媽又有一篇巧妙的回答：

『你這樣讀過書的，作工不也太蹧蹋了麼？還是找一件職員一類的事情作之；你們哥哥有信來說，他在天津的事兒很好，並且部地方女人讀過書的少，所以做女職員的賺的錢也多，等過了年我也想到那裡去，你們跟我一塊兒找事去不好嗎：找不成再回來，或者那兒好，我們也許就在那兒住下去了，這兒的房子先託亭子間的老太婆給照看一下

……………………

一個初中三的學生，自已知道自已沒有多大的學問，沒有什麼服務的能力，只降格以求作工，但她認爲作工也不是可能的，她知道工人中在中學卒過業的還有呢；天真的小心眼裡感念二媽待她們的好處，將二媽認作了親人，倘若，倘若不是二媽在街頭上救了姐倆，怕不要流落到不堪設想呢！二媽的話給她一個新的憧憬，在眼前展開了希望，從小長大的上海啊！從此將同你別離了。她想出無窮的幻想，在憧憬的希望中。

新春的正月，誰家都歡天喜地的度着快樂的舊年。英芳爲了使二媽喜歡，笑容時常堆在蘋果的頰上；在夜裡姐兒倆緊緊擁抱了想起去年光景？去年一家人團聚在一起，爸和媽，那火爐邊的談笑，新年時間又是那麼快活地一個夜晚。

快活的新春，在快活的新春裡：林二媽帶了她兩個乾女兒踏上了征途，她的行裝很簡單，只帶這兩個手皮箱。英芳和珮芳呢？她們本身沒有什麼衣物只有二媽新給作的幾件，英芳却將去年生日媽媽給的雞心嵌在貼肉裡。

火車的汽笛碾碎了離人的心，何况從沒離開過的家門。但上海已沒什麼可留戀的了，北站上籠着一層薄霧，英芳望着站上擁擠的送行的人，繁華的大都會，想起過去的童年，而今又是一番環境，在困難中，荊棘中找生路，自已一個女孩兒家雖然二媽熱心的愛撫，但總不是了局，何况眼前還有一個不懂事十二歲的小妹妹？她天真的笑着，有時便完全忘記了憂愁，愁有什麼用呢？一個小孩子更是不應該愁的。她又想起到天津以後，自已找着光明的前途，未來的企望是愈展愈大，橫在眼前一片幻影。

車子蠕動了，她忍不住向着上海再看最後的一眼，那燦爛的燈光紅藍交織在黑夜的天空上，變幻着，跳躍着，組成了夜的都市學這裡包藏愁念的流。從此朝夕厮守的故鄉是離此而去了，不由滴下一顆晶瑩的別離淚珠。車子轆轆地向前進着，愈行愈急，離上海愈遠了，她心裡說不出是酸，是苦，是喜，是悲，熱辣辣地說不出什麼話。一條噴烟的怪物急馳的從車窗旁邊穿過去，二媽那兒不住的談着話：

『到天津找好事做不算，還許對一門好親事呢。你知道我們上海人比北方女人漂亮的多哩。』二媽的裂開了，燈底下內露出一道金光，再看妹妹那兒已經睡着了。

田野裡的朝霞，照着荒涼的大地，已沒有子麼青山了，她們已過了南京，一直的向北進行，英芳打一個呵欠，看看二媽正倚着椅子蔚睡，在她的小心眼裡，充滿了頭一次旅行的新奇，漸漸減少了昨夜的離別心，站起來在隆隆的車聲中踏女盟手室的門。

她走回來時，似乎有人在腿上拍了一下她並沒有注意。二媽同小妹已醒經過來，正在飲着一杯新沏上的茶。

『姐姐：你襪子上印的是什麼』小妹妹驚奇的指着她順着她的手指看見自己的襪子上有一個鮮艷的藍字？

「A」

譬地，她看見妹妹腿上也有同樣的「A」，似乎是一個戳子印下來的。

『你也有。媽媽：這是怎麼回事？』

二媽看了看自己的腿，仍然是那麼光潔的襪子，青緞鞋。

『有人淘氣吧，不要管好了』

「窗前的枯樹向後倒退駐像箭一般的飛逝，如同生命的飛逝一樣。

（第二章完）（序曲未完）

# 藝術家介紹

## 北宗山水畫家吳鏡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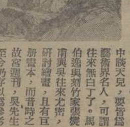
吳鏡汀，號鏡湖，原籍山陰，長於北京，年三十九歲，性溫和，寓西城宣內之一隅，爲當代國畫中有名的一畫家也，昔因得金城北樓之指導，得臨宮中珍品，如王石谷，黃鶴山樵等之眞跡，故其作品之精，頗爲人所贊賞，原繪花鳥人物，近畫北宗山水，出其右者，並無多人，其弟光宇，亦爲現代人物畫家。

鏡汀前年曾隨北樓東渡，以較長之時間，觀光友邦藝術界之精神，對於國畫之進展，並已因之獲有心得，而自勵益勤，修養益深，且將國畫之價值，亦在國外爲之增高，以多年之經驗，於遊歷期中乘機出最精心之傑作與友邦藝術界一深刻的認識，在年來國外人士格外重視我國的藝術看來，幾位成名的藝術家們實在頗與之有莫大的關係，茲已節近中秋，秋光老到好處，吳先生作畫，於是更烈。

作畫在夜間，除面帶忠厚的顧伯龍有這麼個習慣之外，吳先生也是有這麼一個習慣的；蓋在人們皆在熟睡之際，畫家在特別明亮的燈前展紙弄筆，其一種小飛蟲活躍於燈影之間，彷彿貼近耳畔欲與人作精細的碎語時，那安靜，那寂寞，樣樣都蘊着無限的詩意，心境在那時，即使用繪畫的妙筆，也恐描繪不出萬分之一，吳先生愛夜抑或在此。

晝間不作畫，成了吳先生的習慣，這習慣與夜間非作畫不可的習慣是一樣。那麼不作畫的晝間的光陰是怎麼過的呢？因爲性情很沉靜啊，所以對着墻壁看畫說不定有時會經過半點多鐘，站在門前看晚霞也說不定有時會費去一頓飯那麼長的長時間，若不怎麼說萬物靜觀皆自得呢？有力量的作品大多數是由靜觀中體會出來的。其餘的時間則爲澆花，畜犬玩賞古硯。

喜花却不會蓄花，除了院中的幾株竹子長得很茂盛外，其餘的花臺中，芭蕉亂得只剩了一點兒枯根，一盆荷花也只餘幾片殘葉了，那些散花，多現着營養不足的神氣，吳先生徘徊着，曾有一次因爲案上的文竹衰弱得低頭而問到朋友得到了一個治療的辦法，但是實施治療以後，那衰弱的文竹更加衰弱了，原來人家吳先生作一下把香油渣兒埋進盆中半斤多，那文竹吃不消了。這是蓄花的一個小笑料，於藝術上固無關係也。但於他的生活則頗有關係，我們不是知道吳先生繪畫多在夜間嗎？我們不是又知道吳先生對於萬物喜歡靜觀嗎？那麼繪畫前後臻進花群中，那有風時搖頭的花們葉們，無風時安如止水的花們葉們，倘若是在月明星稀的夜中又倘若是在星斗如棋的夜中，一再靜觀，其趣一定無窮吧？



吳先生愛犬，家中畜有狼犬二隻，一名羅克，一名加克，羅克較加克年長，加克只不過是一個將及週歲的小娃，吳先生愛犬，甚至超過愛他自己的藝術，所以兩隻犬的食料，不用說那是十分講究的，據說，光吃牛肉一天就是好幾斤，還有給狗掛號，不惜重資到醫院爲狗治病的事，甚他勿論矣。

兩隻犬有兩種不同的性格，羅克多活了幾年，對於世故的閱歷較比豐富，牠會乘機觀變，以冷靜態度以應付順或逆的環境，憂喜不形於色，而孔塞若冰霜，而其不吃虧處，却又猶如狡獪的狐狸，即所謂內藏奸詐之流者是也，就是偶然搖搖尾巴表示親近，也常使人內心生畏，瞧那一閃一閃的黃眼珠不由得害怕。因此，牠又像了解了人對牠的意思似的，牠躲在一旁，輕易不忙着討人的歡喜，所以因討歡喜而招致的碰人的釘子也並不多。加克可不成，牠太年輕了，吳先生很喜歡牠，因爲牠聰明，殊不知聰明容易反被聰明誤，牠不懂「世故」，不曉得分寸，不明白什麼叫作眉眼高低，以致牠雖然有天眞，有熱情，有良心，一團氣都是熱誠的，然而因爲搶頭搶臉，歡喜人家或者願意被人家歡喜牠，結果竟常受到人家的呵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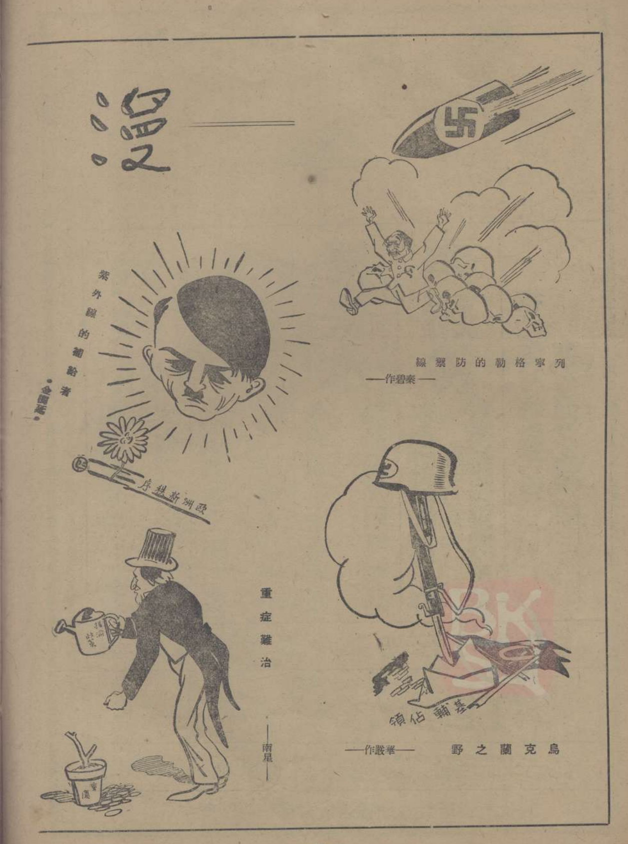
吳先生對於他的兩隻犬，就是夜間在繪畫的時候，也不斷拍拍牠們的腦袋，看看牠們搖尾巴時候的快活樣子，說眞了，天下的動物，惟有狗忠實而且最客氣。

古硯在吳先生的客廳裡，很可以看到幾方，其中形狀不同，大小也各異，其中有一方桃形大的和一方圓形小的，據說每方價值百餘元，吳先生閒着沒事的時候，時常撫摩着那塊石硯，好像感到無限趣味似的。

長並不長然而並不常整理的頭髮，新的鞋子在腳底下拖着走路，誰看見也會知道吳先生不修邊幅；不修邊幅的人，都是「能本色」的，且天才也似有超過普通人的地方。但吳先生的作品久已成名，有意譽揚，那是用不着的呵！

吳宅寬大，但只是住着他們兩位主人，若說安靜，晝間也安靜極了。因此，一般喜歡安靜的吳先生的朋友，多喜歡到吳先生家中談天兒，要皆爲藝術界名人，可謂往來無白丁了。馬伯逸與刻竹家張燮甫與其往來尤密，研討繪畫，且有巨冊畫本，而昔時之故宮週刊，吳先生至今仍存以爲參考其對於藝術之精心可見一般。

吳先生除爲京華美專擔任功課外，其他工作有亦不贍，蓋樂於閒散，不願被「有料」的時間所支配，並已表示，即美專的功課，亦將辭而不擔任矣，其性情之雅淡，正好代表出典型畫家之風度。且有一因，吳先生曾得過神經病，能靜養總比勞神强，至於繪畫既非汲汲於利也，當然也是藉以消遣的意思。其藝術的成功那是時至名歸問題。完




列寧格勒的防禦線

——秦碧作——

紫外線的補給者

●金國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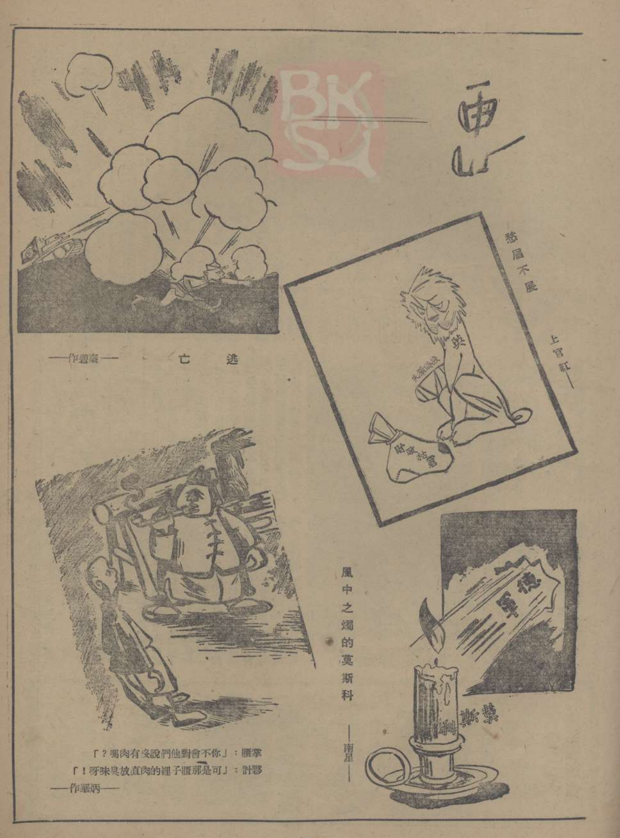
重症難治

——南星

烏克蘭之野

——華戰作——

# 西山




逃亡 —秦碧作—

愁眉不展 —上官紅—

風中之燭的莫斯科 —南星—

掌櫃:「你不會對他們說沒有肉嗎?」
夥計:「可是那櫃子裡的肉直放臭味呀!」
—炳華作—

# 意大利大音樂家 魏地逝世四十週年紀念

## 德國國民劇場上演「阿爾克約安」等名作

謝人堡

魏地（Verdi, Giuseppe）這一位大音樂家，他會被人遺忘下去麼？不，他永遠不會被人遺忘的，他那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早已遍傳人世。他底死亡只是一團肉殼，他底靈魂永遠是留在人間。他就那樣寂寞下去了麼？也不是的！每當他底名作，「愛達」或是「法爾斯塔夫」搬上舞台之一刻，大音樂家魏地彷彿便已復活了。

他生於一八一三年，而卒於一九〇一年，現在已是他底冥遊四十週年的一年。本年德國國民歌劇場爲了紀念他，曾把他底名作「阿爾克約安」獻上舞台，這一齣名貴的歌劇，從來都是被人歡迎的。

按魏地生平作品，可分三個時期。其第一期是習作時代，也可稱爲模倣時代。在這一個階段裏，大部作品多係模倣古代名作，例如依照法國囂俄作品：「愛爾那尼」Hernani 所成的歌劇便是。此外其先期作品如「羅巴爾狄」I Lombardi alla Prima Orcita 等，均當劃入這個時期。其第二期却是生平最狂熱之一時代，在此生氣勃勃的期間，對於音樂及歌劇的創造，均各有其獨到之處，意大利藝壇底特徵已是被其發揮無遺了。此一時期之代表作品當推「立哥勒托」「假面跳舞會」「頓查羅斯」以及小仲馬之「茶花女」等。第三期才是成熟時代。在此一時期裏，他底作品受了同時代德國音樂家瓦格勒之影響不小，因爲瓦格勒氏不獨是歌劇的改革家，同時也是一位新式樂劇的創始者。

魏地親手所書「阿爾克約安」名作之封面



柏林國民歌劇場此次上演「法蘭西之王」之主角

由此可見魏地對於德法兩國藝壇的關係實在非淺。而魏地末期之代表作，當以「愛達」，「奧特羅」「法爾斯塔夫」等爲著。

× × ×

這一個人，他快樂麼？是的，他頗應該快樂了。如果想到全國民衆，莫不向其表示敬愛，任何國家的樂隊都要演奏他底名作，大街小巷的孩子們，每每都在哼着他底調子，他偉大極了。

他是一位年高有德的教長，雪白的鬚鬢，特別顯出了那種鄉野貴族的容貌，一雙深含夢意的藍藍的眼睛，帶着黑氈帽，充分表現一位長者的儀態。而且他還是聖阿格達鐵的富家。後來不幸傷偶，他底第二位夫人——當年的歌女，居然辭世而去。因此他在聖阿格達鐵的家庭，只好靠着一位姪女來照料，這種情形對於他，無論如何不免有些寂寞的，後來他便走出家園，寄居米蘭，一位「米蘭大飯店」財東底家裡。至於他底傑作，「法爾斯塔夫」便是完成在這個時期裡，時年高八十。在那一個時期裏，每日下午他幾乎仍在埋首工作，至於那些所選的題材，莫不奇異驚人；但他自已感到仍未達到理想之點。他不斷的工作，生平多少寶貴的時間，均消磨於此，直到暮年，他仍不能告退，這種毅力是令人感佩的！

× × ×

但是，有時他似乎也很悲哀。他以他底作品「立哥勒托」，「旅行詩人」，「哀達」等，在全歐洲是比其他作家獲得的名譽更大。不過反響也是再所不免的，因之他便對於此種生活表示厭倦，而且也很失望。從此，他便再不聽自己底曲子，在蒙沓干蒂尼，那是一個靠海頗近的地方，因爲某種關係，曾和那裏領導管樂的人鬧過很大的意見。雖然有的音樂指揮常常反對他底作品，但決不因此，一般人便會把這大音樂家底名字遺忘下去。後來，音樂家陶斯干尼尼成名以後，便常把飄地作品演奏，飄地於是又復活起來。因爲過去，曾有十年工夫，他底作品是一度沉寂着的。

飄地，在六十歲時，面目仍然顯現幾分年青。他從來不知什末叫頭痛，飲食量也很大。他喜歡在灼熱的太陽光下工作，戴着那頂大草帽。他有一個出版家的朋友——萊高地，請求他底作品，時常是被他所拒絕的。

柏林國民歌劇場上演時之一幕

一八六三年二月七日在威尼市一部歌劇「李爾王」竟被毀掉了。這是他在三十年前編製的作品。這部作品，實在是他自己親手編製的經過數度失落以後以致引起那些神經過敏的人，疑想到原作者的「眞實」問題上了。這一部長凡六百餘頁之曲譜，不幸竟在威尼市燬去了。

× × ×

飄地，這一位深得民衆敬愛的朋友，幼時的生活非常艱辛，最初他底家庭是在鄉窶爾地方，他於兒童時代，家境貧窮，那時他底父親只是一個小旅店的管理人，年青時最初他曾當了一個小琴師，每年所得的報酬，只是一百個「利拉」，接着又作「菲爾哈茫尼克音樂會」的領導人。他第一部作品「歐柏陀」便是完成在這個時期裏，而且是與一位流浪的吉卜西詩人蘇里拉合製的。後來他爲一位劇院經理——梅瑞里先生，編製的作品，如歌喜劇「一日之王」等作品，不料竟被斯卡拉劇界給哄倒了。經過這些遭遇以後，不幸的事件便於繼而來，他第一個太太便在此時逝去。直到「娜巴葛」出現，他底作風似已成熟。這不能不說是他奮鬥結果的收穫了。他由於造成自己相當地位以後，鄧南遮曾說：「飄地生命的美麗，及其偉大藝術之力，孑然獨存，超過衆人，眞像天使歌唱那穀的壯麗！」

有一次飄地和他朋友巴蒂，在談話中曾說：「所有的聲韻，莫不皆係出自歌曲，那就是說，凡是純正的歌曲，必有純正的聲韻。音樂最大的目的，就是在許多獨立音律之中，造出一種新聲，在吟唱時，使其完全諧和。」這幾句話，已能使他一生熱情澎湃，達到了「命運之力」羅曼斯的頂峯，在他那種黷靜的暮年時代，當然要推「奧特羅」與「冲霄屋頂」爲代表作。在音樂界裡，晚年，他仍頗有勢力，當時著名的里歐諾德和戴絲德歡拉諸人都和他合作過。還有那些爲了藝術，不惜任何犧牲的女人紀爾黛便是其中的一位，直到飄地逝世以後，一般人仍在繼續研究他底作品，因爲很多習作，從他逝世以後，不幸便被遺失很多，後來所殘留的，自然大部都是些片段東西。

因此，那些殘遺不全的作品，大部均爲現代人所修補了。其中如一八四七年之「盜賊」，一八四八之「馬克白」，一九四九之，「黎那羅之戰」一八五五之「西西里晚禱歌」，一八六七之「頓，查羅斯」，均與「命運之力」同樣地經過修補。

此次德國國民歌劇場，爲了紀念這位意大利古歌劇歌劇界最偉大之一位，隨在他逝世四十周年紀念之日，上演了他底「阿爾克約安」（爲蘇里亞所改編）此外還有「盜賊」，以及「路易士磨坊看守」等名劇。

總之，大音樂家飄地，不只是意大利古歌劇樂壇之一人，而其對於現代派音樂革命的供獻，亦有很大影響，因爲他已感到意大利未來的音樂頗有改革的必要，四十年前他已有了這種先覺。（完）



# 勝國遺聞

—懺龕—

先曾祖母闞佳太夫人家，與乾隆朝和致齋相國有葭莩之誼，其家事知之最悉。嘗言乾隆二十餘年，和相國珅號致齋滿洲正紅旗人，家貧性聰明，以官學生充當鑾儀衛拜唐阿，專司舁抬御轎。一日高宗將出，倉卒求黃蓋而不得，高宗怒曰是誰之過歟？管理鑾儀衛王大臣以及鑾儀冠軍各使，皆瞪目相向，不知所對，和即應聲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遂笑曰若輩安得此解人，遂詢其出身，則官學生也乃於一路舁轎行走，高宗詳加詢問，奏對頗能稱旨帝大悅當日特賞四等侍衛，派在乾清門行走，旋擢升副都統，復遷禮部侍郎，未數年擢至尙書參寵用事，復授協辦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又擢文華殿大學士，至乾隆四十年以後，權傾內外，其子豐紳殷得復尙公主，而威勢愈薰灼矣。其性驕奢，貪黷，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各省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俱皆釐貨權門，結爲奧援。當是時各督撫中如王亶望，國泰，伍拉納陳輝祖福崧等，贓穢纍纍屢興大獄，侵蝕公帑，抄沒貲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實爲他代所罕見，俱倚和相爲泰山之靠。迨罪狀敗露，和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有山東歷城縣令張某入都求見和相一面，以誇耀於同寅，浼人以二千金賄其閽者，遂於和相歸邸時，長跪門前自呈手版，和相於輿中呵曰，縣令是何蟲豸亦來叩見耶其時傳之以爲笑柄。後晉封公爵，益肆驕侈雖位極人臣，其善詼諧，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之談，以爲嬉笑。嘗於乾清宮演禮諸王公大臣多有俊秀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又安南國王遣使入貢金座獅象而空其底者，和見之笑謔曰，可惜其中空虛，不然可多得黃金無算也，乃爲夷官所姍笑，其器量之淺隘若此。乾隆末葉有御史曹錫寶奏參和相之家奴劉全，藉勢招搖，家貲豐厚，然欽派大臣查勘，竟以風聞無據覆奏，錫寶坐妄言被詰責。至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崩而和相始爲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先後奏參，即行奪職下獄，在刑部獄中吟詩云：夜色明如許，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室暗難挨暮，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纍紲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孤負九重仁。至賜自盡後，即於衣帶間，搜得詩一首云：五十年前幻夢眞，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烟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仁宗覽畢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和相於嘉慶四年正月十八日賜令自盡後，家財抄出凡一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有奇，其未估者尙有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比例算之，亦當在八百兆兩之數。和相自蒙高宗寵任，用事已二十餘年，養成內外官吏貪墨之風，吸收民間脂膏殆盡。當仁宗正儲位尙未宣諭之先，珅已知之，於先一日呈遞美玉如意一柄，以表示由已擁戴之意。仁宗由是深惡其爲人，因高宗愛之，故隱忍未敢發。一日早朝已罷，單傳和珅入見，珅至則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小機。珅跪之良久，上皇閉目，若熟睡狀，而口中喃喃有所語，仁宗極力諦聽，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啓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即應聲對曰高天德，茍文明，上皇復閉目誦之不輟，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訊一語，仁宗大駭愕，他日密召珅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言語？汝所對六字，是作何解？珅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咒也，誦此咒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數萬之里外，亦當無病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爲教匪悍酋，故竟以此兩人之名對也，帝聞之益駭，即知珅亦嫻此術，故上皇賓天後，數日即誅珅，並宣示其二十大罪，一洩漏先皇機密以册立皇太子爲擁戴功。二騎馬過正大光明殿之禁地。三，輿簥出入大內。四，娶內廷使用女子爲妾。五，民亂以來，故意延擱各路軍報，並欺蔽實情。六，先皇不豫之時，舉措不愼。七，擅改先皇詔書。八，兼吏部暨刑部事務，又兼理戶部，三部事務一人專斷。九，隱匿邊情。十，貽誤外藩撫綏之流。十一，偏用官吏十二，任意撤去軍機處記名人員。十三，家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十四，薊州墳塋，居然設立宮殿，開設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又其園寓之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十五私藏品中珍珠手串，已有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幾倍，又有大珠比御用冠頂猶大數倍。十六，其家中有內府所無之寶石。十七，家內所存之銀兩已逾千萬，衣服亦以千襲。十八，夾牆之中藏三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有埋藏於地窖銀一百萬餘兩十九，借款十萬餘兩在通州城之當舖中以生利息。二十，其家之僕人雖至賤者，亦家有二十餘萬之貲產，珅有寵妾名長二姑者，所稱二夫人，於珅引帛時，賦詩二章輓之，並以自悼云：誰道今皇恩遇殊，法寬難爲罪臣舒，墜樓空有惜亡志，望闕難陳替死書，白練一條君自了，愁腸萬縷妾何如，可憐最是黃昏後，夢裡相逢醒也無，掩面登車涕淚潛便如殘葉下秋山，籠中鸚鵡歸秦塞，馬上琵琶出漢關，自古桃花憐命薄，者番萍梗恨緣慳，傷心一派蘆溝水，直向東流竟不還。又有卿憐者，蘇州女子，明慧婉麗，色藝無

倫，能詩書工刺繡，豔名甲於一郡。年及笄爲本省富紳以千金購去，獻於王中丞亶望寵之專房，其秘室懸一聯云，色即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後王中丞以事被收繫獄幾千萬，竟在吳門伏法，有蔣戟門侍郎瑒柒得之，以獻和致齋相國，初不甚顧問，是時有失寵姬遭毒飲食中，卿憐襲之，和相大喜，極加寵愛，數年後和事敗後，乃歸姑蘇而秋娘已老矣，自賦七絕詩數章敘其悲怨。詩云曉妝驚 落玉搔頭，（正月 初八日曉起理鬢籍沒之信）宛在湖邊十二樓（王中丞撫浙時起樓閣飾寶玉傳謂迷樓）魂定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香稻入唇驚吐日，（和府查抄有方餐者因驚吐哺）海珍列鼎厭嘗時（王府查抄庖人方進燕窩湯兵役突入婦女皆驚逃散）蛾眉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緑歌慢舞畫難圖，月下樓臺冷錦襦，終日相公看不足，朝天爾 去倩人扶。蓮 開並 蒂豈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俱是箇中人。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燕子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指蔣侍郎）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夢裡輕舟無遠近，一聲欸乃到吳門。村姬歡笑不知貧，長袖輕裾帶翠顰，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憐猶是淺嘗人。冷夜孀兒擁淚題，他年顯變杜鵑啼，啼時休向灞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棲。再王亶望中丞嗜食驢肉絲，廚中有專飼驢者，蓄健驢數頭皆肥而健，中丞食時若傳燒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割取一臠，烹而獻之，其驢封處，鮮肉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而血即止。鴨必食填鴨，專有飼鴨者，與都下填鴨略同，但不能使鴨動耳。蓄之之法，以紹酒罎罌去其底，令鴨入其中以黃泥封之，使鴨頭頸伸於罌口外，用脂油和飯飼之，罌後仍留一竅，俾得遺糞，至六七日即肥大可食，其肉之嫩美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則殺鴨二隻煎湯，乃以湯煮之，其豪侈如此。時有李肯歐庭芹吟卿憐詩云：詔光明媚麗綺，楊花搖落因風起，化作浮萍亦有情，三生舊恨隨流水。飄泊紅顏暗自傷，廿年兩度閱滄桑，侯門歲月渾如夢，回首春風枉斷腸。姑蘇臺畔如花女，初嫁王昌年十五，夜月教吹碧玉簫，舞腰輕門黃金縷，黃金作屋玉爲鈿，儻卿轉自倩卿憐，那知轉瞬成塵刦，金屋凋零玉化烟，傾城誰把珍珠換，適候年少人爭羨，芳信遙通鳩鳥媒，粉痕初試何郎面。綺閣連雲夾道斜，武安甲第還豪華，拚將壯歲調羹手，收點中朝宰相家。風光到眼仍如故，雕闌步障重重護。錦珮光搖明月珠，玉堦隱稱蓮花步，略豪合住許飛瓊，疎箔玲瓏漾水晶。樓上花枝矜綽約鏡中鸞影照分明，仙姿易惹羣芳妬，閒愁暗脈脈誰訴，吹殘風信太匆匆，開敬碧桃花一樹，相公才思熟能儔，領袖嬌娃第一流。歌扇舞裙爭獻媚，銅山金穴鎖狩籌，綃屏十二雲鬟擁，華筵夜夜燭高燒，擬把良宵有限歡盡消人世無窮福，身世何曾自忖量，後車那管前車覆。一聲驚落玉搔頭，變宗倉皇泣塗因離魂舊冷烏衣巷，斜日新關燕子樓，封侯頓醒黃粱夢，也知負罪邱山重，執法寧嫌瓜蔓抄，鳴岡爭賀朝陽鳳，西曹咫尺路超超，零亂殘魂不可招，那許癡情分寶履，枉拋心計樞胡淑，可憐寂寞春宵永，猶認蘭香侍早朝。人生富貴如朝露，阿儂苦被繁華誤，早識冰山一樣消，何如生小蓬門住，鳳泊鸞飄痛不勝，鄉關迷望更牽情，纏綿絮語愁中句欸乃輕舟夢裡聲，天上人間疑隔世，閱來與廢都成例，蒼狗雲衣一霎空：紅銷麗有傷心淚，金谷園中事渺茫，白雲亭畔月蒼涼，呢喃却羨營巢燕，猶宿朱門舊畫梁。孔荃溪方伯詩云：闔閭城下風波惡，美人遲暮傷幽洞暗惜年華逐水流，生憎風雨催花落。花落花開幾斷腸，雲泥茵溷雨茫茫，十年鴻雪留痕在三尺烏絲寄恨長。當年生小橫塘住，阿母嬌憐鄰女妬，變惜原同掌上珠，飄零竟作風前絮。單衫二月豔春陽，恰遇琅琊大道王，十斛量珠輕買笑，一宵倚玉便專房，此生自分歸金屋，地久天長歡未足，翠爪春調太真箏，折花夜按秋娘曲，按曲調箏枉斷魂，教成歌舞爲他人，無端驚破文鸞夢。鐵騎飛來已到門，喬松吹墮罡風刼，女蘿花早隨飛蝶，又向誰家舞柘枝，翻憐當日迎桃葉，權門有客嘉程松，買得名花進相公，移柱別彈中婦瑟，掛帆高趁大江風，江風浩浩江潮闊，咫尺烟波別燕越，從此天涯一片雲，回頭望斷江南月。相公家世擅簪豪，司隸威嚴感里閭，門外弓刀傳赤幘，屏前瑇瑁列紅綃，朝回日日耽歡讌，曲房行樂無人見。五夜分薰侍女香，三春頻起催花宴，新妝各自媚春花，誰是平原第一花，自笑立羣雞混鶴，敢嫌失路鳳隨鴉，來甚謠諑娥眉巧，有人妒殺紅顏好，夢裡瞞嫌懵故夫，儂中團扇悲房老。秋雨秋風冷畫樓，螢飛獨夜暗生愁，爭知失寵翻爲福，莫問空房歎白頭。炙手熏天勢如此，處堂燕雀安知死，內室金錢積似山，私門車馬喧如市，不信冰山一旦傾，連宵貫索度台星，中樞敕吹元戢。御史交章劾奮嬰，九卿執法難原免，八議殊恩從未減，絕命哀吟枉費辭，搖纓縊水猶寬典，蕭條舊第鎖蔵莊，零落殘妝金縷衣，幸免收孥輸織室，又搖雙槳渡江歸，歸舟重過西陵渡，記得當年歌舞處，燕子都非舊日梁，桃花莫問經秋樹，匆匆歲月苦消磨，回首平生恨若何，靈鳳換巢雙宿少，琵琶別抱斷絃多，玉號香怨傷心重，然脂自寫浮生夢，樂府雙聲唱懊儂，妝臺獨曲翻蠻噴。荷珠風落不成圓，關炷香灣空自顛，兩度悲歡盡陳迹，卿憐畢竟倩誰憐，苦樂從來相倚伏，傾城況少柔鄉福，紅拂何由出戟門，綠珠枉自埋金谷，紅擺雲水日悠悠，多少紅妝罷畫樓，一種春江花月夜，珠歌翠舞不知愁。再和相當權時，赫奕一時，其隔死後，門庭蕭替，其子豐紳殷得字天爵工詩畫尚和孝公主初賜貝子品級，因父獲罪，降爲散秩大臣，中年慕道，與道士聚講養生術年未四十而卒。完



# 鬼

羅密爾文
孫之儁圖

【半月短篇之一】

雨落着。

鉛色的天，罩下來一層灰色的雨網。霏雨瀟瀟交織着，攔腰一陣風，那片雨網就斜刺里去了。柳枝在雨網里搖恍着，恍動着像一艘綠色的小船。

待會兒，屋簷前，就不休歇的滴落着滴雨。一直到像是一筒筒[illegible]傾到着珍珠似的時候，院子裏就到處浮着一潦潦水泡。加雜着一陣陣風，吹在窗櫺上，就有一陣雨烟，低聲嗚咽着，寂寞的嗚咽着……

牛龍把前半個月剩下的半壺酒已經喝下去多一半了。果然一股火辣，穿遍了全身，聯帶枯澀的生命下，像是驀地繁華。彷彿被酒裝飾了生命的貧脊。一棵蠶豆似的臉，讓酒染紅了。

他一個人，嘖兒的一下，酒就像一條小火蛇，鑽到心裡，亂撞着血管。最初，是沉默着，一邊想着心裡的一團亂麻，一邊就讓酒，麻醉着那點已近於無可理解的清醒下的理智，有什麼辦法呢？等酒已經將將喝完了，牛龍就朝向牀里委縮齋的一齣，又像近於自言自語的：

「一醉解千愁，下雨天，得過且過！媽，您去再給我打四兩燒酒一毛錢花生米，唔！過陰天……」

臥在牀上的老太太，這時正披滿着一身斥責與懊喪。用兒子的將將一大頓的嘮叨，校勸着這件事的是非曲直與關係利害。及至耳朵又撞進來那陰沉的像是裝在一隻大甕里的聲音，驀地下就忿怒的坐起來，周身萎老的血液，像是急遽的流動，怒顫着。似乎過去的兒子的一大串嘮叨，實在是委曲了她！怎麼怎麼，這時又來了個二通鼓？……

「牛龍！你這孩子，方才，方才，我讓你！媽疼兒子，也就是了你倒有了理似的！一死兒沒完！只差破口罵媽了！你坐定了仔細的想想。一個月那麼屁大一點薪水，要吃要穿，還不夠！偏要交女朋友，女朋友，這年頭，那樣好交！沒錢沒勢，還不歇了那份心！……都怪媽，幾時媽死了！牛龍，你這孩子可就苦了！媽幾年來，爲你可容易？這時，這時……」

哇的一下就哭起來了。

嬝嬝地一副可憐的小身體，披着一件灰布褂子，臉像一具死魚，死沉沉地灰白。標誌着爲生活緊壓下的一副衰老的萎縮神氣。這時兩隻缺乏血液的手，捂着那張營養不足死魚似的臉，哭着……



牛龍正在讓這嘮叨不懂事的老太太的哭聲，所苦惱着。想哭又想笑。手頻頻捂撫着那張像是蠶豆的油亮的腦袋。一陣靈魂里的自尊，像是突然讓誰給戳傷了一下，心裏一陣疼，兩張厚實的嘴唇，用力包攏着：那長短的形狀，一如叭兒狗似的牙齒，像是也已經氣了。索興精神疲倦的斜躺在另外一張小牀上心裡想：

這年頭，興這個！說良心話：我牛龍，也算大小有個生活方法了。比如以前糊裡糊塗！現在，那什麼，士別，三日，還衣應刮目以觀，何況我牛龍！衣服也有一兩件在家裏擺着呢！大小也算個士吧！唔，不錯，這衣服是甚於古玩呢！這年頭人是衣裳馬是鞍，是，這個年頭，衣帽年！況且一個月二元，整三年，方才做了這件衣服。妳恨心的老婆娘，偏偏給我「當」了！想起「當」，牛龍臉上一陣火燒似的紅起來，彷彿有人在他的秘密生活方法上，隱隱有誰給針扎了一下。於是牛龍就惡恨恨地用那雙小圓眼睛，朝着正在哭聲哀慟的老太太，瞪了一下。常說：「君子常當當（蕩蕩），」其實這本也沒什麼。只是時候不對呀！偏偏在這翻人的季節裏，把那一身生活的寶盔寶甲，給當了！這眞是媽的老糊塗……

極端的氣忿，興奮着正在肚裡嘮叨的嘴，嘴像是經不起這興奮的掙脫，話一滑，就溜到了老太太的耳根。正在悲哭着的老太太，骨碌一下就爬了起來，大聲的嚷着：

「牛龍！你這東西，敢罵你親生自養的媽！你瞧……」

刷地下，在鉛色的天空裏，一道雪青色的閃。

牛龍一陣暴怒。

「媽您別拿這個吓嚇您兒子！神鬼？信者有，不信者無。呸！牛龍念過書，這叫迷信！寃神嚎哄鬼愚民的玩藝！我牛龍，原先，寧叫天下人負我，不叫我負天下人，這可是以前。自從牛龍做了一件衣服衙門裏加了三元五毛錢的餉，可恨人們有眼無珠，非但不刮目以觀，反倒有人背地裏撇嘴。其實我牛龍，並不在乎這個，韓信，嚇！三齊王，還受過跨下之辱呢！不過，我牛龍要自己看重自己一下了，得把那句人生觀，給倒一倒了！寧叫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什麼話，人是衣裳馬是鞍，目無一切還不應該嗎？況且，況且……」

牛龍的眼前，忽然一張模糊的影子，那麼妖妒的嘲他笑，嘲他點首……

話鋒就轉了方向。

「咄！咄！我問你！你爲什麼把我那件淺灰色應時當令，寄放着無限野心夢想的衣服，給君子常當當了？妳老糊塗了？妳兒子爲什麼加餉三元五毛？不是爲了它嗎，沒它，憑妳兒子還闊像貌？……」

臉前桌子上，一塊缺了角的鏡子，背面朱紅色水銀，已經殘留着稀落落地一道道凌亂的汙跡。牛龍拿起來，照了照：

蠶豆似的一棵腦袋，反映過來。腦袋上左邊，微微斜刺裏，像是讓刀給砌下去一角的小西瓜，頭髮亮亮地，和那張猪似的嘴，兩隻綠豆的睛眼，在漸漸失去了鏡子的功能上，反映着一副叭兒似的毛茸茸地樣子。

牛龍一皺眉，鏡子裏就越照出來一副醜陋的樣子。

叭！……

鏡子扔在床上。牛龍一陣抑鬱與辛酸，懊喪隨着就爬滿了那粒蠶豆敝肉的宇宙上。

「完了，完了！這樣！還想朦人嗐事！交女朋友？」

一陣沉默，不久就有一股弛鬆自動的擴散着良知的光亮，在[illegible]慰着一棵空蕩蕩的心。

「嘖嘖嘖……」笑爬滿了牛龍的臉上，「機條伙，你不會一輩子永遠和鏡子絕緣，不看它，它照不見你，還不是等於沒用！你心裏要這樣，想！唔，是呀，自以爲。唔不錯，我了不起，牛龍滿夠漂亮………」

牛龍又在裂着兩排豬牙，像是換着了幸福的光亮了。但是躊躇志滿將將揉疹在叭兒似的臉上，驀地下，臉上又陰沉起來。

「喂，媽，妳知不知道妳兒子，一生最寶貴的生命線，完全在那身灰色衣服上，怎麼，怎麼，妳偏給當了！平常一年不準穿幾次，這回，這回，妳硬給當了，妳……」

「呸！你不知輕重的東西，餓着肚子穿衣服好過嗎？」

老婦人似乎一肚皮的委曲與氣忿，並沒藉着哭泣給弛鬆了，這回話就像一串爆竹，完全在牛龍臉上爆炸了，那張豌豆髮髹稜稜打了一個寒噤，感摸着一點生活的壓力，像是爲這爆竹，爆裂了這張正在浮滿傲識的臉，可是立刻就又整頓了一下小腦袋，擺出一把正經，緊閉着的兩排豬牙，也儘量做到不可一世的樣子。

「媽，聽我告訴妳，一來是這年頭與這個，再者，眞餓着肚子，也不要緊，不會對別人說：嘸！今天雞子子吃了四個，牛肉這麼一大碗……」

牛龍說着，當眞就嚥了一口吐沫，肚裡一陣飢鳴。

好馬出在腿上，好該出在嘴上什麼話！嘴強點，挑揀好聽一點的說，態度上儘量傲一點，那麼多莫測高深！能做到不知道臉紅了最好！我牛龍別看年紀小，臉皮可厚的很！哈……」

美譏飢鳴給擋散了興致，於是一條美的尾巴下，就掛滿了小氣，鬼祟，卑陋，庸俗的靈魂原子，這原子緊集的一股壓膏，連老婦人都厭惡着：

「應這份德行！也不照照鏡子？」

牛龍得意的，含蓄與餘蓄深坳的，泰然迄不爲動。

「哼！饒子這碗子和它沒緣了！」

屋外雨仍在落着。

「媽，又沒錢了吧！酒，花生米，哼！夢想！其實夢想也好玩。比如每逢有人罵我，我就把眼睛閉上，喃喃地默念着：我讓我孫子罵了！心裡就安慰了！沒關係！確實是做到了無上法寶：不過……」

肚子裏像有着一條小手，在抓撓着胃，在餓鳴着。

「不行，找老何去！」

老何？牛龍腦裡馬上就伏着一具肉身沉的壽星老兒來。還迷縫着眼睛正朝牛龍在傻笑着。

牛龍一邊往牀底下找鞋，一邊校勘着過去的經驗：

「唔，幾句話，比如，老何，眞漂亮，慷慨倚義忠厚長者，對朋友肯熱心，肯花錢，這些全人，那個有你好！唔，只是名士倘缺美人老何！明後天有功夫，給你介紹一個！」

牛龍瓜碧瓜碧的笑了。

「有這句話，我牛龍要吃不上他一頓龍泉居，我不姓牛，我改姓馬！唔，牛馬原差無幾，其實一樣……」

臉上像爆開了花。

由牀底下找出來一雙破舊黑皮鞋。皮鞋上一層灰土，歪歪扭扭地牛龍微微嘆了一口氣。

「鞋仁兄，十年了！想當年，吃苦受累，在人情中總算是一員棟樑之臣呵！四元五角，唔，十年，今天又得累您出征羅嗎，踏一踏水泥，眞對不住十載追隨之的汗馬功勞！……」

坐在牀側惋傷着珍惜着。到後肚裡的飢鳴一陣陣響着鉅烈的雷鳴時牛龍咬了咬牙。用力把它蹬上。

「爲嘿，身皆可傷，何況穿了十年的皮鞋？何況灰色衣服都君子常當當了？還要你何用！莫如破釜沉舟，同歸於盡，咱們併了吧！」

牛龍臉上這時像是著意堅決了就和老婦人皺着眉：

「還有點小米飯吧，湊合着妳先吃一點，我出去，去去就來。要是老何一如往日的慢蛋一個，回頭也許我就順便把晚飯帶來了。」

於是穿撐着雨嗣，牛龍懷着最大的希冀，去找老何。

老何恰像這雨水裏的水泡，沒有靈魂，沒有主張。有主張也和這水泡一樣，一下就破了，一下也許又浮起來了。好生閒氣，但是把氣鬱悶在肚裡，外表裝成修養有素的樣子，其實肚內快氣炸了肺。忠厚的儒弱。於是便做了牛龍的靈魂的伴侶，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女人。

牛龍常心裡計算着，凡和我牛龍交朋友的，三天半不是役他們凌辱至，便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

「離牛龍這傢伙，下流，下流，離他遠一點！」

大多數會出法翻，當牛龍逍遙溜瞅含着一堆口涎，朝向一根骨頭垂涎的嘻皮笑臉的時候。

「得得！朋友，哎，不能互相原諒還行！」

「去，滾！」

朋友腳還沒踢 牛龍早就落荒而走了。

「哼！牛龍多少栽過這個四！我，唔，英雄能忍方能萬古流芳，君子量寬，何況要不爲了那幾根骨頭，總稱牢頭你！」

但是牛龍在朋友群裡終於沒落了。

爲了吾道不孤，借重聲勢，以來牛龍平常把見機而做做得很好，凡有利可圖或是合他脾胃的，骨頭頗多的，於是牛龍不惜搖爪擺尾，甚至做盡叭兒之能事，以爲拉攏。

「牛儘！打個滾兒！」

牛龍笑了。

「喂，老朋友，不過這個！」

要是牛龍以爲應該列在嘆息之列的呢，先就甜言蜜語稱兄論弟。之後看看感情濃厚了，就擺出凜凜然的樣子。及至再要這辦法，在情感的維繫下，竟到了諒解或默然的時候呢？……

「你不行，差的遠，找個，找個！」

嗨……牛龍樂成了一團。

「哼，讓別人一看，也知道知道我牛龍聲望所至，崇仰者有人，嘛嘿，牛龍也怪不錯的呢！」

笑容尚未飽露，有人就給了牛龍一拳。

「你這小子，怎麼回事，翻臉不認人！自以爲是，媽的，方才不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誰不揍你才怪！」

「爺爺，爺爺！您多饒恕牛龍沒辦法，這年頭甚麼事都得喊！人生如戲，是做戲，要牛龍那兒敢惹您！」

「媽的，下流」

牛龍將將在人轉過身去的時

僉，就遊着牙，待那人略微又轉回身，牛龍就慌不迭的拉長了笑臉，扣着人的肩膀：

「老兄，交情要緊！」

等人揚長而去，牛龍臉一變：

「方才他也不是罵誰？沒指名指姓，咱牛龍也不能往身上攬罵不是！咱們讀稿子罷了，對不？」

一股勝利，侵入了牛龍的心坎恰好這時老何在旁邊。寂寞的怔着。不知 如何 一來，心裏 的抑悒，與鬱積的形成了一股鬱悶。看見了牛龍，還純的感應上，驟然光亮起來，瘦腫的臉上，亂畫着笨拙的諂笑：

「牛龍！眞是開口罵人，不對不對，得了！海量容忍，方是學者的風度啊！」

牛龍瞧老何閤成焦黃的臉，牽不自然的笑着，心里一陣冷笑。

「這笨 東西，混獻 什麼 殷勤呢！」

「牛龍綠豆眼一轉。

「呵！呵！」

牛龍不屑的隨和着。

「小牛，聽說女朋友很多呵」

牛龍心里怔了一下，臉可神秘的笑着。

「不少不少，老何，怎麼樣，來一個玩玩？」

老何一張壽星的臉上，在焦黃顏色上，又給塗上了一層紅，顯着風情而又鬼祟。

牛龍心里嘮叨着：還這德行，烟不出，火不進，還妄想天鵝肉，笑話笑話，不過……牛龍小眼粒又靈活的一轉。

壽星眼裂縣的看着牛龍：

「唔，小牛，你眼還一轉，活像諸伯爾！老辣撒得又有風情嘛！怪不得女朋友，多如過江之鯽！」

牛龍心里笑了。

「瞧這份德行！媽的！踏殷勤我照鏡子都無從攻了，綠豆眼，還媽的伶俐……唔，也許鏡子不照本色說不定老何這小子的眼力有兩下子。……况且，拉他拉入，助助聲勢，要是挨罵，兩人多少神經上會減輕一些個！况且這壽頭頗好驚敗，玩弄傻瓜，何樂而不爲！……

綠豆是的兩棵小眼珠又一陣亂轉，轉到有點酸痛，方定眼看了看老何。老何正在格兒格兒地像閤葫蘆賣的一隻 蛤蟆似的 瓜瓜地笑。

「小牛，你有病吧？」

「老何，別瞎說，眉唇目語，想交女朋友，先得會這個老何，明天星期五，後天，我找你，準的，介紹女……。」

於是小牛多了一條膀臂。老何除去日益抑揭外，對於牛龍，極盡朋友之能事。這原因是牛龍巧妙的使老何在心裏，永遠熟悉的記清了一切富有美麗條件的外人的：和她在一張銅床上，做一些某種糊塗的事，女人……一切轉彎抹角，一切幽僻的地方，一些壇起與一些窟窿，雖然牛龍把女人用想像雕成了一個影子，在老何面前傀儡的耍着恍來恍去。可從沒當眞就給老何介紹過。牛龍心里時常想：「嚇嚇！想你，這……唉，有女朋友，也不……」但是爲了偕助聲勢，企圖說老何替自己分潤大部分的罵，藉以殺毀自己的神經負擔下，終於他們仍然成爲很好的朋友。

老何有時在發愁要和牛龍翻臉的時候，就想起了女人，就又瓜瓜地笑：

「老弟，我兒呀！……」

「忙什麼？竟給你留着呢！」

牛龍臉上爬滿神秘的笑紋。等老何將將去了，那猪八戒就撤了撇。

「饅頭！有女朋友給你介紹，壽星腦袋！」

於是老何不斷的請客，牛龍就把女人用嘴更加描摹得有聲有色，結果總是：

「老何，差一點的，我牛龍都看不入眼。我看不入眼，忍心給你介紹？什麼話，交情的深淺在那兒擺着吓！」

老何有意退回這感情，貪婪的小聲婉商：

「小牛，就那個梳兩條小辮，穿粉毛衣的就行！」

「不行，不行，那是我姪女，輩分的關係！不過，唔，也沒什麼老何，你餓麼？爲們先去吃飯，回頭再談……」

書記薪額下的幾張紅鈔紙，一張兩張……都被牛龍吞進了那張猪嘴裏了。

老何是衙門的一個書記，忍苦耐勞，只是因爲過於死板，所以十年以來，不單女朋友沒交上，仍然還是二十元一個月的書記，只有一句話平生志氣運未通，常使老何忍耐，不然還老何胸懷壯志，總是這樣落落寡合，怕早就自殺了。近幾年來字寫得雖然好，但是有一次，科長把一叠公文放到他的臉前。

「何先生，這是幾封公函，你量着覷一下，試一試，主任還打算提升您呢！」

老何眼又冒着金花，咬了咬自己的手指，一陣疼，不是夢。老何心裏又一陣滾燙，臉前白皚皚地一片燦爛的光明。

「這回我老何可翻身了。忍幾年來的苦熬，也該有 這出頭 之日了。唔，這個，也許……」

老何伸出來手，四指鬮筆桿將出來那麼深深地一道凹槽。幾年來毛筆桿，把手都給磨成了一層像橡皮是的厚皮了！想起這心裏一陣疲倦，微微吁了一口氣，髣髴心裏的疲勞，在一陣強烈的浸蝕。之後就聚精會神的寫起來，眼前又竟是一從從小楷頭正楷，似乎他走入了字堆里去，忘了以外的一切………

老何一頭頭汗擦個不休。終於自己恨起自已來。滾圓的一隻手，頻頻擊敲着桌子。

「老何，你個笨蛋！只能照貓畫虎，換個新鮮樣，就暈了！書記的命，這格式寫了幾十遍了，容到你自已拿一拿主張，怎麼就……」

於是經此一來，書記生活反堅定了他一張求進的心。除去一心一意低着頭，仍然一個字消耗着一堆時間與心血做着書記外，勞不暇思安貧 知命，確實 做到了與 人無爭那類達人的精神。但是每逢老何拖着一張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的時候，稀里胡拉，任憑那一頓菜飯，有時飯里落幾個蒼蠅什麼的，老何也一如平時的變成了與一切無爭，並不計較的吃下去。心里愉快極了只是在吃完飯沒了事的時候，總像無端抑鬱起來。一點沒名的煩悶。

「牛龍！我心里總是一陣陣讓，有女朋友給介紹一個，調劑調劑，那樣也許好一點………

如強餐一點的羞慚，短粗的一張壽星臉，開始泛繞着瓜瓜地笑。

牛龍看見老何這副踉蹌的神氣一陣厭惡與上心葉，不過將將感到一陣沉會，忽然肩膀上一陣熱哄哄的，扭下頭，一隻短粗的肉手伸。

牛龍瞧着那雙肥手脂。

『十個胖子九個富，小小地指他一下油也是好的，君子喜爲不珍於色，唔，讀過這多斯賓那沙，還……………

「小牛，怎麼樣？不肯 玉成嗎？」

「呵呵行行！觀老何瀟洒風流名士！一天抄進 五六 千的小楷，不來個女朋友調劑調劑豈不把名士累壞：女人就有這樣好處，安慰，唔，安慰……」

這樣牛龍在別人面前，也敢恢復以前那樣斜着肩膀，脚尖找地，企圖拿這點小丑的鼓動誘致一堆歡啟地 暴風了！爲了殺頭 有老 何胖肚地後臂，有脚尖自有這樣殷厚的眉，牌，牛龍役息無聲，自然可以翔翔，自命了。

現在，牛龍爲了自己的一襲像灰色衣服，讓母親給君子常常當了恰好一堆抑鬱給精神折磨成異常懊喪彷彿一變生活的翅膀，一些光明的憧憬，都被粉碎了。

雨霽風斜刺刺地，吹着牛龍那張鹽豆似的臉一個寒顫，跑去吹跑了心里的懊喪外，還隱隱在冰冷中模到了一些溫暖與火亮………

「找老何去，說不得要加重這變了，也許，唔也許，灰色衣服，

又可以恢復英雄本色了！」

腳底下花花地踢着泥水。

「不要緊皮鞋！嗯，擦點油，煥然如新！」

「老何！在家吧？」

「在家，誰？牛髓！進來吧」

「老何，大雨天，還不休息休息，還一個勁的寫！」

老何正伏在桌子上，低着頭，寫那五毛一千的恭楷。看見了牛髓似乎心裏顫動了一下。抬抬頭。

嚇！把牛髓吓壞了。一棵小得可憐的綠豆眼都瞪直了。老何焦黃一張臉，已經瘦成了一條。正在睽兒睽地嗽着。手在紙底下一陣亂摸

「牛髓，你瞧這個！」

一堆精緻的當片。牛髓驀地打了一個冷戰。仔細的鎮定了一下，就又笑了。心裡說：小牛這回灰色衣服有希望……再把笑容拉長了一點，又把臉一整。

「老何，眞朋友，不說遠話！你這樣可不好，有個女朋友，自然很好，可是，一天胡琢磨的看這個，那不是等於自戕！……」

「有什麼辦法呢，聊勝於無呵！生活悶死人了。小牛，你小子嘴甜心苦！一恍兩年了，這個女朋友毛，都沒見着，上天有眼，竟容我請了够百數來回了！」

牛髓一陣訕笑，坐在椅子上。彷彿良心將一露頭，他就又把它給捺下去了。訕笑就變成了狡猾。

「老何，鐵打房樑磨繡針，功服到了自然成，忙中有錯，還不是都就誤在眼高上了，差一點的小牛不敢介紹。」

老何把元字鈔往桌上一扔。

「嗯嗯！你小子眞行，帶着我大街瞎溜，瞧見好的，你們爭着追！介紹？媽的！那叫介紹！」

「老何！別急！戀愛原來就是生命的一點裝飾，機會越偶然越好，追，追，追求，是光明都得追！這方算思想前進！時代的男兒！」

爲了辭句相當漂亮，而且話又讓牛髓那麼委婉的近於哀求原恕的說着，於是老何一時沉默無語，偶爾睽兒睽兒地嗽着，冲破着沉悶。

牛髓自從創造出那一副理想的女人影子，在老何臉前恍來恍去，於是牛髓由老何的身上，常常取得一張影院門票，一毛錢落花生，或是五分錢烤白薯等。平常一股野獸似的感情，到了老何面前，通常就變成爲恭謹有禮，雖說備至，主要的自然是爲了老何不時扔在地上一兩塊寄存着希望的骨頭的原因。而且這骨頭，在牛髓面前，因爲恰逢所需，故牛髓還不惜爲老何造成了兩種神氣，籌思集巖下的給老何造成了兩種習慣。一種是：

「牛髓，你明白不明白？你在誰面前說話？」

雙手插在腰間，兩隻肉眼殺獵的迷惑

「是，是名士的面前，那還有錯！」

「你？小子！你怎麼敢！」

牛髓最初總是怔怔地懷疑着，敢什麼呢？不敢什麼呢？但是嘴垂着老何肆手指夾着的幾根骨頭，就將錯就錯的嘻笑着一張臉。

「唔，什麼話，聖人跟前不敢念三字經，不敢，不敢？」

老何瓜瓜地傻笑着，牛髓就好擠嘴油垢了。

現在——

「老何，這麼大雨，你知道我做什麼來了？老何今天星期日，我有個朋友，唔，女朋友，想……明天下午唔，這回實實在在，介紹，負責介紹！老何，把靈兒都扔了吧！那比那什麼，手……還利害……」

老何眼裏冒着一串金花，興奮得他愈加狂嗽着。

牛髓看着老何滿臉暴躁着的青筋，突然感印着一陣恐怖。

「老何實事求是吧，像那一羅羅寶本子，要少瞧！」

牛髓把聲音放低：

「老何，天天拚了？……」

老何臉一陣紅。

「牛髓！你小子要再不給老何介紹，要是老何有個三長五短，少不了你小子！」

「老何說眞的，這回一定，可是，你瞧，我那身灰衣服還家母，給當……君子常當了！明天，怎麼去見……呸，簡直要急死我！人是衣，馬是鞍，沒衣裳怎麼見人……。」

老何臉前，像是就立着有一張窈窕的影子。老何心裡驀地一陣緊辜，攙着了牛髓的手。

「小牛，按說我也沒錢了。不過，不過，戀愛實貴愛情價更高，我原本要買點魚肝油去，要是確實有那麼回事，你先用，有錢再給我，我，我呢，魚肝油不買了，也許精神有了安慰，病，其實不算病，也許就……沒關係，你拿去，一共兩個伍元！」

接過了錢，牛髓就現出像叙敍要走地樣子。

「老何，我趕緊去到當舖去，還明天，好，……老何那什麼，還回，人，漂亮極了！」

外面雨淅淅瀝瀝地兀自緊密的落着。

牛髓淌着水，心里笑着叨念着。

「傻傢伙，女朋友，眞有？見了你，回頭不嚇了才怪？況且我那里給你找去，……嘀，可眞難辦！瞧老何那麼怪怕人的樣子！倘若有個好歹……」

雨淋着短粗的脖子，一陣陣冰涼。

進了家，一包花生米放在桌上，把從酒舖裡打來的一壺酒也好好地放好。

「媽！……」

老婦人兀自哭着呢。

嘖……嘀呵！好酒！一股辣熱燃燒着情感，等心里一陣模糊，就在腦子里粘着了老何睽兒睽兒的醜相。

遠邊天角隱隱一陣雷聲，隨着幾道青色閃。

牛髓心里一陣莫名其妙的恐怖像是閃着一股良知的光亮。

老何站在自已面前，身體忽然高起來，臉蠟黃的可怕，伸着兩隻枯瘦長瓜的手，朝牛髓撲過來。

「你害人的東西！今天沒有女朋友，我鬼魂也不能饒了你！」

屋裏颳來一陣冷風。牛髓驚叫着：

「鬼！……鬼……」

屋外雨冷落的落着。

（完）

# 幸福的北京人

小記者

現在的世界，幾乎到處都被戰雲籠罩着，凡是在世界著名都市生活的人們，生活的現狀，無不受着戰爭的威脅，生活的實質，都感受極度的動盪不安，至於各著名都市以外所有地區生活的人們，因受着戰爭的賜與，戰爭的影響，那種流離顛沛，無家可歸的慘懷景況，那更令人難以筆墨形容了，無怪乎人們都說：戰神一臨到人間，雞犬亦不得安寧，何況人類？眞可以說是「慨乎言之」了！

## 單就東亞來說

我們現在先把其他的地區拋開，單就我們東亞來說：自從不幸的戰事發生以來，目前已經整整的四個年頭了，身臨戰場的直接犧牲者，其傷亡率之驚人，現姑不必詳說，單就間接受戰爭影響而失掉性命，破家蕩產的人們，在這四年的期間，其數字之驚人，眞要令人咋舌了，就我們國內來說：小的城市暫不談，較大的都會，沒有不受戰神的光顧，戰爭的洗禮，不要說家資富裕，或者小康之戶，鉅萬的家私，充盈的產業，立時隨着砲聲化為灰燼，化歸烏有，即無產階級的羣衆們，依靠勞力生活的人們，浴受砲火洗禮之後，亦皆立刻失其巢穴，失其生活的根據地，那種無衣無食又無住所，鳩形鵠面，嗷嗷待哺流離飄泊的顛沛慘狀，縱使鄭俠復生，恐亦難描寫其悲慘景象於萬一吧？昔人謂「高樓大廈無人住，可憐王孫泣路隅」，王孫尚且如此，平民更可想而知了。

## 在這烽烟遍地

人民生活動盪的今日，勿論在都市或鄉村生活的人們，生活的實際狀態，莫有不是隨時隨地受着戰事的威脅，隨時有失其生活根據的可慮，即在戰事暫未波及的區域，勿論在現世界任何區域，隨時亦有波及的可能，故在現世紀生活的人們，生活的恐怖與悲哀不分中外，迨已成了普遍的現相，共同的問題，這實在是不能諱言的趨勢和事實。

惟有我們住在北京的人們，可算是例外，儘管外面的砲聲隆隆，空中的機聲軋軋，而我們的安靜生活，似乎不受絲毫的影響，不感任何的威脅，我們靜觀人們實際的生活情況，簡括的說一句，四民皆能各安其所業，幾不知外面尚有烽火連天的慘酷戰事，這眞是我們的幸福，眞是上帝所賜予，「安居樂業」的四個字，我們住在北京的人們，眞可以當之無愧了。所以北京的市面，一天比一天繁榮，人口一天比一天的增加，足徵治安的鞏固，人民們生活有保障，勿說在我們現時的國內，找不出像北京這樣「太平有象」的一個都會，就那目前動盪的全世界而言，恐怕也覓不出像這樣一座的，「世外桃源」吧？像這樣特殊的幸福，這種僅有的樂土，我們身臨其境，誠不能不感謝上帝對我們特殊的賜予了。

## 交通進化今昔觀

先就北京市的交通來說：北京總算是世界名城之一，也算是世界的著名都會之一，但是在往昔牠的交通狀況，不惟不能與先進諸列强各都會相提並論，那種窳腐的情形，恐怕連列强殖民地的各都市，也要望塵莫及了，我們不必遠談，就拿遜清末葉北京城的交通狀況來說，那也足够先進國人士的齒冷了，那時北京城的街市組織，與交通的用具，因為科學落後的原故，那簡直還保持着十八世紀的狀態，先拿當時的交通用具來說平民勿論了，就是當時號稱士大夫階級，進而至於王公大臣們，他們唯一華貴的交通用具，就算是用騾子曳載的轎車了，以車帷的顏色，和車馬身上用具的式樣，來分別品級的高下，官級低微的人們，這種華貴燦爛的轎車子，簡直就够不上乘坐，至於够上乘坐的達官貴人們，尚在那種交通工具內，那儘足以榮耀自豪了，和現代都市裡的交通工具如汽車電車等，他們當時那裡夢的見，中國一切的落後，固步自封，我想當時士大夫們的頑固腦筋，至少要負多一半的責任吧！



當時北京城的新式四輪馬車，僅僅只有慈禧太后有一輛，聽說還是某國的女皇特贈的，當時那輛特殊的四輪馬車，由海外運至北京後，金碧輝煌，名震遐邇，又連帶配贈高而且壯的海騮色阿拉伯種大馬兩匹，那眞够當皇冠冕，威風凜凜了，當時清廷接受車馬的禮儀，聞極隆重，接着就是老佛爺的試乘，孰料因該馬車的構造，駕駛者所坐的座位，竟高於車中坐者的座位，以是太后老佛爺大不怡悅，臨時竟立刻終止乘試，並且將該車永久鎖藏在御厩內，聽說當時與贈車某國的欽差大臣一個絕大的刺激，職是之故，太后老佛爺畢生未嘗乘坐過馬車一次，後來北京城裡，雖漸漸有了該四輪馬車，但是因為太后老佛爺不喜悅的緣故，各王公大臣們，於照例朝見兩宮時，依然不敢乘坐，甚至連當時駐在北京的各國使節，於各隆重的紀念日，照例入覲皇宮時，亦各咸懷戒心，對於該項新式的交通用具，亦不敢輕於嘗試，自然亦為恐觸當時這位女皇帝的不懌，故當時該項新式四輪馬車在北京城裡，猶如曇花一現，不久就消逝了。

因此足證當時北京市民，對於日常交通用具的常識，那簡直與現代的情形，相離甚遠了。因為他們對一種比較方便的交通用具，尚且這樣疑神疑鬼的猜忌橫生，那末對更進步的便利的交通代替品，自然更夢想不到了。

## 往日交通的不方便

至於說到當時的交通組織，和街市的道路，那更不能與現代的交通情況，相提並論，當時北京的城門，不惟沒有現在開闢的這樣多，並且街道的開闢，亦還不及現在的半數，至於街道的狹隘，那更為今人所夢

想不見，平民的通行勿論了，就是每日朝王見駕的大小臣公們，往往要以終日的時間，消磨在往返的途中，大有咫尺千里的樣子，其實臣公們由外城進入紫禁城內朝覲，往返的路程，頂遠的地方，來回亦不過十餘里，但是因爲通衢大道太狹的緣故，往返的轎車子常常當面碰頭，將這衣帶式的市街，堵塞的水洩不通，各人所乘的車馬，寸步亦休想離開，來者往者，面面相覷，自晨至晚，相持不下，將終日的時間，完全得消耗在交通線上，因當時所謂通衢大道者，兩邊皆係雨道，亦不太寬，至中間車馬所通行之道，其寬度之隘，僅數容一車輛經過，倘去者先將車道路面佔領，而對面來者，絕對即不能通過矣，最前線者，彼此尙各在相持，未嘗通過，而兩端陸續至者，又各紛至沓來，愈來愈多，愈積愈厚，故頃刻之間，來者往者，各如長蛇陣之列成，欲進不能，欲退不得，而此衣帶式的都門通衢，又焉能不擁塞得水洩不通呢？

且當時因交通的阻滯，常發生一種慘劇，即車夫與車夫相遇，勿論各人所駕的車子，爲載貨物的大車，或達官貴人們乘坐的御用轎車，祇要是兩個車子對面相遇，碰在一起，不能通過時，彼此即各不相讓，立時破口互罵，始而口角，繼而用武，終必演成血淋淋的交手戰，相鬥的結果，輕者雙方各負重傷；重者每演成悲慘的人命案件，這種的慘案，幾於無月無之，至兩方面的車夫互相鬥毆時，車中的主人翁，當時非不盡力制止，但因狹路相逢，限於地勢，縱任何一方面，甘欲退讓，其奈實無餘地迴旋何？這種責任，市政的當局，誠實無旁貸，惟當時北京的交通制度，只進步到那種程度，負當時交通職責的達官貴人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 現在交通的靈便處

至於現在北京市的交通狀況，雖不能與先進諸列强的首都，媲美鬥妍，等量齊觀，但是較諸遜清末年北京城交通組織的窳敗情況，那簡直不能同日而語了，且目前北京市的交通脈絡，和交通用具，已日趨於現代化，並向盡善盡美的方面晝夜不息的邁進，就眼前的設施而論，北京市的一切，距現代都市的條件已甚近，市政的建設，隨時在分期的逐步實施着，勿說達官貴人們，對於交通的享受，已感到相當的滿意，即普遍的群衆，對於行的問題，亦早感覺到快意的舒適，蓋拿北京市的交通用具來說，發動機的科學車輛，已繼續的佈滿北京市，其餘凡是較進步的，合乎科學原理，爲其他現代都市所有的，在北京市的交通用具中，無不應有盡有，決不落他人之後，市民們對於車輛的乘坐，儘可無拘無束，自由任意的選擇，値此戰雲籠罩的全世界，北京市民對於交通的享受，總算相當的滿意吧？

再談到北京市的交通網，瀝青合柏油的馬路一天一天的增加，新馬路的增闢，一月一月的加增，未來的繁榮和邁進，決可於短期內完成現代都市所具的一切條件，進而爲東亞的第一大都會，我們現在僅就王府井大街一帶的交通組織的新設備，及新方法進行的順利，我們即可恍然省悟，而推及其他矣我們再拿建設總署的分期建設計劃書來剖析北京市的未來交通，將與時間以並進，其繁榮進化之速率，或竟出乎吾人想像之外，吾人身居斯邦，能不知幸福所自來乎？

## 再談談吃飯的問題

我們再來談談北京的吃飯問題：自從蘆溝橋事變和第二次歐戰爆發以來，世界上的食糧問題，儼然成爲各國共同的嚴重問題，勿論戰勝國或戰敗國，莫不汲汲惶惶的爲食糧問題而努力而掙扎，此種嚴重的事實，反映於吾人眼前者，尤以各都會的食糧缺乏爲更緊張，食糧的恐慌，殆成住居都市人們的唯一心臟症，政府方面，因爲事實的需要，對於食糧的統制，不能不嚴厲的執行着，在人民方面，因爲國家的興亡所關，也只好硬着頭皮，枵腹忍飢，長夜漫漫的掙扎着，我們先從百戰百勝所向無敵的德國說起，據說在柏林城生活的人們，勿論公務員和平民，每一個人每天兩餐，均得用政府發給的糧票去購買食物，絕對不能向食物店和米糧店去自由賣買，縱欲私相賣買，任何物品，亦賣不出，至政府所發糧票的食物分量，即是中人的食量，每餐亦絕對吃不飽，至食糧較大者，每天只好枵腹忍耐了，至於人們倘欲進飯館子去吃飯時，各人皆得帶上各人的糧票子，飯館始能拿出飯來，否則就得徒勞往返，絕對戰勝的國家，對其本國人民吃飯問題的統制，尙且如此嚴重，那末戰敗國家人民生活的情況，大可想像一斑了，無怪乎國際傳說：現在巴黎城內的烏鵲，每隻亦要賣六塊佛郎，且巴黎城的所有飛禽，現時快要打盡了，吃飯問題緊張到甚麼程度，恐懼到什麼程度，眞教人不寒而慄了，至於在歐洲的各小城市，尤其已經被人吞倂了的諸小國，人民吃飯問題的悲慘，我們更不難於想像中求得了。

## 重慶方面生活透視

至於蔣政權的偽都重慶，聽說現在每斗米要售一百二十元，重量爲二十斤，每斤恰合六元，恐怕已打破全世界的米價紀錄，至於重慶的燃料問題，聽說三兩口人的小家庭每月亦需要八十元以上的木柴費，至於煤炭根本上就瞧不見，有一某大學的教授，家中有四五個人口，月薪七八百元，聽說不够每月的吃飯費，那末月薪低微的人們，家中倘有三五口人吃飯，究竟怎樣的掙扎，我們更可想見其慘狀了。

反觀我們在北京居住的人，對於吃飯問題不惟感覺不到戰爭的壓迫，未受戰時糧食的統制，且有絕對的自由，凡食糧之購買，與夫物品之選擇，可儘量的依着自已之所好，不受任何的限制，與安樂太平的生活情況，

毫無二致，這種情況，恐爲遭遇戰時的任何國家所無吧？尤其在目前世界各國食糧問題普遍缺乏的現狀下，我們這樣的安穩過着日子飢餓線上那種極端悲慘的影子，永不曾進入我們的腦內，這不是我們的幸福是什麼呢

## 食糧和菜蔬的情形

我們先拿北京存儲的食糧來說：勿論各種的麵粉，各種的大米，或各種的雜糧，儲存量之豐富，我們可以說確實已打破事變前北京市存糧的紀錄，這是很有把握的，很有根據的，我們任便到一家大米莊或麵粉公司或雜糧樓的堆房，或其倉庫內一參觀，立時可以看見各樣食糧的袋子，皆裝得滿滿的，堆積的與房頂接觸，一家如此，家家如此，任百萬戶的食糧店，麵粉公司，莫不如此，就足以證明我們所說的不虛了，且目前因爲華北的交通暢通之故，各處的食糧，皆可源源的運到北京，如友邦的大米和麵粉，常常不斷的用列車運來北京，接濟我們華北各地的民食，內中的澳粉，猶爲大批的運來者，此外如西貢米，仰光米，朝鮮米，皆是常常陸續的向北京輸運，我們倘到前門車站溜達時，稍微一留心，隨時就有堆積如山般的運糧列車，接觸在我們的眼前，煞那的時間，即有仟百輛的載重汽車，分別裝運在北京的九城，這完全是目前的事實，凡赴車站者，只要稍微一留意，隨時皆可見到也。

食糧的存儲，這樣豐富的情形現在凡是受戰爭牽動的國家，無論他是那一國，恐怕他亦皆要望生羨吧？

再就北京的菜蔬而論，凡能由火車運來者，我們暫且尙不談，僅就北京的四郊和豐台及其附近的薔植而言，所有四時菜蔬生產之富，恐怕侵淸東的任何都會所不及吧？菜蔬種類之多，與夫每歲運往外埠的數量之鉅凡在北京居住略久的人，恐怕誰亦能說個大概吧！上述諸地所產生的蔬菜，其種類之多名目之繁，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無所不有，無所不備，據專門家的統計北京本地所產的菜蔬，每年四季，除以大批的大量運銷外埠外，即以所餘者供北京人四時的自由取用每季猶皆有剩餘，其重量的精細，概可想見較諸巴黎居住者，月餘之久，亦看不見青菜爲何物，柏林的民民往往數十人圍分數十枚馬苓薯，或十數枚茄子之情形，北京的居民，大可玩其餘味呀！

## 酒肆飯館各式俱全

我們再來談談北京的酒肆餐館，勿論通衢大街或避背小巷，酒飯館的美麗市招，和輝煌耀目的燦爛招牌，隨時映觸在我們的眼前，將北京太平的景象，分外襯托得光明鮮艷，這也或者是北京市曾爲帝都的特徵吧！我們不要進入館內，我們僅將這美觀怡神酒肆餐館的市招以玩賞，誰還夢想到這個礡圈子外，尙有無數的戰神在那裡播揚血腥呢！

北京飯館子的種類：約略可分爲中餐西餐兩大類，西餐又有英法式蘇俄式的區別，至於中餐的種類，內中的分別，那就更繁複了，有所謂大教館，清眞館，純素館，等類的區分，而大教館之中，又有所謂廣東館，福建館，北京館，天津館，山東館，山西館江蘇館，四川館，貴州館，雲南館等等的分別，而江蘇館之中，更有甚麼上海館，蘇州館，揚州館，鎭江館，常州館等等的門類，而山東館之中，復有什麼濟南館，登州館的區分，至於川，黔，閩，粵，冀，豫，京，津等館，依然也有支脈分派之不同，其名目之複雜，簡直不勝枚舉，不適各人隨各人口味之不同各選擇適意合味享受罷了。這類飯館的內容可以說是山珍海錯，珍禽奇獸，無所不備，飛潛動植，鱗介貝甲，無所不包，其烹調之精美，滋味之適口，在國際間，亦早負有盛譽，故各國人士，咸謂北京人對於飮食問題研究之精妙，可謂已登峯造極，誠屬話不虛傳。

不過最難能者，於此世界各處戰爭熾烈的今日，我們住在北京的人，對於飮食的享



受，一切的舒適，絲毫與承平時不稍差異，且資產充裕者，對於日用享受之奢侈，與承平時相較，且有過之無不及，往往一餐之消耗，四五百元毫不措意，這能不說是在此特殊環境內享受的特殊幸福麼？但是先哲有句成語，我們「身臨福地，享福要知福，倘若享福而不知福，那就要內疚神明，外招災殃了」。這話語雖淺近，然而却有至理，我們住在北京身受幸福的人，實不能以腐語忽之幸負上帝賜我們幸福的深厚德意。

所以我們於酒醉飯飽之餘，似應憶及世界各地在饑餓線上掙扎的群衆們，終日枵腹坐以待斃，求生不能，覓死不得，那種悲痛可憫的慘狀，最低的限度，我們也應當給他們灑一掬同情之淚吧！

## 在文化教育一方面

從物質生活的容易，精神生活的娛快各方面着眼，現在置身於北京的文化界，教育界的同仁們，同樣感到有「天堂」之概。

譬如一個報社的編輯記者，每天夜晚很辛勤地工作到三四點鐘，完成了翌日的發刊職務。乘着舒適的洋車，在月光柳影的籠罩下經過光亮的馬路，回到家裡。小孩已經睡得沉沉的，妻子老媽兒正等候主人回來，把適口的夜餐很整齊的擺在棹上。入門之後，脫去外衣，換上睡衣，先在沙發上坐一坐，在妻子的呼喚催促下，開始進飯。吃完了夜餐，同妻子兒女共臥一床。殷勤的妻子，可愛的兒女，環繞在自己身旁，一團天倫和氣使他把一天的勞累忘於九霄雲外。放下頭擁着妻女便香夢飄渺的入了南柯睡鄉。他的家庭快樂，不消說給予他精神上一種極大的鼓勵與安慰。睡到紅日方中，就該起床了，睡眼惺忪地披上睡衣，走出臥室，洗漱完畢，整理一下衣服，收拾一下書棹，堂屋內的陽光，照射在屋的牆間字畫，講究的器具，室內的花盆，顯得十分美麗。襯着和藹的小家庭更覺一室生春，幸福無限。不久，新鮮的菜食已佈在烏黑的棹面上了。同着妻子兒女且吃且談，縱古道今，樂也融融。有時妻子細心，怕他吃了某一種東西，不大適宜，會引起他的不舒服，刺激他的神經，有礙於他的工作，對作飯老媽子加以指示與糾正。這更足以使他心中快慰。心聆妻子之賢慧。飯後，課子女少時，子女習靈性聰，舉一反三。他除了給些口頭獎勵外，還給他們幾許應用的物品，以為獎品。隨便披覽些新聞，雜誌，坐在寫字台前，翻閱朋友信札，閒筆作復。於是鐘鳴五下，已屆工作時間，該到報社上班去了。同樣，一個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的生活，都大同小異的如此舒適。過着紀律的日子，這個幸福的賜予，大概都由於物價的便宜，環境的穩定。不像重慶，昆明，西安的文化教育同仁，時時受着物質，精神的雙重壓迫。在空襲下，不知生命何時結束。「朝秦暮楚」的偷生觀念，永久窒塞着每一個人的呼吸。兩相比較，越覺北京之可貴了。

##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事變後的北京，很普遍的被稱為世界僅有的「平安城」，男女青年學生們，雙雙對對，好整以暇的知識階級，熙來攘往，把這座古城點綴得如世外桃源，幾不知人間還有刀兵正在禍亂全世界呢？特別是青年男女們提着書包，騎着脚踏車，穿着適度的衣履，悠悠然地走在馬路上，口裡唱着小調，嘻笑着，神態是那樣的自然快樂。或者，兩性相偎走在公園內，市場中，享受些自然風光，市廛熱鬧。更爲故都平添一番綺麗情韻。這情種調，唯有置身於今日之北京的人們，能够體味到享受到。而不能不對其他朝不保夕的戰爭威脅下的人們，表示得意。彷彿只有北京人是幸福的寵兒了。也彷彿是北京人得天獨厚，托天之佑。獨享人間的平安逸趣。確是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完——

雄主義？」

「爲什麼把不幸的意利娜拉着，你有什麼權力可以分她的錢？請告訴我？」

「在莫斯科一個獨身的姑娘是很危險的，她在我手裡已有二十年了。這不是很簡單的嗎？」

「就是這點？」我叫着問。

「我早就想告訴你的，我良心不能不明不白的對你。」

「這總算是你的幸運，你是我的勇母逃出我的義憤，等我明天找到了職業，再給你命運的轉變。我這樣思索的說。

「你要離開我嗎！小公雞。」她嗚嗚地哭起來了。

「安挪，我不想離開你」，我繼續的說；「我要找職業，可把陳眼了清可是我要不離開你還沒決定，但你爲什麼拖着我犯罪。」

當我決定要離開的時候，但是還沒有較好的一件衣服，新一點的鞋子，我還忍耐着她的溫存，我因鞋子太壞了找不到工作所給她的暗示，她却不聲不響的走了。這時我多麼的痛苦，我是前線回來的英雄，她們仍舊上酒舘去，我原留在家，我忿恨時，幾度想自殺。

我不能這樣的生活，想喝酒解愁悶，但我爲過去的光榮，是不能喝酒的，我又找不到職業，不合我革命的專長，連小學教員也沒有我的份。

安挪反而改變了，意利娜有時也到我這邊來，我注意她的臉色，可是他是溫和的，她現在還不過二十來歲的人，可是靈魂却是老死似的，我們三人靜坐着，沉思着。沒有談話，把我們連繫在一起，就像監牢中的囚犯。

我有時偷偷地不被安娜見到的去看意利娜。

意利娜爲什麼走這條荊棘的路。我有許多的孤兒沒有造成，有許多人也沒有殺過，像什麼從前線回來的戰士。

我想 到這裡，好像光 明照在 我的心頭，我開始想做意想不到的事情，當她去酒舘以後，我想怎樣的做？讓我的靈魂的秘密給世界知道。

一天，得到了一個機會，安娜去洗澡了，我和意利娜留在家裡，我却吶吶的對她說：

「意利娜，我們要開始新的生活，明天我們到婚姻局去登記，結成夫婦，到誠實的生活裡去。」

這是我心底裡光明中吐出來的話。她臉色轉白了。嘴唇在擅抖。就在我的面前跪下了。

「你……你……」她說不出旁的話來

「起來罷！別跪我，或者你我此後可以從惡夢中醒來。」

我已記不清談了多久，等安娜回來，她一進門就望着那茶壺，是很寂寞的，我鼓起戰士的勇氣，走到她的眼前，就這樣的說了：

「事件是很快的發展了，爲明人不做暗事，我將一切坦白地對你說了罷。」

「是怎麼一回事？」她驚異的問。

「就是我和意利娜的事。」

「啊！她大聲叫了起了。「我照顧她二十年了，這是我的報應。也是我早預料的。」

「是的。對於你照顧，我們當然是很感謝的。我們爲女子解放而戰爭的，同時我們的生活已往前進了。這些事，你是寬大爲懷的。」我這樣的說。

她開始哭了，還連珠似的說；「要是當時牧師給你結了婚，你也沒這樣隨便，現在把我當只破鞋，任意拋棄，上帝會來罰你這壞良心的人。」

「儘管讓它去懲罰，一個男子終有一次幸福的降臨，但是我們總會惦着你的，因爲在你屋子裡得到的幸福。」

「她躺在牀上，咽泣起來。意利娜隨手戴上她帽子，在那時我快樂得說不出話來。

我們總算開始同居了，我記得我第一次走進她房間，都歡喜得下淚了。

很幸運的，我在一個學校裡找到教師的職位，因爲我沒有好的鞋子，賣去了意利娜的一件衣服和照片本子換來了，以後我每天去上課，她在家裡煮飯燒菜，下課回來，很快樂的過着美滿的生活。這樣的我們同居了有半年的時光，安靜的生活，是我們的快樂。

這時我家裡來了一個朋友，叫小老頭是常跑到我的家裡來閒談，我們講些奇怪的故事，喝些淘醉的酒，終夜的漫談，他是一個健談的小老頭，所以時常來成爲我們家裡的人一樣了。他是自作自給的一位生活也是很快樂的。

往後我見到 意利娜 的態度有 點改變了。本來女人的笑在快樂的時候的笑是活潑的，在失 意或痛 苦時候 的笑，是運輸

（餘見三十八頁）

·半月譯文·

# 退伍軍人

Gleb Alerseyev 原作

陳光譯　孔飛插圖

他戴着皮帽子，穿着一件已經很破的外衣，在叢林中走過來，他問我美敵清司克工廠往那兒去的！我回答了他的路徑，就一同的走了。

「我想去找點工作，可以安靜我的心但是很難說能找到工作做。」他微微底對我笑了一笑。

「那裡有你這樣想的人？」我說。

「你可知道？我是已經打過火焰的人。」

我就轉過頭去，想去看他，但他很快底已把頭轉過去，我看見他被帽子蓋住的半個下巴和高聳的顴骨，棉花似的雪花，落在他的身上。

「你大概相信，每一個人說到自己的事情，並不是件羞恥的事，我曾經殺過人我是殺人犯。」他繼續的說着，而且還提高嗓子，好像和我在爭論似的咆哮着。「或者你會害怕的，你現在跟一個犯罪的一同走，但是我現在已經不是個危害社會的犯人，我跟你說罷，我已經依據犯法的審判，坐過了幾年的監牢，但是我犯的殺人罪，請您從抽象方面想去，不要從心理上去想，整個的國民，再經十年以後，誰也犯上手裡的不清白。

「在我二十四歲的那年，我也就穿着這件外衣，在內戰結束以後，我到了莫斯科。」

「到莫斯科以後，性情仍舊平靜不下來，我的思想依然和在戰時一樣的暴燥，萬一在路上走，別人無意的碰我一下，我就會怒氣冲冲地去揍他一頓。

「我自已知道這樣暴燥的性子，是沒有人能讓我生活在這裡，我就想起了在一家很富有的人家爲孀婦的舅母來，我就在當天的傍晚，我到她那裡去了，她正同一位少女，在那裡無聊的在喝茶，她的眼睛像箭一樣的射在我的心窩，她微笑着叫我坐下。

「我坐下來，望着舅母，她是一個很胖的婦人，年幾大概是在四十左右，房間的陳設也很可以，我就感覺到我眞像從前線歸來時的夢，這些或者是我所痛苦的報酬嗎？

當我在痛苦的夢想中，就同她們坐下來一同喝茶，有時我的脚不意的碰着她們的脚，她很快的移開去，我仍舊喝着茶，她好像對意利娜說「這是多難爲情的事」意利娜是一同和我在喝茶的女子，但我講給她們聽，我在戰鬥時可怕的故事，她們都驚駭，當我講到茄美茄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她們都恐怖起來了，安娜的脚禁不住向我的脚旁靠近來，可是我要保持我的尊嚴，慢慢地把脚移開了。

我告訴她們，有一次在茄美茄的一個夏天的早晨，可是也像今天一樣，沒有太陽，灰黃色的雲彩的時候，我們去槍斃七個土匪。有一個上校打着簇新的綁腿，新的美國式的皮鞋，可是綁腿打得不緊半道上鬆了。我說「把你的鞋子脫下來罷。」

「這鞋子太髒點罷。」他就這樣的回答我，我就把他們排成二個一排，這樣的打去，一顆子彈可以完了兩條生命。

「我對上校說：「綁好了你的綁腿，免在路上着了涼。」我這時心裡就想出一個疑問，我現在槍斃這些人，假使叫槍斃一頭羊，可沒有勇氣，這眞是奇怪的事。在路上我們唱着歌，愛唱歌的人是怕死的，槍斃人的事，我們都覺到是恐怖的，所以要唱歌。「光頭太爺，你去宰了一頭羊再來吃飯。」這是在半途上碰到了我們的長官，他這樣的命令我去宰羊，我覺得要抖，因爲他愚弄我沒有勇氣去宰羊

我對她們講了這許趣味的故事，她們又驚又喜的笑了。她們還叫我講幾個給她們聽，可是我自己的心裡反覺寂寞起來了。我發見那少女也像小羊一般的馴服，好像我要屠殺她似的。我就說留着點明天講罷，我們依然喝着茶，意利娜吃着牛乳酪，不多時她就回去。我就在這一天起，住在舅母的家裡。想起那時的情形，好像還是眼前的事。

「我在那樣的住了三個月。她老是在每天的早晨，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拿了皮包出門去了。在臨走的時候總叫我把茶預備了「你把茶燒好了等着我」她說完了就出門，我在屋子裡踱來踱去，活像一只野獸關在籠子裡，我眞等得膩得很。以後我完全明白她們的一切，安娜的主人都已逃到巴黎去了，他們因爲沒有子女，在孤兒院裡抱了一個回來，這個嬰孩就是現在的意利娜，當革命來的時候，他們自已都逃走了，意利娜交給了安娜，她兼管一切的家務，發了一筆財，買了這所房子。「她有時也很氣憤的說；「我不希望這樣的活下去。」我死後什麼都完了，有誰能帶到陰間裡去的。」同時還恨狠狠地說：「在俄國决沒有像我那樣當牛馬做的人，我苦了十年了，他們現在所有的產業，都是從我的手裡產生出來的。難道我不能分一筆財產嗎？」



「是的：」我微笑着對他說：「那是以往的事，我倒關心你的另一件事，就是你這樣高貴的生活費，是那裡得來的錢，請你坦白的告訴我？」

「你問的是什麼！」猖狂笑起來了，狡猾地反問起我來，把頭倒在我的身旁。

「我是爲婦女解放戰鬥過來的人，可是我並不要我手下的女子出去賣肉體。」

「小公雞戰爭能使人糊塗，你連麵包上要塗油也不知道了嗎？」她的臉色有點忿怒，繼續的說「你可注意到意利娜？勇幹的戰士。」

「怎麼？我並不曾去留意她。」

「你想不到的，就是她跟上酒店裡去我給她拉着有錢的人，她替我工作，我就回來聽你的故事。」

「說起她，在以往主人在時候，對她還要苛刻的多，他們不教她做女紅，却叫她學外國語。」你可有資格來提起你的英

的。在某一天，我問意利娜：

「有什麼不快的事嗎？」

「倒沒有什麼。」她這樣的回答，但是在眼睛有點黑陣陣的。

「我已經將你從黑暗中救了出來，決不至再會有進牢監的可能，你可知道？」

「不，我已走上人生的路道，决不會忘了你的恩惠。」

「現在你究竟爲什麼？」我追着問。

「…………」她沒有話，靜默着。

以後，她有一次臉變的非常的蒼白，馴服的像只綿羊，我相像出我們以往的愛情，都沒有了，我反而成了她的宰屠者，漸漸地我知道了，她被這小老頭引誘了，將我的生活擊得粉碎，他還佔居了她的身體。

我親愛的伙伴，她是我心頭的供養者我的心裡時有她的印象，沒有一分鐘放棄過她。眞的，幸福像只餓虎，永遠是不會滿足的。

到了現在，我還能記憶起那天的晚上我下課回去在路上這樣的想：「在快樂，憂悶，或愛情中沒有一天是能滿足的，我穿着舊制服不願買較新的衣服，這種犧牲她不知道懂嗎？」我走到門口，見窻口裡光明的燈光，我很快地走到窻口望進去。

「你在幹什麼？我的小綿羊，」我從窻檻上望進去，簡直把我氣昏了，原來是一張最無恥的照片。

我忿恨的說不出話來，我深深的追想我的一切難道沒有救出她來，她又將第三次新的生命開始了，又要像安娜一樣的環境了。我又想戰線上我沒有死，難道將要毀沒在愛河中。

「意利娜，你明白我的一切嗎？」我鬱積的對他說：「我是一個戰士，經過多少次的戰爭，終被我得到安靜的生活。也是爲正義的呼聲，因此我手上染上鮮血，你可知道我的意思？」我的生命已交給你了？你怎樣的去處理我，別人是說不出來的，也許救一個人比殺一個來得容易。「

她沉默的低着頭沒有言語。

「這是我堅决的話，不是說着玩的」我是一個戰士，我習慣在痛苦的，不是爲了你，我得恕讒你，爲我 自已 我這 樣的說。

「我用不着恕讒的，」她驚駭的眼光注視着我。

那天晚上，我們像新婚之夜。

在第二天是星期日，在春天的時候，是多麼好，她恢復了以前的快樂，在忙我們的屋子，我因心裡的愁悶，向我下總攻擊似的，我在窻前看報，在傍晚的時候，我對她說：「我心裡很悶，天色又好，我們到街頭去散散步，你有興嗎？」

「好的」她很快樂的回答，「讓我去修飾一下。」

她戴着帽子，套上手套向着聖母寺走去，很快樂的，可是我的心像被毒蠆咬住了，黃蜂刺上了。這次同她一起出來，無異向人類宣佈我的羞恥，我心裡覺得非常的空虛，像一葉扁舟飄在大湖裡。

「你們女人的心眞是幻變莫測，令人難堪，譬如就以你來說罷，我把你從黑暗的地方救在光明的岸上，把生命都交給你了，可是你沒有給光明引導的報答，反而咬傷了我的心房。」我望着她這樣帶着笑臉的說。

「本來，你來救我幹嗎？仍就將我推回去，不是就行了嗎？」她反來問我

「這是很便當的，你旣然不了解我的心，我可以將你扼死的。」我跟她開玩笑地說。

「你想扼死我嗎？你曾經用一個子彈打死兩個人。」她很恐怖地着說臉色完全發白了四肢又抖了起來，脚步也停止了，一個字一個字的很鄭重的吐出來了。

「別鬧了。」我說。

「我現在並不是給你開玩笑。」她高聲的叫了起來。

「你胡鬧什麼」我問着，抱住她的頭頸，而且她却咬起我來了。還大聲的極呼着。

「你要扼得緊，要扼死我，你不要做空口的英雄。」

我一股勇氣把她扼緊極了，也完成她願意，她直聲的叫了一長聲，就倒在地下我也跑到警察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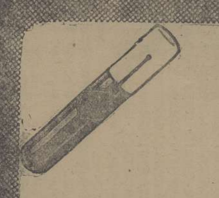
「在新聖母寺的附近，發生一椿命案是由嫉妒而起的，凶手就是我，被害者是我自己的妻子。」

他的故事也講完了，我們又開始快步了。漸漸她走入原野，工廠的烟筒也在眼前了。

「伙伴，就是這樣的事件，」她又說「我的命運到底怎樣，我去試試。伙伴、再會。」

他將兩手插入袋 裡，很輕 快的 走遠了。

(完)



# 眼藥的使命何乎！

我想，差不多人都會保護自己身體，尤其是重要的眼睛，所以患眼病時大多用眼藥。可是還有很多人就除爲治目病用眼藥外，不會爲預防而用眼藥，並且，向來的眼藥，也是竟以治病爲目的。

然而，眼藥的根本使命，除治病外還有很重要撽多種類。一…預防目病，二…強化眼睛，三…解消眼疲，四…美化雙眸等是也。爲這些目的所出現的便是『速邁兒』！

最進步的新眼藥『速邁兒』比較向來任何眼劑類，於其本質完全不同。既有偉大殺菌，消炎以及收歛等作用，治癒，一切目病且以上開四大獨特功能，將眼睛從根本組織强化爲健全，潤美而又爽快，特別以

## 解倦作用

便將用功，做細工，念書，看電影，曬太陽等時之眼倦，僅以一二滴立即解消，反覺快活明朗目力，又防目病發生！

二角五・四角五・各地房藥均有出賣

# 速邁兒

SMILE

總批發處

股份有限公司 玉置商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一丁目

# 作品與情感

洪偉明

作品，不過是文學組成的，同是文字，爲什麼有的令人讀了發生無限的共鳴，使讀者的心靈受到萬分的感動；爲什麼有的作品使人讀了無動於衷，看了一些也不受什麼感動？

我們可以這樣說：令人感動的是文學的感情。

提到文學中的感情，不由我想起了塞萬提司的吉訶德來。一般人都以爲吉訶德是一位很可嘲笑的人物，但我却認爲他是一個感情極濃厚的人，因爲他的感情太濃厚了，所以便把他的理智便喪失了，一舉一動便覺得可笑，他用藍布條緊緊了他的面盔，到一個旅店，怎樣也不教人將藍布條割斷，情願戴着那笨重的東西去睡覺，見了兩個妓女他以爲她們是高貴的處女。這描寫他的行爲雖然極端的滑稽可笑，可是裡面却充滿了熱情，屠格涅夫有一篇論到吉訶德的文章說，「他一身的堅强的道德力的貫透却給與他的一切判斷，一切言說，及他的人格以一種特異的力量與偉大，不管他是如何的滑稽可笑，是如何的常常陷在卑辱的窮地之中。但道德給他的力量與偉大是依然存在的…堂吉訶德是「理想」的忠僕，是一位大熱情家，所以他也常被「理想」的光華照耀輝映而保有着光榮。」這種熱烈的情感寫入於文學作品便成感動人的因素。我們看了悲劇要落淚，看了喜劇心裡有不可名狀的愉快，爲什麼這樣？便是我們的情感受了作品中的熱情的感動而起了共鳴共感，我們讀文學作品也彷彿去聽一位音樂家僾奏一樣，一篇好的作品，能使讀者也得到作者當時所得的同樣的情緒，它彷彿是一種琴聲，奏者把他自己心裡的悲哀，苦悶，或者愉快的心情，寄託在琴聲裡面，使聽者得到共鳴共感，一篇好的作品永遠是這樣的。比如是觀劇或者是讀小說，當然不必是實有其事的，然而我們所得的印象却以爲是眞實的。這種情緒大家都是一樣的，除非有神經病的人那是例外。在文學中，能感動人的情緒並不是一種，不是僅有悲劇動人，喜劇也一樣能使人感動，一篇莊嚴正肅的散文，與神秘漂渺空靈曼妙的小品，是一樣的能震動讀者的感情日本文學批評家廚川白村把感動人的情緒分爲許多種，他說：「那美學家所說的美的感情——即觀鑑賞者心中的琴絃上所發喚起的震動的强弱大小之差，將[illegible]分爲樂高



許多人說有一個個性的地方，便會產生一個作家，因此，作家創作的唯一原動力，乃是他的獨特的靈魂。這句話自然是不錯的，誰也不能否認作家這個性的，並且把這句話引申下來，我們却又可以這樣說：愈偉大的作家，愈能把許多不同的個性栩栩如生地表現在紙上。

——余慕陶——「文學論」

# 新秋小輯

## 巴比倫的女兒

（新秋懷念小輯之二）

又是寒冷的月光，濺一把銀色的瀑布濺泉，朝夜灑着靜靜地銀星，親切的撫摸着陌生的夜……

默默地我在患染着極强烈的一股被懷念所抑鬱的憂悒。

想想，一年前，在這般冷摒滿秋色的月色下，曾經觸驚過我的血 液的故事，今年新秋時間像潮水，緩緩地已流去了一切跡印，滲留下的一汪險的濕沙泥，雖却也不少幾許積糊的淚痕，但不免恰像樹林間偶一飛逝的螢火虫，飛漂着的乃是甚多的矇矓感念。我哭過去，我哭未來，爲的我要的光明，但到臨的却是黑暗，巴比倫的女兒，今早逝如飛鳴了。

一年前，蟋蟀潛隱在冷草間，啼哀着新秋的凄凉，那聲音彷彿把歲月皆嘶鳴成迷離與冷清。我像是在做着長長地胡夢，每天除去仰望天上銀河，空想那浩蕩的霜月外，像是喪失了一切記憶，幸福又是什麼呢？潺潺地流水？慄慄的心？溫暖的手？冰冷的淚珠？……情感的分量，把一份生活的氣流流，亂穿成溫冷不勻，心與血液，像是被萬馬亂蹄所踢蕩，神經彎曲，終於在甚囂嚐到了一點人生的味道上，而感到一陣味覺的厭煩後，就榮然無味的放棄了對生活的興緻與勇氣了。

蕭索岑寂，表面上，似乎孀散與落落寡歡，但我藏在安閒的背後，是頹興奮的咀嚼着不少人性的溫暖，歲月的核心呢！

一天。黃昏的時候，天空的一點白晝的線條，爲亂穿飛着的蝙蝠所穿破，剪斷一串沉思，吹散了若干冗煩的心坎上的記憶，這黃昏的時候，天邊一角一抹殘破的紫霞，似乎是一種親切的沙沙地低聲細語，我極其興緻的走着一條條響着落葉的岑寂的陋巷………隅隅地走着。

陋巷裡，牆角零落的鳴着蟋蟀的嘶叫，枯草在一陣陣微風下，也在響着冷落悃人的音響。我這時心裡反像釋下了若干重量的擔子，我知道陽光的力量與用途，但我偏酷愛起這陰沉的黑夜的悶人的陋巷，爲的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吁了一口氣，黑暗佔領的僅是空間與時間，在我的心之一角，恰恰相反，因爲那時我心裡[illegible]解放到像是一座金黃色燦爛的樂園………

我消潛岑寂的在微微地吹着一首西班牙風行的一首吉伯色人的哨子。我高興的吹着，漸漸我的嘴唇爲哨音的哰出，弄得異常興奮，一串風情熱暖而又潑辣的情調居然被一股單純的音響帶出它的音韻力量來，我彷彿就走到了科陀華，看着那美麗的女巫嘉爾曼，正在騎着一匹駿馬，馳驅在幽暗的山谷中在做着搶劫的探訪，貓捕鼠是的流動的眼球，嘉爾曼那潑辣的女人，想着心裡不由一陣陣厭惡。

「這潑辣的女人呵！」

但是那首詩秒的音樂的動人的力量，並沒有隨着我的突起的厭惡思念所停止，我兀自像是沉醉了是的，吁吁地吹着那首淒艷使人神往心醉的Romalis唱歌。

驀地我身後響着一陣輕微又清脆的女人的脚步聲，並且到我吹着的哨子由節奏的速度，到了一種急遽緊張的聲響時，許是音樂的感染力吧，我身後的夜行人，竟也隨着唱起來，這點漠視陌生與禮貌的佻皮，自然我驚恐了起來。

在星光之下，我回過頭驚奇的看了看。

播印在地下的，是一張窈窕的細長的影子。我停了口哨，因爲我發覺身後是一

# 旅人的夢

周敏

金風吻過窗前，
皓月靈出玲瓏的影；
旅人的屋頂上，
飄出一隻天外的夢。

憧憬着遙遠的旅程，
殘喘在生活的步武中；
歲月如雲般溜去，
可曾留下多少鴻泥。

人生如行雲的變幻，
有多少是非屈直的吶喊；
眞理未織出勝利的衣時，
錯謬却充爲華貴的冠冕。

歲月的洪流，
氾起鼎沸的大地；
長征的跋者，
要握住您航行的舵。

慘劇趣劇，
扮演在每個角落裏，
悲憤驚愕，
彌漫在每個人的心中。

時代的輪，
軋上歷史的軌；
正義的鞭，
指向人群的歸宿。

讓樂觀滌去憂鬱，
讓跋涉忘掉崎嶇；
樂園須自已建造，
努力能使您充實。

金風吻過窗前，
地，天充滿着雪的潔白；
旅人的屋頂上，
飄出一隻美麗的夢。

---

個年青的女郎，於是我趕快停止了兩唇間的娛樂，爲了這口哨的習慣，至少它包含着些微的輕浮舉動，但我有意的把脚步放慢，我那時是頗急於想看一看一個女人的面影，一個使我止不住驚異的女人的面影，因爲我頗熟悉那首Remaljis的唱歌的故事，在科華陀的大岩巒的狹谷里，長轡運落遊龍是的馬唇嘯吼，在日色下，那吉伯色的女巫的嘉伯曼，在山谷間指揮凶惡的犯罪，這樣一首詩歌，這人居然唱得這樣好，這樣純熟，而且在黃昏已盡的陋巷裡，唱的人偏是這美麗的女郎……一半驚奇一半惋詫，使我把一點豪不相干的邂逅，特殊的重視起來。隨之我便極其興味的企圖看一看這女郎。這希望其實是容易的被我實現，只消我把脚步略一改遲，那女郎很容易的就會被我看清了。

一襲棗紅色的旗袍，身材豐滿高長，風度異常動人眞是一個精緻的人。微一審視，便像有一股光芒從她身上四射，那是一把青春的火燄。這朦朧的輪廓，不由竟使我脫口而出：

「好一個西班牙風的美人呵！」

「怎麼不吹了？你會西班牙話麼？Carmen 談得很熟吧？」

這樣一來，我們莫瞬其妙的踢開了陌生像是突然成爲了很要好的朋友。

人美，靈魂也美，說話也美，書也怕是念得多得驚人，一瞬間的印象入她簡直的成爲了我的靈魂的搖籃了，並且我還有點兒情感的變着她，毫不躊躇的我想着在這人的面前消磨盡了生命是値得多啊！但是不行雖然對於一切常常我相信自己的力量足可以聽憑自己的意志，建築一座禮拜堂，供奉所信仰的任何的神，可是今天逢我碰到她我摸出一股力，一股人格的光亮，眩耀耳目，如金星的煥發的光采，在她面前我總覺得自己渺小，懦懦把希冀的光彩失去。我想：愛她吻她得到她，佔有她，這算什麼呢？我並不缺乏雄性的勇敢，凡給我施展勇氣的時候，從不干心放棄那機會，我尤其不缺乏那種在生活的緊張場面上求發展求心跳的興緻，但我終於失敗在這雙朧朧眩人眼目的兩道美麗的荔枝上了。

那兩秋水是的眼睛，我覺得又可愛又可恨又可怕。在她面前，我簡直束手無策不知所措。因爲那股幸福的源泉，有時微笑，你並不難知道那種啓示的鼓舞勇氣的力量。但一瞬間的微嗔，就又可怕極了。十足的一個嘉爾曼型的女郎，溫暖如一湖秋水鴻波，但那背後隱隱藏有一股威凜，幾驚得令人可怖。但是這樣很好，使我感覺興味的，乃是在於這上面因爲我發誓要試一試用一份勇氣與智慧去解開一點愛憎的鑰匙。

(宋完)

---

(Subrime)和優美，(Beautful)，或者從質的變化上着眼，將這分爲悲壯(Fragic)和詼諧(Humour)。」或者作品中的情緒還不只這幾種，爲們也不必細細的分析它，我們只看這作品是不是能不能喚起我們的共鳴共感。一種好的作品我們讀了之後，我們絕不能如飲白開水似的淡而無味。不管是傑塞萬提斯的吉訶德之使我們發笑，還是如國木田獨步的小說之使我們感到人生的悲苦，都是好的。一篇偉大的作品總是充滿了熱情的感情的。

在詩歌的方面，情感的成分尤其重要，因爲文字的經濟，所以表現的手法更要難一點，倘不是情感十分濃厚，也絕不能使讀者感動，可是古人的詩歌却有不少的佳作，如「打起黃鶯兒，莫敎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寥寥二十字却能描寫出許多複雜的情緒，又如宋人戴復古的詩：「小桃無主自開花，烟草茫茫帶晚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無窮的感慨完全由這二十八字中發揮出來，倘不是作者當時的情感濃厚，何能這樣動人。古人美妙的詩句很多，如舉例恐怕一時舉不勝舉，不過我還要特別提出的一點，就是在作者情感濃厚的時候表現的手法便會自然而然的美妙，這種手法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現在不妨舉一個例看看，如某人的渡口喚船詩云：「喚船船不應，水應兩三聲。」活潑自然，如天籟之自鳴，又如淸人有句云：「月若有情應識我，年年相見在他鄉。」其中有一種幽默的成分，讀之似欲使人發笑，可是細一尋味，却令人十分感動。好的作品，不是用文字表現而是用感情表現。

作品如果除去了感情，那僅是一部沒有靈魂的軀體而已，這類的作品是絲毫沒有價值可言的。托爾斯泰在他的藝術論(What is art)中說，「一個人 先在 他的 自身裡，喚起曾經經驗過的感情來，在也自身既經喚起，便用諸種動作，諸線諸聲音，或諸言語表出的形象，這樣的來傳這感情，使別人可以經驗這同一的感情，這是藝術的活動。藝術是人類活動，其中所包括的是一個人用了或一種外底記號，將他曾經經驗過的種種感情，意識傳給別人，而且別人被這些感情行動，也來經驗他們。」他這段雖然專指藝術而言，但我以爲用它來論文學，也是再確切沒有的了，因爲作品之動人，總是靠着情感，讀者之受到作品的感動，也不過是吸收作家當時的感情而已。

——完——

---



# 秋

·洪嫣·

這幾日秋的色彩更顯得濃厚一些了，深夜回家，一路上秋風吹着頸後的垂髮，覺得很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情趣，雖然已是倦了的身體但是望着小巷中的燈光猶明一陣嘹喨的胡琴，委婉纏綿的聲音，從一小黑門送出來我想，這也正是秋夜的情趣吧？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人，也無須去猜想！只這軟綿綿的胡琴的聲調，已够令人陶醉的了！我們在都市中的人，看不見原野的敗枝，到了秋天最多是看見胡同犄角起幾陣小旋風，吹起一些枯黃的落葉來，再有的就是秋風的拂面和心情的變化了，至於郊野的秋的景況如何，那我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完——

## 戰場與母懷

黃軍

母親：

我差不多給家裡的人們都寫過信了，我的生活，我的遭遇，您一定能像家裡的人們同樣的知道得淸楚，但我知道家裡最關心我的人還是的母親。

在我給家裡人們的信裡，已經現出了我離家後一部分慘淡的生活，和波折的遭遇，這生活是我在家裡不會享受過的，這遭遇也是我在您身邊不會體驗過的，對我是新奇的展開了。

可是家裡的人們當然是希望我能早些離開這種生活，和避免這種遭遇，不贊成我在彈雨裡找出路。我感激這樣關心着我的人們，但我卻不能像他們所想的那樣做，一方面是因為關心着我的人們未必能了解我，一方面是因為我自已有一貫的主張。這點我又似乎對不住您，居然在彈雨裡奔馳了這麼久。

新近我有時沿入靜思，能發呆半晌，一句話都不願說，默默的想起許多事情。這情形。您一定要說我的體性和在家時完全全不同了。從前我好說，我好笑，家裡的人們都說我不知道愁悶，不會沉靜，但現在我學會愁悶，也學會沉靜了。不過我現在的愁悶和沉靜，我知道仍不是家裡的人們所能了解的。您雖然比一般人能了解我較深一些，也恐怕朦朦朧朧的再捉摸不清了。

如果家裡的人們眞能了解到我的愁悶和沉靜，則知道凡是現代的青年都備有愁悶和沉靜的理由，這理由很簡單，也很顯明，就是一個青年在認清了自己的命運以後，又為多數人的命運着想時，他便覆有愁悶和沉靜的條件了，自然我的愁悶和沉靜，並不僅是為了自己的事。

現在我的眼界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窄小了，除了我們一家人以外，還另外認識了許許多多的人，這點也是我改變體性的原因，您要知道有時我覺得自已的愁悶和沉靜並不是沒有益處，我能在愁悶和沉靜中覺悟到「戰場」與「母懷」的差別，這差別是我從前所夢想不到的。

固然天地間的事情往往會使我們夢想不到，也往往再使我們一件一件的覺悟，這覺悟，我承認它是人類的引路燈，我就是被它引到戰場上來的一個。所以我喜歡多得些覺悟的機會，把我以往所錯認過的事，再淸淸楚楚的擺在眼前，使我能仔細認識它們。

因此我感到離家以後的生活不是沒有意義的並不僅是看到戰場上的兇殺，也並不僅是在隊伍裡任性胡混，我還得從各方面體驗，我還得從各方面觀察，從我離開您的身邊這種念頭便萌芽了，也就是這種念頭使我不能不離開母懷，奔到戰場上來。

母親是永遠最關心我的，我知道，一個年靑靑的兒子不應該把上年歲的母親拋在家裡，我也知道。可是我還想除了認識我們一家人以外，再多認識些有血氣的人，再多接近些悲壯的事情，如果您也把眼界放大了，則知道現代的靑年人不是家門所能關得住的。但我總是有點對不住您，僅是寫這封朦朧的信來。祝福。

您的流浪兒子寫于太行山下

## 秋之感懷

荷衣

這幾日蟬聲顯得分外的幽咽了，淒涼的韻味在秋風裡飄揚着，有無淒淸的情緒縈繞着人的心中。一場秋雨一場涼，這幾天連續落了兩場小雨，眞有些透膚的寒意了。每當風雨來臨的時候，總容易令人起一種秋涼的感覺吧？

前幾天買了兩盆夜來香原以為它至少可以開一個月不想，沒有開到三天，花都敗了。現在已由屋內的小几上把它放在簷下了誰想到因為這兩盆小花，倒引出一場可以紀念的夢來。昨夜我夢見她拿着一把夜來香送給我我說：「好！我謝謝你，這花放在我的書案上，永遠不會萎謝，我看見這花就如同看見你。」她微笑了，微笑之後，又哭了，她說：「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常見了，因為我……」下文便沒有了我在夢中醒來的時候，大概正在夜間兩點多鐘，鐘聲的的達達的分外淸楚，我心中披濃厚的悲哀籠繞着，眞想立刻穿上衣服上她家問個究竟。待了一會兒，細一想，知道原來是夢，明知是夢，心裡也不好受，總會相信這是實在的情形，不然為什麼偏會作這樣的夢。窗外下着雨，打在樓下院中的美人蕉的葉上颯颯作響，這種滋味眞不好受，翻來覆去欲枕聽着雨聲，總是不能入睡，我想起李淸照的詞來：「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之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淸，點滴淒淸，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傷心的人聽着這滴滴達達的秋雨，誰能不把許多往事都勾引出來。

今天雨雖然停了，可是秋涼意更重了，這時雖然尙未木葉盡脫，然而早秋的這種涼意，早已夠人難受的了。我今天早晨醒了之後，已聽不見昨夜雨打芭蕉的聲音了，可是秋風却颯颯的由窗中吹來，這風是與春夏多三季的風不相同的，颯爽之氣逼人，彷彿是一個冰雪之姿，風骨稜厲的女俠客一般，雖然知道她可愛，可是令人不敢仰視和親近，我無聊的吟着「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兮雁南歸，」心裡只是覺得淒涼，但昨夜深厚的濃愁却漸漸的消逝了。及至起床之後，把窗帘打開驕陽仍是那樣使人可畏，我的淒涼的情緒不由的又消逝了。

一到秋天，我心情是時常幻變不定，一刻被愁雲籠着，一會兒又消散了，我的心情也是像秋雲似的變幻不定吧？晚間在花園的門前經過，白楊樹的葉子颯颯的一響，忽然想起古詩上「白楊何蕭蕭」的句子來，抬起頭來看看，葉子還是很密的，濃綠的怕人，因為天氣暮了的緣故吧？所以樹的葉子完全黑成一團了。我又覺得有些難受，低下頭去不敢看它了。

我平時低下頭來走路，總是默默的想，所以有時竟走到人身上去，事後同人家道了歉，自已覺得可笑。這種沉思的毛病太不好了，我自已知道；但有什麼法子教它不想呢？腦筋不能由我的支配，再說我儘有許多的回憶呢？比如說這楊樹的葉子一響我想起一樁事來，十年之前我曾同一位女子坐在這樹底下，現在我們已經結了婚，而且有了孩子了；當時計劃着我們未來的幸福，前途的光明，可是現在呢？一切都消逝了，一切都是平庸我不知我走的路應當是怎樣的。我只感覺人在這世界上就是「混」！古人說：「浮生若夢」，說：「光陰如白駒過隙」，又說：「組歲又如許，吾生眞若浮」我們要歎息光陰過的太快，似乎有些老生常談，然而從前同我玩皮球的小孩子現在已經結了婚，我們有什麼法子不慨歎光陰之過去的太迅速呢！

再抬起頭來看看月芽兒已掛在小樓的犄角上了，用上了，用不了幾天，她就又變成了一輪滿月，又用不了幾天，又是月芽兒了，這樣的輪迴，眞不知轉到何年何月才算完。現在眼看着又到中秋了，想一想以前的中秋是怎樣過去的，還很淸楚。一個中秋是同着母親在院中

祭月亮，我彷彿不知道月亮裡有什麼神秘的東西，母親說，月亮裡有松樹，有神仙。我抬起頭來凝視了一陣，一個很光明的球在一碧如水的晴空上奔馳着，果然像有一棵松樹，占滿了大半個球，我感覺莫名其妙的愉快。又一個中秋的印象更深，這是我踏上人生荊棘之途的第一日，一個人提着一隻小皮箱踏上輪船的甲板，天上在落雨，甲板上滑滑的，上了船一低頭便鑽進艙裡去了，我忘了那天還是中秋。不想到夜半醒了，水手們正在叉麻雀劈拍的聲音不知教人多麼厭煩。於是我再到甲板上去看看雨，已停了，月亮正在海的天中，海水是如萬條銀蛇竄動，攝盪得天上的月也像是搖搖不定。畫家畫不出這美妙的景緻來，我也更描寫不出那當時的景象，這是宇宙偉大的奇觀。我忘了我還是在那裡，我忘了我這次離家是爲什麼事，更不知道原來這天正是中秋。如果我要想起這天是中秋，你想「每逢佳節倍思親」人家在家裡吃月餅，我却作了漂泊的遊子，更不知道要瀉淚何從了，幸而我當時沒有想起這天是中秋。又一個中秋是在青島，又一個中秋在奉天一年一年的都是很清楚的，現在雖然月色猶昔，可是人事已非了，再要過從前的中秋，是再也不能的了。

月亮漸漸的昇起，我已轉入一條小巷裡去了，陡然由繁華的，熱鬧的馬路上走入黑暗的小巷中，覺得異常的淒涼寂寞，回頭聽見馬路上汽車喇叭那樣激厲的聲音眞是恍如隔世，彷彿一場大夢方醒：神經也有點迷離不清。前天讀的陸放翁的詩不知爲什麼也湧入了腦中：「近坊燈火如晝明，十里東風吹市聲，遠坊寂寂門盡閉，只有烟月無人行，……歸來空齋臥淒冷，燈前病骨峻嶒影。……」到家之後，妻問我爲什麼神色這樣沮喪，我說沒有什麼，大概身體有點不舒適。妻沒有說什麼。晚飯也沒有吃，我便躺在床上睡熟了。

我希望我不再作什麼夢，果然，那一夜睡得很安穩。(完)

# 孤獨的刈禾者

白練譯

你瞧，她獨自兒在田地
裡，
那個孤獨的鄉下的姑娘
一面刈着禾一面唱着歌
她停着脚，輕輕的又走
上！
獨自兒刈禾又結了個捆
她又唱出了悲怨的歌
聲；
呵，你聽！她那片歌曲
聲音，
漾滿的充溢着這片深谷
在阿拉比亞的那沙漠上
深蔭的樹林裡沒有黃鶯
向着那些疲倦了的旅人
唱出這般更動人的清音
在那很遠的西北海島上
在春天的時候，那隻杜
鵑，
一曲衝破了海洋的沉默
但還不及她驚人的歌音
誰告訴我她唱的是什
麼？

也許她那片悲怨的歌聲
是爲的古昔可慘的寓言
或者是爲的古代的戰爭
還是她那不經意的一曲
是誦我們日常的接
觸？
那理守的煩惱，死別，
苦痛，
今日如此，將來也會生
出？
不管她唱的是什麼，她
唱，
好像她唱的歌不會結
果；
我看她一面工作一面唱
彎着腰兒揮着鐮刀在
刈；
我身不動的靜靜的聽着
然後。當我登上了那山
丘，
等到歌聲聽不見的時候
那片音調永留在我心胸

——完——

# 都市的黃昏

楊魂

有那麼一個人，他很可憐的徜徉在漫長的路上，他似乎不願跟上迫窘的盡頭，只是猖狂的轉動他的頭，在朦朧的暮色裡拱托出一幅憂傷的影子，行人走過去的時候，他會低下頭去摸撫着他沉重的胸懷，當行人走過去以後，他便用那嵌着蒼老淚痕的年青的瞳孔送着那人衆的背影隱沒向黑暗裡去了。

他垂有一團蓬亂的髮絲顏色是染着憔悴的黃色哩，我默默護在他的旁邊，我不致去驚動他，他也許尋找着一個夢，但是他卻發現了我的接見，獨我微微的一笑，那笑是非常的苦澀的。

『人在寂寞裡是怎樣的需要自然，即或是那藍的天白的雲，這種平凡的現象也足以增加我的眷戀了』，他忽然發出淒厲而諳啞的聲音

「朋友：我可以知道你的悲痛嗎？」

「即使我有悲痛也不願擾攪他人的，然而您問到我我就告訴您吧，我在打算着天是怎樣的黑了！」

「先生！這是自然的現象，有白天就有黑夜，古今中外都是要有黑天的，您難道要備過我您本身的愁苦嗎！」

「實在的，我本身的一切早不足使我顧慮了，因爲可以值得我顧慮的本身已經和我遠離，父母，兄弟，朋友……」

「然則你是悲哀的人嗎？」

「不的，我的兩隻手還能夠舉起，不是嗎？你看，來！讓我抓一把清風，一把少女衣角上的餘香，抓回我生命的謊言吧！」他說着高高擎起一雙枯瘦的手掌，向空中堅毅的捏了幾下。

「遙囑着遙遠的西方吧！」一隻蒼老的歸鴉把我們的視線擁在一起。

於是我們開始看那黃昏是如何的黯淡，並且怎樣將玫瑰紅的霞輝抹在隱隱地青山上。

一輪秋陽杳杳的往下頹落，我不再想說什麼，因爲一霎間我也看到金色的童年浸蔽在黑暗裡了。

「天黑了」，我呼喊着「藉着還能看得見的時候我們走吧，我們由陌生復作到熟稔」。

「回去！」他用着驚異的呆癡的瞅着我

「你原來是愛着霓虹中活躍着都市的晚烟嗎？我們還是由熟稔復走向生疏吧！

「朋友！我願意知道您的名字」

「名字是個符號啊：我已經剝削了你寶貴的光陰，算了吧！」

「再會吧！地球是圓的終究都是要歸宿在一起的」

他說着深深地向我鞠躬我亦不復說什麼，負着永想的遺憾絕別了那個怪僻的朋友。

日杳杳以西頹
路長遠而窘迫……

踩着憂鬱的歌聲，怎樣來的，還是怎樣的回去，經過古橋頭，一陣積水的臭味隨着夜裡的風絲揚颺，傍着石欄的邊沿，黑洞洞的，睡着一隻癲狗，和兩個骯髒的孩子，一些甜蜜的酣聲跟縱着我的脚步的拍節起伏，心裡話：

睡吧！孩！
城鄉是一支黑影
宇宙是一場大夢

(完)

# 好萊塢八公司之作風

本刊編輯部

記得從前有人說過好萊塢的影片，是千片一律，缺少變化，這些論調可說是有相當事實根據的，因為好萊塢製造影片工業化，以賺錢為目標，這種工業化的出品，自然不免有單調標準之感，不過好萊塢各家公司所出的作品，俱都有它的獨特個性，這好似與北京伶人所組的戲班一樣，是以各班的主角而排演各種本戲的，如今我們特將它們各家公司製片不同的作風，簡單作一介紹在下面：

## 華納

華納公司的主角是鮑梗忞，埃洛弗林，發賓孫，保羅穆尼及傑姆斯凱奈這一些硬性的男星，所出的片子，於是也多是些緊張刺激含有盜匪性的影片，像過去所攝製的名片，如「亡命者」「直搗黃龍」，「鐵血將軍」「奇城血雨」，「一身是膽」等片，俱都對影界而有着相當的貢獻，同時好萊塢第一家出產有聲片的，也就是華納公司，而頭一部有聲片成功的作品，便就是華納的「可歌可泣」，所以華納的特色，可以說是集中於動作快，而劇本的選擇，即是着重於對話，題材則自諧劇以至傳奇劇無一不有，書中對象全是以美國為主，而表現者又皆是美國現代社會上某種人物或某種職業之描寫，如旅行推銷員，冒險飛行師，流氓惡棍大盜等之生涯，在這種擅長的範圍內，所攝製的影片，沒有一家公司能比得上華納的。

## 米高梅

米高梅影片公司的特殊造詣，是在明星個性之介紹以及繁雜故事之處理，它的出品可說是裝璜美麗，如「淘金山」，「桃花恨」，「怒海餘生」等片，奢侈的佈景，美化的攝影，是好萊塢各家影片公司都比不上的，所以米高梅在出品標準化一途上，是最為成功的。

米高梅這家影片公司的大明星如過去的克拉克嘉寶，薛愛黎，嘉波，羅勃泰勒等，皆是一般所喜歡的女星或男星，因此偶然的一部「叛艦喋血記」或「大地」，便自認為難能可貴的了，所以有人說，華納是男性的公司，米高梅便應是女性的公司的了。

在這裡我們要提到的，它是不信任天然色彩攝影的公司，在各大公司紛紛攝製五彩聲片中，米高梅則信任黑白影片是超越一切的，第一部五彩片「比翼雙飛」還是數年來唯一的一部，由大導演范大克力爭之後而攝製成的，原因范大克導演「絕代艷后」後，而深悔未將這部絢麗的宮闈戲給攝成五彩影片。

米高梅在好萊塢各影片公司，它有着完善與龐大的宣傳部，所以處處是以宣傳取勝的，而且明星之多，也是任何公司所比不上的，故此米高梅在好萊塢的標語，是「明星之多多於天上」，米高梅的極端謹守與奢華靡費，也是足以代表好萊塢而無愧色的啊！

## 派拉蒙

派拉蒙，是以有趣却無甚意義的諧劇而著名的影片公司，在這些諧劇內劇本的地位，是置於無足輕重的，因為它是不採取明星制的，不過它藉補此種劇本缺點的不足，就是導演手腕的靈巧，和剪裁技術的高超，在好萊塢中是最優美的一家影片。

在這裡我們要知道，影片內容次於影片技術，是好萊塢一種普遍的缺陷，而在派拉蒙這種缺陷更是非常的顯著，但這公司在貫注全力時，也能產出一種極端緊張生動的影片，如「戰地英魂」等。而喜劇最好的導演劉別謙現在也成為派拉蒙的製片家了，因之一般水準的喜劇，固多出自此公司，而登峯造極的喜劇如「第八夫人」也是出自此公司，所以有一般人這種理想看，如果有一部影片能擁有華納公司之劇本，派拉蒙之攝影與導演，米高梅之明星與宣傳，而具有以上這幾種優點，將來該片製成之時，其成績不知將要好到怎樣的一個程度。

## 廿世紀福克斯

二十世紀福克斯是以多出古裝片著名的一家公司，有「忠義雙全」，「蘇彝士運河」「電話大王」以及「大盜傑西」等影片，所有一切主角，俱由泰倫寶華，唐阿曼契，亨利方達，這三大明星來扮演，這三人全是銀幕上風雲際會的人物，但其扮演各時代及各國家的歷史人物，成功到如何程度，却是個疑問，而這公司真正的精品，實在於音樂與喜劇一方。誰都知道二十世紀福克斯的前身是福克斯，所以二十世紀自老福克斯所遺傳下來，可認出的痕跡是攝影工作，這些攝影有變拍浮雲密霧的癖好，但這一方面取景而論，他們是最為優秀的。

## 聯美

聯美是幾個獨立的製片家合組而成的，出品的傳統精神是少而精，凡是有聯美商標出品的影片，完全可以反映其不惜工本及具有優美風味的，如前年該公司哄動全世影壇出品的「亂世佳人」，而有多種與其他公司出品的不同點，該片映演時間為三時半，且全部五彩，實是開電影史上片長的新紀錄。

聯美在影界中彷彿是貴族，而貴族又多半是較為守舊。影壇怪傑賈波林現在便是隸於聯美，但此君一代天才，脫離好萊塢所有作風，故此公司與好萊塢處處不能相提並論。

## 新環球

新環球的前身是環球公司，這公司在早年便以名著「舞場魅影」奠定了恐怖影片內的基礎後，到了新環球公司成立，仍是一貫盲目的對電影觀衆作畫鬼怪妖魔醜像，因此卡洛夫與廬格西全是環境產物，如最近出品「X光」，「冰島追魂」，「借屍還魂」等片，同時它另有一種特產，便是以西方武俠驚險劇取勝，其對象完全是美國小城鎮的市民如近年來它傳統的精神，算有一些改變，就是在輕俏的喜劇方面，而見到很大的進步，特別是以狄安娜杜萍為中心的影片，如「滿庭芳」，「丹鳳朝陽」，「三朵花」，「初戀」等片，俱都迷戀了不少的觀衆。

##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以前本是個小公司，它所以在好萊塢城中能佔得一席的地位，就是它出產了「一夜風流」之後，這家公司主要的財產以及特殊的風格是在佛蘭克卡

殺拉及麥斯金兩人合作導演下，產生了「富貴浮雲」及「浮生若夢」以後，這公司的諧劇及傳奇劇，都賣座得很，但是它的大片如「失去地平線」，卻給電影拓出一個更偉大的區域，最近在京津出演的「黑海盜」，便是該公司的本年鉅片。

## 雷電華

雷電華是亞瑞總阿斯泰和金吉羅傑斯的老家，好似無甚特殊性格可言，不過這家公司的出品，是好片與中庸片俱都按照普通比例數量而出產的，大導演的翰福忒便是這家公司的，他導演最成功的作品「革命叛徒」，都給它賺了一筆好錢，而且在好萊塢中也是造詣達到最高水準的一部影片。以後公司又讓他導演了一部革命故事的影片，成績卻不及「革命叛徒」遠甚，其理由是於福忒在製成了該片目劇本之後，公司當局爲生意眼着想，在該片當中增加了一些愛情場面，結果乃竟走入了失敗一途，這樣對於雷電華公司方面，可說不是一個尋常的教訓吧。

炭畫藝術大師華爾脫狄司奈，以前是隸于聯美，三四年前更隸雷電華，狄司奈的炭畫和賈波林的影片一樣，同是獨樹一幟的，所以並不因公司的更隸而受到影響的。

以上這就是好萊塢八大影片公司現在的趨勢一般，不過現在由於歐戰的爆發，在海外地方，影片不是不能演，便是被禁止，所以營業方面，他們也蒙動了很大的影響。

——完——

# 國片「孤島春秋」前奏

## 喜劇中包含深刻的諷刺性
## 爲吳村氏最新之得意傑作

在今天的時候，曾經看過一部吳村導演的「新地獄」內容相當滑稽，然而在引人發笑的誇張演出中卻包含着深刻的諷刺社會上的一切，描寫上海二房東的勢利，找職業的困難，眞是一部近年上海社會的寫鏡。最近吳村又編導了一部喜劇「孤島春秋」，也是一部時裝片完全還是喜劇的作風，包含着深刻的諷刺性，情節大概是這樣：

有三姊妹，一個個長得都相當漂亮，在孤島上一個也沒有找到相當的職業，受到了生活的壓迫，在沒辦法中，大姐去做了舞女，二姐做了個歌女，三妹去做了女侍，她們三姊妹就住一間小小的房間裡，她們的隔壁，是住着一個醫生，非常怕他的老婆，有一天，忽然來了三個青年，信口開河，大吹其法螺無意之中被她們三姊妹發覺，這三個人的職業一個是理髮所一個是縫衣匠，一個是百貨公司裡的職員，他們三個人的職業和他們三姊妹常常地接近，三姊妹不斷地上理髮館去燙髮，大姐便和那理髮師發生了愛情，二姐因爲常做衣服，便和那縫匠發生了戀愛，同時三姊妹常常去購買香水化粧品，也便和那百貨公司裡的職員發生了感情，她們這三姊妹有了這三個情人，於是三對他和她的戀愛史上發生了許多風趣的場面，有一天他們三對情人，約好了同去戲院裡去看一齣「明末遺恨」看完了之後，把這三個沉迷在粉紅色的戀愛夢中驚醒了，以致那個理髮師當有主顧來叫他做理髮的時候，大聲地訓斥她們的無聊，那個縫衣匠在替一般女人量尺寸的時候，會痛罵她們浪費，那個百貨公司裡的職員當有許多買主來買化粧品時，極力的吹噓地說他們修奢，在這種狀況之下，他們三個人多被人家當作瘋子，三個人的職業，也就這樣地被辭退了，他們也不願意再做這各自消費的職業，從此他們就懷着一顆熱情而勇敢的心，踏上了光明的大道，去尋找他們理想中的生活。

劇中的大姐是由聶容婉兒扮演的，她把一個舞女的生活，表演得非常動人，二姐是白虹扮演，白虹在一二年來的電影界相當地被當局重視，她本來是一個歌女出身，她的甜媚的表情，清妙的歌聲不知顚倒多少人，在這裡叫她表演一個歌女的動態，這是一點也不困難的，三妹由孫景璐扮演，她的演技，在舞台上是多方面的，在銀幕上活潑得抓住了大量的影迷，在這裡她飾一個女侍不用說一定會使我們感覺到一種風趣而愉快的作風，三個青年是由舒適徐風，尤光照三人分飾，舒適扮演理髮師，徐風的成衣匠，尤光照的百貨公司職員，在這三個人的演技上一定會給我們不少的笑料，尤其是尤光照更能夠引人入勝。聶容婉兒和舒適鬧戀愛，白虹和徐風鬧戀愛，孫景璐和尤光照鬧戀愛，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方式，不同的表情，不同形容變法。怕老婆的醫生是由關稼農扮演，關稼農從事電影事業已有十多年了吧！可以稱爲老資格了，演出當然不會使我們失望的，這雌老虎的老婆是由蒙納扮演，她的特點是能刻劃出劇中人的個性，這一對妙夫妻的演出，不怕不「妙到秋毫」。

這片裡更值得一提的，就是片子裡的京劇「明末遺恨」，並非像其他電影中的戲中串戲一樣，的確是很費了一番功夫的，並且由演「明末遺恨」的著名舞台演員周信芳來主持，那自然是有聲有色，恰到好處，所以這「孤島春秋」的演出不僅是吳村氏的得意傑作，並且是國片影壇的新收穫，我們在歡欣鼓舞之餘，並且希望吳村先生再爲國片努力。

王蟬 —完—

圖說明：上爲聶容婉兒中爲張景璐下爲白虹

圖右舒適左尤光照

# 談談彩火的藝術
## 可謂戲班中之絕活

步堂

洒彩火當技術在中國舊戲裡邊，也足可以自豁為絕活，實在夠的上稱為一種藝術，這宗的藝術的主要組成品（一）松香末子，（二）火紙扇子，拿在監場人的手中，全在他運用的如何？彷彿北京人出大殯，有一著名的「一撮毛」專以洒紙錢見稱于世，同一洒也而有好壞之別，體合上有一句外行人的話「…是監場的洒了一把松香末子」這話再穩沒有啦！分明是碎粉末，硬給變成了團子，當然是手藝不高明」，近年來北京的洒彩火聖手劉十（？）一生跟譚鑫培凡看過打棍出箱的人，差不多沒有不稱贊發瘋的，書房之中的三更、一更有一種的洒法，最難的是用彩火當圓圈又從圓圈當中穿過一道火光去，恰好像一個「中」字，有的樣子的一個火團子，有的像閃電一樣，（舊式抽旱烟的人打火鐮也是如此的形式）叫台下觀衆看見馬上起可恐怖之心，如同鬼火憧憧，這種技術，當然給助主角以不少的補助吧，往往因為洒彩火能夠博得彩聲的那一手，——是書長虹（筆者案：這個鄙人獨出心裁的個名詞），譬如泗洲城的孫悟空要完了金箍棒下場一亮像，用手一遮眼眉他的身子已經轉到下場門了，那時監場人站在孫悟空的身子後邊，一把彩火從頭上扔過去成一道長虹直落在上場門的台角邊，長約一丈七八，在這一丈七八的路程之中，中間不能斷開一點，否則火就滅了，落個半途而廢！何等的不甚氣呢？

要講究洒彩火洒的高妙，不是吹的話，這北京的高手算上，那兒也趕不上鄉下的高腔班子，河北一帶盛行的高腔，最講究這手，與韓世昌同村的侯老雲（榮慶社後台管事人候成章的哥哥）民國七年隨着榮慶班來京，很露了幾手，據我見的有兩齣活（一）雙拜吊（即秦雪梅吊孝）當旦角跪下磕頭的時節，他站在戲台上的外台下場角，預先把一團燒紙放在上場的內角，一把火扔過去，恰好落到紙團上，馬上轟轟的燃燒起來，差一點扔不到地方，必要落一場鬨笑，在鄉下雖大翻，無論哪一個台口，必有點這齣的，為的是就看這着，但是在這件事以前，他必須把燒紙撕碎，團成一小條一小條的，為的是纖纖多易于燃着，（二）侯益隆的火判，到陰陽界鬧進之時，老雲擔任他的絕技的時候又到了，右手暗藏火扇子埋在袖筒子內，大鬼出門他隨後跟定，一邊走一邊洒，外人一看頗似鬼身冒出來的火，鬼走到台中間，老雲用右手向左一扔，同時左手也抓着一把松香末子哩，也向右一扔右邊的彩火恰好引着左邊的火，頓成了十字彩火，這個十字交叉地點，正在大鬼的頭前，眞是好看，敢說這手活，非苦練若干年月，決對不會成功的，鄙人合老雲是同鄉，每每聽起來，他說還有一手叫「滿天紅」，專為雙紅計（寫曲的雙紅計，是演紅綃與紅線故事）預先算妥大蓋瓢一頓，上面滿佈松香末子到雙紅昇天時，用一人把扇角一掀右足用力向扇中部一踢，松香末子滿佈空中，監場人把彩火稍往半空一扔，馬上點着了滿台上的火光，恰好似一塊紅雲彩昇天，韓世昌原有雙紅計之意，從來以配角乏人未果只可嘆北京人沒有眼福罷了！

# 好萊塢之 曼兒奧白

### 是一個庸人自擾

曼兒奧白朗是現在好萊塢影城中以美麗文雅聞名的大明星，她有東方美人的體態，西洋女子的性格和浪漫，因為她是英國人，却生長在山淸水秀日本的東京。她進好萊塢還是不久的事情，當她初進好萊塢的時候，非常不慣，因為好萊塢的老明星時常要欺侮新進來的演員，她永遠忘不了有這麼的一天，是個很大的宴會，許多明星都和滑他們或她們在跳舞喝酒，隱藏們他們狂歡，却把我們新進去的曼兒奧白朗擱棄在一旁，剩她獨自一個人坐在一個角落裡，沒有人過去和她談話，她在這沒有人理睬的地方，坐得不耐煩了，想一個人先溜回去，却不幸在這十分光滑的舞場地板上倒滑了，引得四週的人都哄堂大笑，這眞使得曼兒奧白朗非常的難堪，面上現出緋紅的像落日後晚霞。當在這當兒忽然跑過一個人將她扶起來，並且對她說：「現在您是不能走的，曼兒！別人都以為你喝醉了酒。」

曼兒奧白朗是此次以後，似乎驚懼過度的關係，每晚就發生失眠症，她寫給英國的朋友的信裡，是常告訴他們說好萊塢的老明星的好滑和苛刻，並且說他在好萊塢的苦悶，但日子久了以後，就忘記了。因為他現在也用這種手段來報復在新來的明星的身上了。

曼兒奧白朗現在的生活是很舒齊的，可是她的個性却很特別，而且還有一般像「把人憂天」的自擾性。同時她最怕怕的就是叫她離開現在所住的地方，譬如她現在住在甲地，怕到乙地去，但到了乙地，却怕回到甲地方去了，這種的問題時常使她會不安起來。記得她和亞力山大科達訂了合同，將返英國七個月的時候，她發生了很大的變動，當時她的態度極對的不安，就是連說話的聲息也感到極大悲慘，她說：我覺得太不幸了，我太可憐了，我現在要離開這裡，我是很容易有懷鄉病的。這就我的苦處，我不忍離開這裡的朋友，好像我這裡生了根，因為我初在好萊塢工作，因為這有趣的事，我的生命寄生在這裡，但是好萊塢是叫我失去誠實的唯一的地方，叫我改變我天性的地方，我對於美國的人眞有點膩，好萊塢雖則是美國一部份的地方，但我總覺得見厭了，雖然好萊塢有不少的美貌的青年女子，都是自私心太重，完全以自已的利益為前提的，完全互相依賴着的，將好萊塢以外的全忘了，這都有點損人利已的人們。老實說罷，好萊塢的男子太少了，同時也沒有好的，所以我時常想到英國去，那邊有溫和仁愛的空氣，那邊有英雄似的美男子，加利福尼也是我所愛住的地方。但是我這這許多的朋友我離不開，還有我在這裡有趣的國影工作，我眞不知怎樣才好，到英國就想好萊塢，在好萊塢却要想起英國來了。到底英國



# 東方美人・朗的特性

## 極端神經質的人

是我的故鄉呢？還是好萊塢是我的故鄉呢？這眞難極了，我很羨慕歐莎莉文的法子，在好萊塢有個家。這是我們曼兒奧白朗的特殊的性情可是她對婚姻問題有這樣的一個見解，她是愛情至上主義者。

她說：「我不喜歡像許多的女人，都以金錢來做愛的標準，這是不對的，我不喜歡我的丈夫有很大的財產，而沒有愛情的人，我願意嫁一個很貧窮有愛情的人做丈夫，因爲他有愛情能貼體他的妻子，會愛護他的妻子，像我的理髮師她現在嫁了一個丈夫，愛情數年是很融洽的，互相敬愛得非常，現在她的丈夫失業了好幾年，到現還找不到職業，他在家裡主持家事，並且還兼整理家務，是很快樂的一個家庭，可是她的同事，理髮師們說她嫁給了一個永遠找不着職業的飯桶勸她和他的丈夫去離婚，這是多不好的朋友，勸她和她的丈夫去離婚是不應該的，不人道的。我勸她不要聽理髮師的話，因她們夫妻的互相敬愛，有甜蜜的愛情，成就了這樣快樂的家庭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這樣美滿的家庭，就是用很多的金錢，也不能買來，世界上最寶貴的祇有是愛情，金錢努力是達不到的，夫婦間祇要有愛情，能維持生活，管他丈夫能做事與不能做事。假使丈夫能供給妻子很多的金銀，鑽石，珠寶，美麗的衣料，高貴的山珍海味，住的是高大的洋房，可是他對他的妻子一點愛情都沒有，不能互相敬愛，讓妻子獨自一人的住着，還是多麼不好的事，做妻的無異仍是一個獨身，雖然住的是洋房，吃的是山珍，但仍獨會感覺到獨處的苦悶，夫婦間眞正的幸福就是祇有互相敬愛的。」我們在這裡可以明白曼兒奧白朗是個愛情至上主義者，她對於婚姻是很熱切的，她現在還是小姑居處，尙屬無郎，大概有點焦急性了吧。

與賈雷古柏之表情

我們在上面的她的談話上看來曼兒奧白朗是個有特殊性的人，假使有人說拍戲是件最容易的事，萬一給她聽到了，一定會在你的面前暴燥起來，她的意思是拍影戲是件極難的事情，她也曾這樣的說過，「使我最不高興的事，就是有人說拍戲是件容易的事，這是多麼不合理的話，其實拍電影比舞台上表演要難上萬倍，因爲在舞台上有充份的排演的時間，多的時候，甚至可以練上一個月的，拍電影則不然，至多祇有四五次，若時多練了，動作反變爲生硬的，同時立等要上「開麥拉」的，這是多麼難的一件事。」這是她的論調。

——完——

# 止步室之劇話兩則

## 戲之感人・肅霜考

**戲之感人**　戲劇雖是小道確乎感動人極深，本刊前數期記秦檜害了岳飛，居然有一個顧客拿着斧子跳上台去劈死秦檜之事發生出來，像這類的情形，在我們國裡不知道多少次了，只是沒有統計罷了，據已故名青衣陳德霖說：「某次在宮裡傳差唱戲，黃三的下河東，把一個歐陽芳形容的眞是淋漓盡致了，奸的令人髮指，慈禧太后氣不過，立命太監杖二十，打完了黃三去謝賞，老佛爺問道你疼不疼？黃三擅於詞令答說：老佛爺打的是歐陽芳所以奴才不疼，老佛爺大笑，立賞五十兩」，若不是黃三眞作到了極端的好，決不至受賞，反過來那太后假若沒受着感動，也不至于大發雷霆。又據楊韻譜云：「奎德社正紅時代編一齣新戲名叫綠窗殘淚，收場太苦，一共唱了三場，接着無名信不下數十封一律催促續排頭二本，非叫那位屈死的人還了陽不可。「戲本是一件假事，何必如此的認眞呢？又在光緒末年嘗聞老鑾云：「某年文廟會，一名青衣唱對銀盃，扮大娘的維妙維肖，十分兒狠，台下上去了一位莽男子一磚頭把丑婆打倒，官寀判令枷示七天，罪狀爲瘋後毆人」云。

民國初年北京初有坤伶，最早爲文明園，乃俞振亭所邀來的有梆子青衣名小玉喜者，每唱憐骨計，必帶沿街討飯一場，身背着瞎婆母跪在台前，手持小籮作討錢狀，台下紛紛投以銅元或有擲洋番十餘者玉喜以布襟子遮面，一次收入不下數十元，後經警廳禁止，然天津一隅，至今猶有此風，以上數端，都可以證明中國舊劇感人殊深也。

**肅霜考**　現在流行的一齣武戲——連環套在天霸口中稱讚這匹馬中的詞：「愚下保鏢路過馬蘭關口觀見此馬高八尺，頭尾丈二有餘，頭上有角，肋下生鱗，兩旁有紅光兩朶名謂日月驌驦，登山越嶺如走平地，浸江過海，四蹄如飛……」云云，那末究竟「日月驌驦」這四個字，作何解呢。

去年秋間偶然翻閱列國，于無意中看見了一段，正是「驌驦」的出處，事蹟大概是：「戰國時伍子胥爲報父兄的仇，費盡了千辛萬苦逃到吳國，後來吳王闔閭卽位，爲了葬埋他的愛女，强令一萬多民人殉了葬，他原有鑄師歐冶子所鑄的幾柄寶劍。(一)魚腸劍用以刺王僚，(二)蟠郢用以殉其女兒，(三)湛盧劍與王親佩，此劍因爲他大暴酷不仁，自己飛投于楚昭王身畔，昭王廣集群僚合友邦主人，設宴慶賀，唐成公，蔡怡侯都來朝賀，那時昭王年幼，國事由令尹囊瓦主持一切，令尹甚貪，蔡侯有羊脂白玉一雙，銀貂鼠裘二付，唐公有馬二匹名曰「驌驦」「驌驦」本係雁名，其羽如練之潔白，高首而頸長此馬之形色極肖似，故以爲名後人加以馬字傍曰「驌驦」，令尹求此二寶，均靳不與，讒于昭王，謂二人將通吳伐楚因二君于館舍者三年，卒得之，未幾子胥相與，伐楚破郢都，昭王出奔，囊瓦逃鄭，唐蔡二君，往投囊瓦之家裂，馬，仍在，得之以獻吳王闔閭。」

驌驦兩個字由此處得來，戲中加上「日月」必係指紅光兩朶面言無疑焉。

完

（止步）

明星老前輩

# 洪警鈴的小史

我們在國產影片中時常見到有一個奸滑兼備和王獻齋齊名為壞蛋的洪警鈴，他在每部片子中，專飾滑中帶好的陰險角色，人們都對他是恨之入骨的，但在藝術上說來，他是一個成功者，他無論在任何片子中都能表演劇中人的特點，雖然不是第一流的十明星，但有相當歷史和地位，這都是幾十年來所苦功得來的。

說起洪警鈴的歷史，在現在的電影界中可說是老到無可再老的了，他從影的歷史到現在計算起來，已有三十幾年了，在三十幾年的以前，是中國電影的萌芽時期，那洪警鈴眞可說是電影界中的老前輩了。現在將他的從影歷史介紹在這裡，該為讀者們所歡迎的。

說起洪警鈴的從影史，先得從他的從話劇史說起。遠在三十幾年之前，在話劇界中最負盛名的汪優遊，陳大悲，黃鍾聲等在演話劇，他也參加在裡面，這時他還在小學念書的時代。後來他又同歐陽予倩合組一個也以演話劇為宗旨的「春遊社」，他的演技深得當時觀衆的贊許，不過那時他所扮的角色，並不像現在專演奸滑的反派角色，也是小生的地位。

經過了幾年，就有一個外人來中國創辦影片公司，這公司的名字就是亞細亞，大概設在上海的香港路，當時的電影公司創辦，當然沒有像現在那樣的受人推崇，所以演員也是想當的缺乏，因之影片公司方面就不得不搜羅話劇界裡的人材，洪警鈴，也被搜羅之一，其餘的還有已故的鄭正秋，張石川也是其中的二位，這張片名字是「活和倘」，這張片子可算中國影片的始祖了。

又過了不久的時間，好萊塢的環球公司也到上海來設立影片公司了。攝了一部「金蓮花」，洪警鈴也是其中的一個演員。

是這二張片子問世以後，上海的電影界就活躍起來了，人們認為是件希奇的事了。後來商務印書館的照相部，也設立影戲部，專門預備攝片的，演員洪警鈴也算是一份子的。拍了十幾部片子，就是「死好賭」，「柴房女」等片。

再過了些日子，又創辦了一家公司，這公司的副辦人是姓殷的獨資，導演管海峯，洪警鈴也是其中之一。片名是「紅粉枯髏」。

洪警鈴也到北京天津來過，為得是拍一張「紅水」的片子 到北京天津來攝取外景來的，在民國八年的時候，他又轉入卜萬蒼，盧壽聯合辦的影片公司中為演員。不久洪警鈴又轉到一家新創的環球公司，導演仍就管海峯。他演了「請虛夢」，「孝婦更」，「大義滅親」，「好兄弟」，「不好歸」，「松柏緣」，「荒山得舍」，『變國年』等十幾部片子。

這時中國的電影公司眞像「雨後春筍」的發達，接着有長城，明星等公司創立，洪警鈴在長城影片公司，演了「大俠甘鳳池」，「妖光俠影」「芭蕉扇」等片子這時洪警鈴已很紅了，在「芭蕉扇」一片中，連飾眞假孫行者，出了相當的風頭。現在盛行的一片飾兩角，從這裡看來，並不是胡蝶開始的，古已有之，還要算洪警鈴是始祖。

洪警鈴也進過明星公司，後來因意見不合，不多時就辭了出來。

那時的洪警鈴眞 像現在的金燄，高占非，眞有過無不及，他非但是成了紅星，經濟上也有相當的積蓄，所以在退出明星以後，就和楊小仲陳趾青合作創辦昌明影片公司，他們所用的攝影機及佈景等就是向商 務印書館收買來的，先後完成了許多片子，像「秘密保鏢」「火燒平陽城」，「二大天王」等都很賺錢的片子。不幸一二八的砲火，把洪警鈴半生的心血，炸毀完盡，他一氣之下，就跑到廣西去經商去了。

「一二八」事變過後，上海的影片公司，又活躍起來，其中以聯華公司最有勢力，洪警鈴此時就由廣西回到上海，到聯華公司去做反派的演員，照說洪警鈴做過公司老闆，再去做別人家手下的演員，不免有點不很願意的，但洪警鈴却不然，他曾經這樣的說：「自己做老闆不及做演員來得可靠。在這種幻變莫測的年頭，做老闆的時時要留意局面的轉變，而且還不好對付明星們。倒不如做演員，拿點薪水很逍遙自在的。」他這種見解也是很對，所以他在聯華公司演了許多片像「母性之光」，「漁光曲」「人生」，「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記」，「天倫」等等，都克盡其職，精神也覺得很飽滿似的。

這樣的一直到「八一三」事變後，他轉入了新華公司，拍了不少的戲，有「乞丐千金」，「古屋行屍記」，「地獄探記」，冷月詩魂，等等。在去年又轉入到國華，計有「雁門關」，「夜半歌聲」，「雙珠鳳」，「刁劉氏」，「王老五搶親」等。

洪警鈴在銀幕上是個壞蛋，但他的私底下是個好好先生，完全與銀幕相反，他很相信因果報應等這類的事，他家裡有很多關於果報勸人的書籍，他時常到攝影場來分發給同事們。時常勸同事們做公益事，這樣的個性根本和銀幕上的洪警鈴完全相反，也說他是影界中的一位神道主義者。

國片影壇裡的反派角色，是很貧乏的，除了後起者的屠光啟，以前的王獻齋以外，可說就沒有幾位，洪警鈴是反派角色的老資格者，這句話諒來不致會被否認吧。

說起反派角色，我們知道是比其他角色來得難做，不僅要換膈，而且還要做得爐火純青，不能太過份，一般的反派角色，就多犯了過火的毛病，所以很少有成功的，同時這些人失敗以後，就知難而退，變更了他的作風，由反派而正派，所以在國片影壇裡，要想多找幾位反派角色，就很難很難了。而洪警鈴却是由小生改為反派，這更是難能可貴了。

（完）

——陳宜——



舒肝丸
主治男婦一切肝鬱不舒
胃脘刺痛兩脇發脹四肢
抽疼飲食不消嘔吐惡心
以及婦女經血不調久不
孕育等症此藥係根據古
方斟酌時宜採用珍貴原
料參加最新方法製成不
論新久肝胃百病一經服
用此藥能根本痊愈有
驚人之奇效自問世
以來治愈病者數
十萬人眞乃當
世之神藥也
鷄鶴牌
牛黃解毒丸
專治男婦時疫春瘟頭暈發燒口乾舌燥
咽喉腫痛風火牙疼遍身酸懶四肢無力
以及小兒傷食傷水
急熱驚風等症服用
此丸有立竿見影之
功藥到病除之效
東 崇外花市大街路北 電分局一六二
總號 崇外磁小市口路西 電分局二一〇八 三九五
南 前外虎坊橋路北 電南局二〇九三




# 眼睛之保護和化粧

## 可以使您的眼睛永遠光明和秀美

飛絮

許多人說，人的眼睛好像天上的太陽一般。由此可見眼睛在人的臉上是多麼重要。一個瞎子的一生，他的一切可以說是全完了，就是他有多大的學問，寫得多好的字，會多少巧妙的手藝，他都不能一獻他的技能。啞聾，甚至一個殘廢的人，都比沒有眼睛的強。所以你們對於兩隻秀美能看任何東西的眼睛，應該怎樣地保護它，才不致發生意外的不幸。

我們對於自身的衣著，飾物，皮膚，頭髮，以至指甲，都要使它合乎美的條件，但是我們人身最重要的眼睛，都很不在意地把它忽略了。小姐們，假使您有一對秀明活潑的眼睛，這是上帝對您獨厚，也是您的幸運，您必須使您美麗的眼睛，永遠美麗，永遠光明，中途不致會發生失明的不幸。當您常在乾燥的空氣中，或火爐旁接觸，或是遠行，在火車輪船的旅途後，甚至在這無風三尺土的北京去坐了一次三輪車後，必須要特別注意。

平常最容易損壞女人眼睛的美，無非是愛哭，少睡，新鮮空氣太少，在微小的燈光下工作，或躺在床上看書，這樣能在極短的時期內使您一對秀美的眼睛憔悴而衰老。所以當您要看書或工作的時候，最好在柔和的燈光下，而且燈光必需在您身體左面發出而照到你看的書上，或工作的東西上。切忌讓光線直射到眼睛。

眼睛也和人身上任何部份一樣，天天應當洗濯，上西藥房去買一瓶硼砂水，用洗眼的杯子，每天早晨洗一洗，能滴一二點最好的眼藥更好，假使不知道用那種好，不妨去問問專科大夫，揀選一種正確一點的。

人一上火，或太乾燥，眼睛往往會發癢，那時您最好不要用手去拭擦，尤其是早晨睡醒之後。有許多小孩在睜不開眼的時候總喜歡用手去磨擦來幫助它睜開，做父母的應該糾正他們。晚上祇睡了二三個鐘點，您的眼睛當然是感覺到十分地不舒服，不妨用硼砂水洗濯一次，到明天早晨您的眼睛還是奕奕有神，可以擔保不致會憔悴。

女人一到三十左右，她的笑痕每一年比一年地多了，女人最恨的也就是眼角的皺紋，所以當您感覺到您的兩眼四周的皮膚開始有皺紋顯露之前，您就趕快用充量的油膏天天敷抹。但是歐美許多美容專家的意見，他們說假使眼睛周圍的笑痕完全滅除，會失去了個性的美。在很多研究皮膚專家的評論下，我國中國人的皮膚比西洋婦女的皮膚緊密，無論是笑痕或皺紋，總比較他們少一點。

有許多婦女一提到眼部化粧以為是富有舞台色彩的化粧，這是錯誤的，如果您用適當而可增加嫵媚的眼部化粧品，並且很留意地去用，一定會使您的眼睛無上的美麗，決不會有舞台上的色彩。

再說到眼部美容和化粧，在沒有實施美容之前，請您先預備好搽眼皮的油膏，睫毛膏或睫毛液，（這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區別）眼皮膏，幾樣美目的化粧品，再預備硬的小刷子，小梳子各一把。

照美容部的手續，先要把臉部洗淨，用一小塊紗布或棉花，在熱水中浸一浸（紗布和棉花有吸收力，浸在熱水中，則紗布或棉花中就含着熱氣）然後躺在沙發上或睡在床上把紗布或棉花覆在眼上五分鐘，含濕的熱氣對於少睡和失去了光彩的眼珠有使它回復原狀的可能，水最好很熱，不過也不能太燙。

現在可以先把擦眼皮的油膏依着眼睛四週搽上，再用手指輕輕地按摩，（切不可太重，）按摩了之後，用棉花把油膏再輕輕洗掉，把眼睛也洗一洗，要不然滴一點明眼水。

在您第一次用睫毛膏的時候，最好用和睫毛一般的顏色，就是在白天也不容易給人家看出來。睫毛膏的顏色除了黑的以外，有淡藍，棕色，青銅，銀灰色，紫色。在北京也許僅僅能買到黑的和淡藍，別的很少能買到的，每一種顏色都可以獲得相當美滿的結果，只要您用得適當。

然後用一把專刷睫毛硬刷子醮上一點睫毛膏，敷睫毛膏也是一種藝術，太重也不行太輕也不成，刷子接近睫毛的時候，必須非常快，大部份的睫毛膏應該搽在向着外面的上睫毛的一面，再用睫毛梳把它梳開，不要讓睫毛兩根三根黏在一塊。至於下睫毛則不需要搽睫毛膏，假使眼角不顯明的人不妨用一點。

睫毛膏是不應該染眉毛的，假使你要用睫毛膏畫濃眉毛的話，那末畫眉筆的効用，比一切都好，關於眉毛的美，您們祇要記住倘使您改變它自然的線條時，您面部的特徵也就更變了。凡是眉毛過多長在鼻樑中間的眉毛，必須用鑷子一根根地鉗下，使眉毛的界限能弄清楚。

眼睛的化粧最後一步是抹眼皮膏。眼皮膚的顏色也有好些種，但是我們必須要明白眼皮膏的效用是使眼睛現得更明亮，陪襯睫毛的秀美。最合乎我們的是橘黃或使紫色。眼皮膏祇能敷在上眼皮，不要過濃，誇奕的眼皮變抹得很濃，這似乎近於妖形怪像的情形下了。

關於眼睛的美的條件，至此已算成功了。小姐們，您要您的眼睛變得活潑美麗，這眼部的美容是不能做的，而且眼睛對於人體上的關係很大，美眼工作固然是我們必需要的，但是平時對於您的眼睛，也應該隨時留意地保護它才是呢。您們不妨照此試驗一下來保護您的眼睛而幫助它的秀美。（完）

家庭常識

# 產婦的衛生

楊子

生產是每個女人所不能避免的，除非有某種疾病的女人才不能生產。在從前無論貧富都是請那種所謂收生婆，現在我國受了西洋人同化，造成了不少產科專門人才，以前的收生婆已被淘汰了，這也可說是產婦的幸福吧，我們不妨談談關於產婦的常識。

在從前女人生孩子，請收生婆來接生，價目是非常便宜，但是不合衛生，生的時候不是坐的就是立的，或是跪的，甚至蹲的，決不像西醫接生他那樣舒服，很安靜的躺着生。生產之後，還不能睡下，後面還用人倚着，或者用被褥靠着，據他們老年人說，一睡下就有血暈的危險，試想一個產婦在產

前已感受到腹痛或腰酸的折磨了，生產時又費了許多力，直至產後，人當然是會感覺到一種舒服，而且非常疲倦，正應該讓她平平靜靜地躺着，閉上眼休養休養，好恢復她一點耗費掉的精力。他們所謂的血暈，並不是每個產婦全是這樣的，血暈的原因有二，一種是腦裡貧血，以致一時會人事不知，一種是子宮內出血，這是因爲子宮沒有收縮的能力。這多是身體衰弱或是子宮筋肉疲勞的原故，若是再讓她坐着，身體衰弱的人一定會支持不住，子宮出血，也得想法使它收縮，停止出血。但是要是已經血暈的話，請不要耽誤趕快把醫生請來，才不致送掉性命。

很多產婦在生產後常常會感覺到一陣陣地腹痛，有時甚至比生產時還利害，不知道吃東西，有時還睡不着，不明白的人就非常害怕，以爲這不知是什麼毛病，其實這是一點沒有關係的，是生理上一種應有的症狀，因爲懷孕到十月滿足的時候，子宮低，等產完以後，子宮就開始收縮。未生產之前，因爲裡面有水，所以不太硬，生產後裡面的東西全隨着孩子出來，以致變硬，假使子宮收縮力愈大，子宮就格外地硬，塊愈硬，肚子愈痛，大概過了十幾天，等子宮恢復了原狀，那就好了。

生產後子宮裡面必須排泄出淤血，這就是所謂惡露，淤血多，惡露當然也多，況且子宮收縮得快，惡露一定跟着也消失得快，這是一定的理由，可是常識簡單的人，以爲這是不好的現象，還說什麼淤血假使不出來會攻心肺的，所以她們一生產後，預備了大量的益母草煎了水喝，使淤血多多地出來這是絕大的錯誤，要知道人體上的血，就是一個人的精華，就這樣儘量讓它流去，豈不是自找其禍，請千萬注意。

嬰孩初生下來的時候是不願他吃乳的，大概過了二十四小時或四十八小時，產婦的乳房才一點點脹起來，乳水多的，會漲得[illegible]多不能[illegible]，不妨儘量地先把那黃色的初乳擠去，千萬不要隨它去，既難過，而且這樣也許會使乳水回去，就不會再有了，這是非常可惜的，要知道奶娘的乳汁和代乳粉決不會像母乳那樣地合適，可是體質薄弱的母親，又當別論了。

產科在許多先進國家是很有研究的，有許多醫院都附帶產科，還有專門產科醫院設立着，我國近年比較進步一點，也有了幾個專門人才，也有專門的醫院，有許多人在產前也知道去檢查，所以生產的死亡率也逐漸減少，免去了種種危險，但是生產時和產後的病類還有許多，我把那最普通及重要的寫在下面，以便參考。

生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有許多在舊禮教下的女子，把這重要的事交給那舊式的收生婆，她們不懂消毒法，在嬰孩沒生之前，先用她那沒有消過毒的手伸進陰道，試試嬰孩是否快生，（北方人謂試水）所以生產時很容易就會染菌，子宮口，陰道不慎就此破裂，以致產婦總要臥床一月，至少半月甚至於會因此而死。假使請目今的專門產科她們的手和一切東西全須消毒，病菌就不會傳染了，所以現在的產婦至多二星期一切都能照常。

產兒若是被破傷風桿菌傳染，五六天後發現抽風，利害的能在四十八小時就死了，在鄉間初生的小孩，差不多有很多抽風而死的，因爲那種收生婆，在剪臍帶後，怕它流血把她所預備好的不乾淨的粉敷在上面，內中或許就會有破傷風菌，一待傳染，一等名醫。也無法可救，所以最好還是請專家接生就安全了。

最普通的生產法是頭先出，生產時全部骨質及肌肉，都要擴張，因爲嬰孩頭到陰道時，費很長時間，假使產婦的骨盤和嬰頭大小適宜，則很容易地產出，要不然，產婦和嬰孩全有危險，有很多姙婦，就不願意上醫院檢查，這是非常錯誤的。至生產時就只能犧牲孩子以救母親，所以產前檢查是很重要的假使產婦的骨盤小，醫生當然有相當辦法，希望姙婦注意。

生產誰都知道是頭部先出，然而也有足先出，手先出，但是這種是少數，這種生產對於產兒非常危險，因此而死的，爲數很不少，產婦如果在產前檢查，那胎兒的位置，在臨產前一月，把他糾正，至生產時則可以保全孩子。

所以當一個婦女已發現自己已有孕了，就得找一個可靠的專科大夫，在四個月左右，就去檢查，以後每月或半月就該去檢查一次，同時可以知道對生產有無大的困難，即或有亦可有相當的辦法來救治，所以到生產時產婦嬰孩都可免去許多危險，一定會非常安全，而且在很短時期內，產婦照常能起來操作家常的瑣事，很快就會恢復生產時的疲累，

（完）

仲秋時節

# 關於家庭中的感冒症

過冷過暖都有染感冒的可能

衣服的增減當特別留意

陳旦



在這仲秋氣候不正的時節，我們所感受到最大的威脅，就是流行的感冒症了，無論是大人與嬰孩，都很容易染上。現在我們隨時隨地所見的咳嗽，傷風，發燒等感冒症的猖獗，實足以有驚人的數目，而且這種感冒症還不至就這樣發燒，咳嗽等，日子比較長遠一點，就會轉變到像肺病等一類的不治之症，所以對於感冒症應該十分的注意。

感冒症因爲是件極容易染上，所以許多人就視爲極平常的一種病症，其實不然，感冒症的猖獗甚於虎烈拉等，不過感冒症是極慢性的，不容易發覺的，感冒症能整個銷蝕人體的康能，所以絕對宜預防感冒症的流行。

感冒症的起因大都是冷熱不勻，飲食不和，空氣不流暢所致，我們預防的方法，出家旅行或上公事房，或訪友去的時候，第一宜注意天氣的演變，但因「天有不測的風雨」，那末我們出門的時候！衣服當然不宜穿得過多，過多也會受感冒，所以出門是另帶一件毛線衣或其他的外衣，遇上天氣變冷的時候，就可以穿上防止着冷，假使熱的時候，也宜隨時脫去，切不可帶時的忍受冷熱，免一時的麻煩，以致受上感冒症。就是關於室內外的空氣也宜注意是否有同等的溫度，萬一內外的空氣不和氣候不同等，千萬不宜進出，應該穿上脫衣服才可以進出。這種病在冬天生爐子的時候最容易發生，所以爐子的火萬不宜生得過越的猛烈，以適合溫度爲標準，尤其有孩子的家庭，在嚴冷的時候，還是室內火爐少裝，衣服穿多爲最合適，就是室內的窗戶雖然嚴冷的多季，也宜常開，空氣流通也能減少感冒症的發生。其他如飲食後洗澡後一接觸外界不同等的氣候，也會發生感冒症的，但這種在冬天不容易發生，因爲大都知道外間空氣較爲冷，在秋天不知不覺的會走到不同的空氣中去，所以在秋天患感冒症，比春夏

冬三季爲多，據醫理上說夏季裡過來的人的人體上的溫度是很高的，因夏季的氣候是很高的熱度，人的身軀像蒸在熱鍋裡，同樣的也會增高熱度，所以一到秋天，外界的氣候已突轉冷了，人體上的溫度尚未減低，所以最會發生感冒症，在冬季裡身體上的熱度，也隨着氣候逐漸的減低，所以不太會發感冒症，除非是爲火爐的熱度太高所致的。

但這種受感冒症侵蝕的總因，就身體上缺少抵抗力，身體比較健康的人，不易染上有許多的人以爲洗冷水浴能防止感冒症，其實洗得不得法，反而容易引起感冒症，防止的方法就是宜注意氣候的溫度，空氣的流通都是宜先決的條件。

但是我們成人的抵抗力較强，患了感冒症也較容易醫治，在孩子們不然，我們宜更加注意才是。

孩子們的預防感冒，首先對於平常衣服不要穿得太多，着得厚厚的非常不好，就是患了肺炎，也不要把門關得很緊，外面清爽的空氣，對於什麼都有益的，記得千葉醫科大學和赤羽的乳兒院等，把窗戶打開。來診治病人，此就所謂「開放治療，」據試驗的結果，病人的變化容易受到相當迅速的全愈。不要以爲冷是不好的，它反能有益於身體的。

雖然是孩子們，但在年齡上我們也得注意，剛生的嬰孩，因皮膚還沒有和外界的習慣，所以要充份保持溫度，就是熱水袋放在他的身旁，因特別注意，不要常去看他，揭開被窩，這樣也很容易受上感冒，就是用熱水袋等切宜注意孩子的體格，也萬不可妄爲。這種都不能一概而論，只少要有細心看護，使有合適的濕度爲主要的。

同時感冒的時候，家庭的治療只是擔心着是有熱，就用退熱劑，這也宜注意，在某種場合爲了要退熱，就胡亂用退熱劑，白喉肺炎也未可知，這是很危險的，宜請示醫生爲上。

假使年齡較比大的孩子，極好的辦法，多行日光浴，叫他們時常作戶外的運動，極可以避免感冒症，如登山，郊外散步，海濱洗澡，野外旅行等等，都是能受到充分的紫光線，於身體是很有益的。假使在冬天下雪的時候，也宜鼓勵孩子們到雪地上去玩，這樣也使孩子們身體的溫度和外界相混合，也能減少感冒症的。

其他關於孩子的飲食，也與感冒症有相當的關係，過飽與過饑也會引起感冒症的，時常吃過越油膩的菜也是不好的，如鰹魚肥肉，多吃也不是佳品，蔬菜也能有預防感冒之功，以白菜和山薯，土豆爲最好，但是魚肝油也有預防的功效，現在流行的哈利巴對於感冒症是有相當的效驗。但不宜多服，否則也爲使胃部減少消化力，這也宜切實注意的。

此外關於防止的方法，少涉足空氣不足的遊藝場所，患有感患症的人少與接觸，一家中如有患感冒症的人，他的碗筷衣服都宜另外洗濯爲上，孩子絕對宜離遠。因爲感冒症是很容易傳染的。

假如家庭中有患感冒症的人，可以用濕的布包住喉部就能愈，（此所謂濕布治療法）就在治療時期，切勿外出，如二日後不全愈，就請醫生爲上。

秋季的天氣是冷暖不勻的，感冒是最易害的病，故爲父母者，對於這個季節多注意你們小孩子們的吃與穿！以防沾染。（完）

# —秋日的整容—

·譚　馥·



金風颯颯，吹奏着秋天的情曲，渲染着世界的是衰敗之色，此時皮膚上之感覺不是熱，不是溫適，而是稍有刺激的緊縮之感了，因熱漲冷縮之關係鬆弛着一夏季的皮膚，秋天則毛孔都在收縮了，加以秋風的吹拂，乾燥和皺紋很自然的畫上每個人的臉上，那麼在化裝時再塗些厚厚的粉或一點化裝品不施，對皮膚的保護上是說不過的！可是季節的轉變，我們應當怎樣來保護或修飾我們露在衣外的部分呢？這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問題！

愛美爲人之天性，尤其是女人，誰不希望有一幅美麗的容顏呢？天生的構造是不易改變的，可是天然美而不加修飾的，恐怕也是鳳毛麟角吧！何況「年華易逝春日不常」呢！那麼人工美幾乎是每個愛美女人所必採取的，尤其華年將盡要步入中年的小姐太太們更是離不掉修飾來增加帮助她衰敗了的花容的，那麼讓我們來說一點吧！

修飾固屬重要，可以補助美麗的不足及失掉了的青春，但是更有重要的就是好的皮膚！凡事都得有鞏固的根基才會有好的效果完成，修飾亦然，若粗糙的肌膚上塗着白的粉，紅的胭脂，黑的眉，無論怎樣白，紅，黑，或質料怎樣的細膩也不會有美的結果的，反而東施效顰的弄巧成拙了，所以皮膚的好壞確有移轉化裝美醜的能力的，所以我們欲使用修飾來增加美好那麼皮膚的保護是不可忽畧的！

皮膚隨季節而有變化的，夏季多宜淡裝，粉紙宜選用少油質的清爽的膏霜之類的化裝品，秋季氣候漸冷，皮膚乾燥緊縮宜採用 有滋潤效 能的養膚膏 塗之爲佳，不防用油質稍多的，借以滋潤皮膚，舒散皺紋，以避秋風的浸蝕，同時粉氣也可以稍加厚些，不是當避免純白色的粉，除非皮膚會如黎花般的白晰。最主要的當取適合皮膚的色澤而用之，可以少見粉光，以求逼真，不然露晒整夏的皮膚黃碣色塗些肉色或純白的粉，眞不亞於秋瓜降霜般的難看了，所以粉色是有關係的！同時注意在塗過一次粉後，再加上一層油質的養膚膏，以免粉的飄浮和乾燥！

此外我們露在衣外的手臂也是應當加以注意的，因爲是秋天了，不是夏天那樣的可以大胆的不顧及的放在外邊，那麼秋風的吹拂，皮膚會乾，會乾燥就會有細小的白皮脫落，礙美觀，又防衛生，那麼當秋風方勇的時期我們當怎樣處理一下牠們呢！自然在出門的時候防風吹要披上一件美麗精緻的小馬甲，可是氣候的影響仍不能完全避免，尤其天天出外的學生，職業婦女即無多的時間消耗在修飾上，更是每天不能不出外的，在這種情形下，她們既不欲皮膚任秋風的摧殘，那麼她們將怎樣來保護和修飾她們的臉與手臂呢！在既不浪費時間，耗用金錢的原則下的最良好的補救辦法，即是在每天臨睡前在洗過了的臉手臂上加些養膚膏，遍擦一次，可以補救一下白日的風吹和日晒，這是很簡單而易爲的，時間經濟，金錢經濟！　（完）

# 拋棄了奢華的法國婦女

## 人口出生率突增
## 復興氣象已顯著

據某社會批評家稱，法蘭西慘敗之原因爲在法蘭西之女性，即一部分之法蘭西女子捨棄田園走入都市，竭力追求輕佻浮薄與奢華，彼女等以打扮的花枝招展而享樂，故不顧追尋大自由而盡母性之天職，自已造成不事生產之女性，但此非全部之法蘭西女性，多數之法蘭西女性仍具有如男子之健勇，孜孜的在人力不足之祖國都市及田園中勞動，彼女等於法蘭西未屈服以前，即獻身於戰線爲看護婦而活躍，上流社會之多數小姐，發揮平日運動之手腕，爲飛行士，又握車柄運轉載重汽車，在休戰後之現在，仍有着米灰色制服雖斜料之女性等，開駛有紅十字標記之汽車。爲俘擄收容所運送食糧。被服，藥品等，其姿態甚爲人所注目，「戰爭與女性」確爲可研究之重大問題，可謂之爲將左右法蘭西將來之命運，據屢次之報告，偏丹政府之政綱中，表示出家庭問題即確立婦人在家庭中道德上之任務，爲重要部門，蓋新法蘭西國家之口號，是以「勞働家庭祖國」代替常用之「自由博愛平等」，政府爲處理威脅停戰協定後法蘭西如洪水之失業者，先以新法令，一家不得有一人以上之就業者，增加男子就職之機會，同時予女性以專任家事生育子女上之便宜，其結果，戰後該國風俗有顯著之醇化，國民除去從來輕佻浮薄之快樂，而轉向於質實健全之家庭的階段。

以自轉車携帶防毒器馳行於郊外之法國勤勞女事務員

各家庭出生許多之子女而善爲養育之傾向甚爲顯著，另一方面依法離婚已非常困難，提起離婚訴訟以後，至少須保留三年之期間，因之在其間留有種種示談之餘地，在如何冷却之夫婦間，亦未必不可於無意中發現破鏡重圓之機，此正政府之所企圖。

總而言之，離婚不能如從前之簡單，又雖然離婚成功，亦不能如從來之僅付生活容易之損害賠償，形式的扶養費，便算了事，而不能不支給被離婚者一生之生活費，故離婚已非易事。今日法蘭西人對於結婚亦較從來爲慎重，其有興味處，即在此離婚困難中，結婚數不僅不減少，反而表示增加，青年男女間對於早婚組成健全家庭甚爲熱心，此皆由新法令所受到之非常效果。

即政府支給生產獎勵金，家庭補助金，產育愈多補助金愈增加，爲有對家庭母親之補助金，故今日爲母親者不必爲瞻養子女赴都市就職，而安心在家庭養育之，故從塵埃之都會而移住於澄清之田園者日增，是又有空氣之變化，生產率亦因之高增，法蘭西之此種國策，誠一舉兩得之妙策。

承繼法亦爲改正，即對有子女三人以上家庭，免除承繼稅，因之農村家庭之資產因子多而被保護，亦可防所有地之分割，又依新法以廉價分割新耕地於農家，並允許新耕地之代價延期交納，以防止農家之分散，農家兩男，以下殆有以生活之苦而不安心於土地故赴都市求職者，但依新法便可除去此弊。

由另一方面言之，戰前之法蘭西有所謂老人國之觀，蓋人口之四分之一，正確言之，爲百分之二十三是二十歲至五十五歲之男子，其餘竟達四分之三，此比率以爾來出生率之低下更爲加速，主要之二十歲至五十歲之男子日減，因之國防力隨之爲量的質的低下，是亦不爭之事實，於其依存於馬其諾線亦爲一證，政府自戰前即努力防止人口漸減，制定新家族法，但一九三九年前依然步往減少之一途，今次戰爭中以及其以後之狀態如何以今尙未有所發表而不明瞭，再加以多數靑壯年之俘虜未歸，所以今後法蘭西依其新政策，人口是否漸增，今日雖尙非斷定之時，然而由現在對上種種狀況觀之，似漸走入人口增加之一途，許多之靑年母親等及其候補者等抱嬰兒步行之姿，殆爲以前所未見之光景，又其數之大爲增加，深爲人所注目。完



於防塞附近摘除野草之法國婦女姿態

## 點滴

芹

這富有淸爽穆美的秋色，是成熟了在這古老城垣的每一角落，旅行的娛樂又跳入每個捲伏一夏的人們的腦海中，聰明的主婦們，很可以選擇一個晴明日麗的禮拜日約同妳們埋頭於公事房一禮拜的丈夫，攜帶着妳們活潑的小寶寶，做一次公園或郊外的旅行可以舒散一下疲倦的精神，吸收些新鮮的空氣，那黃遍了的原野，澄淸驚人的溪水，和那碧空，輕風，該是件多麼寫意的事呢！假設妳有興緻的話，妳還可以多注意一下那紅遍了的艷麗的紅葉！

希望妳們不要負此好機會，秋天過了，轉眼又是枯燥的冬天了！（完）

# 雙鞭將

武俠小說

趙煥亭著・吳一舸畫

（八）

## 第三回 醉酒揮拳大山吃打 含冤越獄高岳發奸

嚇得笑臉狼等不敢伸手探脚，百姓得了這青天太爺，都來訴冤，林官嚴審之下，內中好些無頭案未破，第一件便是五里屯賣燒餅老張一家被殺之案，其餘還好些偷竊搶掠之案，林官大怒，喚上捕頭馮萬春，令火速辦案，馮頭怎敢少怠，連日下去，只捉兩個偷兒，被林官細審之下，還是被屈良民，林官大怒，立時叱過馮頭道，你等如此辦案，已往說不定有多少冤獄，馮頭道，老爺 已往沒 有呀，林官 拍案道，已往沒頭案還懸至今，還用說病的嗎，今限你半月破案，馮頭受命垂頭搭腦下去，知會捕快，只得亂忙一氣，馮頭心中本明白，知道老張之案怎的也難破，於是去尋關大山，二人相見，馮頭一說縣太爺究案甚急，關大山慌了道，這怎好呢，馮頭道，這案子咱幹的，外面還不知道，要破此案當怎下手，關大山搔首道，俺更沒主意，那麼尋來張玉鶴商議，馮頭匆匆將笑臉狼捉弄來，三人會面，六隻眼睛對瞅笑臉狼道，俺聞新太爺利害得很，咱如弄錯了那裡擋得住，關大山啐道，這時你又委縮了，當初不是你攛俺下混水嗎，笑臉狼道，豈有此理，咱倆人的心事呀，馮頭咋舌道提不得了，已到這個時候，還爭什麼，俺馮萬春左右自己沒準心柱，笑臉狼一想馮關二人，是不是自己唆使，不由急得大汗滿頭，三人計較半晌，沒得分曉，一連多日，每日三人聚在一團，一恍已屆期限，林官見因馮捕頭一向未送案，弄不出下落，派兩個武弁將馮捕頭細綑林官追問一會，案子沒頭緒，林官大怒，一頓 大板敲得 馮頭山 嘰怪叫，笑臉狼正悄悄來探消息，眼看著馮頭被人架了出來，屁股後頭一片血淋淋，嚇得笑臉狼抱頭便跑，告知關大山，大山等去望看馮頭，馮頭揮退左右悄悄道，太爺追問非常急，可怎好哇，又限半月，俺看半月俺傷好不了，又得挨板子，三人嘅嘴咋舌，沒得分曉，馮頭又熬過半月，依然沒個交對，果然又被太爺敲得幾乎脫掉屁股，傷上羅傷笑臉狼勁不得嚇，每日尋思良策，這日馮頭挨板子返回，先去尋笑臉狼道，尚兄，俺受此罪都是你作成的，俺想除非舉出你去，俺多少可以免些罪，笑臉狼聽了嚇得啊唷一聲，仰巴叉自椅上滾倒，爬起來道我的馮爺，你千萬別如此辦呀，俺這瘦皮尖骨，挨那頓板子說不定散了骨架，馮頭道，你如怕便與俺策劃，不然，咱是有錢大家花，有罪也須分擔，便連老關也挪不開一步笑臉狼搔首道，馮兄你若咬出俺們連你也得償命，俺不過是唆使，沒有殺人，究竟罪過還是你與關兄的你忍耐一點，過些日便冷下來了，馮頭怒道，你來哄那個，忍些日你能害咱挨打嗎，笑臉狼無法，想了半晌拍手道，有了有了，馮頭兩眼望着笑臉狼的嘴，笑臉狼接着道，馮兄你多少須再挨一次板子，那時你便當堂辭退，只說沒有能爲請求另選賢能，馮頭想了想也是個理由果然又過了些日，太爺又追究案件大嚴捕頭，馮頭依笑臉狼之法，懇請辭退，太爺怒道，你是縣裡捕頭遇事辭退，那裡能夠，這個案子難辦得很，誰來接受，馮頭順口道，老爺俺改日荐舉能人，林官兒方許可，若荐得能人許退，馮頭下去，會見關大山，笑臉狼商議，笑臉狼拍膝道，瞧馮兄俺好容易出這條計又被你弄糟，你說荐得能人有誰肯接，你應該說實在，無能爲只好辭退，太爺沒法也得許可，馮頭旋轉了會，沒有主意，笑臉狼笑道，哈哈，這好極了，說着與關馮二人一叙究竟，馮頭點頭，惟有關大山樂得打跌道，好好，這是官報私仇了可有一條，高岳他肯出來嗎，笑臉狼道，高岳爲人慷慨，或者還可，只他出頭，咱便沒事一大堆，關大山只管笑，馮頭尋思一會道，不妥不妥，笑臉狼笑道，不然咱便假造鋼鏢一支，上鐫高岳二字，只說自老張院中拾得，穩當當罪移在高岳身上，馮頭道，林官審斷如神，上次俺胡亂捉了二人作偷兒敷衍，還被清斷，何況案關重要，笑臉狼笑道，馮兄你想偷兒你未捉住他手腕還是沒證據的大錯兒，高岳怎的清白，怎奈在張家拾得他的鋼鏢，況且他又是著名的武功家，打得一手好鏢，他百口難辯，三人商妥，該死的笑臉狼，又出此毒計，次日馮頭去見林官，林官笑道，今天可荐得能人，馮頭道，俺雖有幾個朋友，均不肯出頭，所以俺又來奉稟大人，俺暫時竭力辦案，望老爺寬限日期方好，林官登時寬限，馮頭一番僞局假事一樣，退去，悄悄打造鋼鏢一支，鐫上高岳二字，拿來與自己用的鏢比較比較大不相同，馮頭收了熬過二十餘日，馮頭去見林官，林官道，案件可有頭緒，馮頭道，前數日俺親自帶弟兄到老張家查搜，拾得鋼鏢一支，又遍踏訪了二日，還未得瑣線，林官道，鏢在那裡，馮捕頭道俺已攜帶着，於是從懷中掏出，呈過，林官接鏢細細看了一會，沉吟不語，又凝想了一會，自言

面，這物兒一定有些關節兒，說着拿起又看一會喃念道，高岳，哈哈這高岳一定是本鏢主人了，可聞得有高岳這人嗎，馮頭故意道，是呀俺也想到此，只未得高岳這人，林官道，不打緊，只有這高岳二字，案子便沒多遠了，於是將鏢先收了，令馮頭打聽高岳這人，隔了二日，林官將馮頭喚到，問可知高岳是誰，馮頭故意道沒消息，林官笑道，俺已探着了，說施屯村有高岳這人乃是着名武功家，難道你不曉得嗎，馮頭笑道，高岳，施屯是有一位，俺以為此人武藝高強，夙有豪俠之名，怎會作這強盜事，雖想到也未敢破口說出，林官道，俺聞高岳與仇春瀑為施屯雙雄，高岳善用飛鏢，你瞧那支鏢鋒利的很，又有高岳二字，定是他無疑了，你便知會捕房，明天捉人就是了，馮頭領命。心中一不落地，活該高岳遭災，平空飛下殺身之禍，這日高岳正閑在家裡，打算去尋仇春瀑談天敘悶，方踱出房門，便聽得有人敲門，接着門外有人叫道，唯，高爺在麼，高岳一聽知道是來尋自己的一想不消說了，這一定是張大少，因為張大少昨天返來，想着叫道，是張兄嗎，只聞外面啐了一聲，高岳開門一看，那有張大少，却是五六個青衣紅帽的縣裡捕快，一個個斜眉溜眼，高岳還以為捕快到村有公事，要些鞋脚錢，當時捕快見了高岳嘻牙一笑道，嗄，爺們，咱們大拉的，特來關照關照你，高岳笑道，當得，小意思，咱辦得到的捕快笑道，這便好了，唯兄弟們把出來吧，高岳以為捕快一定是磨求吊八百錢，方一轉身，早見捕快掏出黑索，猛然一抖，嘩啷啷一聲響，一條鐵索穩當當套在高岳脖梗上，不容分說拖了便走，高岳叫道慢着 慢着，這不是開玩笑嗎，大街上多不體面呀，捕快冷笑道，體面還不作強盜呢，老實說與你吧，朋友你的案發了，這也是官事公辦的勾當，可別怪咱呀，有話請你大堂上說去，高岳摸不着頭，一逕被捉入官裡去，村人知道了，慌得告知高岳娘子李氏，李氏正在抱了女兒嬉耍，聞得兒信慌得派人去尋仇春瀑。不一會仇春瀑匆匆跑來道，怎麼俺也聞說高兄被屈，李氏娘子皺眉道，仇老弟你說這不是平空掉下禍苗，咱家地道道的莊農，犯什麼國法，便一索索去，唉，刻下官府衙也說不得，這只好托老弟多跑幾蹚，打探打探，究竟是怎個原由春瀑道，嫂嫂不要急。俺聽說新換的這官兒名林濤，為人剛耿精練，斷案如神，大約高兄被捉，一定是被些嫌疑而已，這時不早了，明天早上俺便入城探探消息，李氏急得坐臥不安，仇春瀑道，俺決定認為沒關緊要的，因為高兄生性慷直，不避豪橫，因此結仇過多，說不定被仇所陷，但事有事在，又怕什麼說着去了，次日李氏娘子老早起來，聽候消息，日色將午，仇春瀑方返回道，嫂嫂不要害怕，仇春瀑說着面上帶着極怒，雙目圓彪彪，當時李氏娘子驚得心下[illegible]噗亂跳，而上立刻青黃不定的變更，春瀑跺腳道，哈哈，不消說了，一定是姓關的作得手腳，便是俺到城中，街上紛紛傳說，原來林官兒究查五里屯殺人案子，捕頭馮萬善竟弄得一支鏢，刻上高兄姓名，把來作為憑證，硬說高兄為兇犯，雖是如此說，可是現在林官兒正在審斷聽得林官清明，俺想過些日一定有水落石出的時候，唉，也是高兄結仇所致，馮捕頭與關大山，尚才等人，狼狽為奸，已非一日，前數月高兄在中牟究獄，將關大山打了一頓，因此結得此仇，俺料這一定是他等所為，李氏娘子急得帶哭，着實托付春瀑一番，春瀑道，嫂子放心，俺與高兄生死弟兄，焉有不盡力之理，李氏心下少寬，春瀑連日奔走，托人用錢舒通了典史老爺，方與高岳相見，高岳恨道，仇老弟俺委是被關大山，尚才，馮萬善等陷害，這般人恨不得撕碎他們春瀑搖手道，慢着 慢着，林官有名的青明，一定有個判斷呀，高岳嘆道，有什麼判斷，林官雖不錯，百般審查，無奈馮捕頭總以為鏢作證，口吻一些不鬆，因此俺脫不得重罪，初審三次未動刑，最後竟用刑法，說着解衣令春瀑看傷，春瀑好不難過，高岳道，聽說太爺欲取俺家中之鏢比較，是否相同，如此俺罪一定減輕，正說着，禁卒催春瀑去了，高岳又押了十多日，林官果然派人去索高岳之鏢來比較，是否與那兇鏢相同，當春瀑返回施屯將高岳之言告知李氏，李氏暗暗禱告天地，如果對鏢決沒有相同之理或因此釋放。李氏於是將高岳所用之鏢一發備好，果然縣中公人來取鏢，李氏娘子將鏢交與公人去了，仇春瀑趕到拍膝道，那如何使得，送鏢必須咱親自隨行，當堂請驗，此鏢交與渠等，焉知馮捕頭等沒有鬼祟，倘中途掉換了，高兄怎當此罪，於是慌張張趕上取鏢公人，一同隨行，公人沉著臉道，高家事干你鳥事，春瀑喝道，且少撒野，俺受高家之托，並且當堂驗證，沒有不隨行之理，不然由你們掉鬼如何是好，公人不敢言語，且說馮捕頭一口咬定那偽鏢是從五里屯老張家拾得，林官喚上往授之公人詢問，均是異口同音，林官為人仔細，於是想起驗鏢，馮捕頭聞得方慌了手腳忙尋笑臉狼商洽，笑臉狼笑道，俺當什麼大不了之事，何不預造下數支鋼鏢，與兇鏢同樣，俟高岳鏢取到，輕輕掉換了，高岳他百口也

轉不得，馮捕頭大悅，忙打造數支鏢，與前鏢一樣，笑臉狼道，等驗鏢之日，怕高家隨人到來，那時掉換即不易了，還是勾通取鏢公人，令他們中途掉換，馮頭又與公人勾結了，偏巧李娘子手托高岳舊用之鏢，交與公人，雖然仇春瀑趕上公人，公人早將眞鏢藏起，僞鏢裝入鏢囊，春瀑還瞞在鼓裡，仇春瀑與公人道得中牟城，公人道，咱事辦淸白，你既隨行，這鏢交你攜帶，仇春瀑大悅，公人將鏢囊交過，春瀑將了收起，候着傳訊，下午林官坐堂，將高岳提出，當堂驗鏢，仇春瀑滿心以爲一百個把握，不想當堂呈上鏢，與兇鏢一些不錯，春瀑慌了手脚，林官大怒，高岳叫屈不迭，林官拍案道，高岳還敢强詞，如今還有什說，喝令上刑，高岳通連昏絕，仇春瀑心如刀攪，滿目淒然，被林官喝退，高岳本是寃屈，死不招認，林官沒法，細細一想，恐內中還有隱情，於是將高岳收押從事偵探一番，月餘光景，高岳傷也好了，這日仇春瀑又去看望，高岳頂枷帶索，見了春瀑不由黯然道仇老弟 改日不必看俺來了，俺也不日便要脫押，春瀑道，有什消息嗎，高岳道，賊咬一口入骨三分，有什消息，俺頂天立地漢子，寃仇分明，心裡那能擱擋，姓關的等將來必交俺一顆頭，不然人還用出氣嗎，說着恨恨不已，春瀑不能久留匆匆去了，將高岳之言 告知李氏娘子，李氏還以爲高岳之寃已明，心裡盼着高岳早出，却說馮頭移禍於高岳，關大山笑臉狼心中有說不出的痛快，三人終日聚在一起，這日關大山備酒請馮尙二人吃酒，三人吃得半醉，不由信口胡說起來，大山道，俺聽說高岳老婆很有姿色馮頭笑道，瞧你就變說些用不着，大山正色道，怎麽用不着，如今高岳是早晚人了，高岳死後，瞧着俺的手段，連他老婆都架過來，馮頭笑道，未免太損一點，俺這是不得已，說實了高岳何曾殺老張，殺老張的還在咱棹上，你瞧老張的女兒，老關還不肯饒過她，臨給她一刀還脫得光溜溜，弄聳一會，大山聳着赤溜溜糟鼻哈哈大笑，笑臉狼一手披着鼠鬚，一手端杯飲着酒笑道，歸根兒咱老尙乾淨俐落，只口兒一張，便有替咱動手的，你瞧高岳莽饒似的漢子，不當俺一口嚥，三人說着一個個硬挺着舌根，笑臉狼一會一溜身，伏在棹下醉倒，馮關二人也吃得一溜歪斜，怎是三尺外沒有隔人的話，却被張大少聽得分明，想起高岳的好處，連夜跑回施屯，報告與李氏娘子，李氏早已明白，是爲關大山所害，却不曉得如此詳細，李氏道，張兒血心，以後望打探什麽消息告訴仇爺即是，俺一個婦人有什見解，張大少嘆，道，想不到高爺竟遭此橫禍，眞使人出不來氣，望娘子保重，俺與關大山等接近，探得 什消息 定然 報告，刻下俺偷偷來的，還須避人，耳目，便速返去咧，李氏送出張大少，自己返回，過了二日，仇春瀑也未入城，因爲高岳有話囑咐不必去看，這日夜裡四更時分，仇春瀑正在睡夢，覺得有人呼喚，一刻忽悟過來，正是高岳語音，春瀑忙草草結束放入高岳，掌上燈燭，春瀑一望高岳渾身鮮血，春瀑驚道，高兄爲何至此，難道是已遇害靈魂到家嗎，高岳搖手道，老弟勿驚，俺委實氣不過，越獄逃出，只今日俺便離開施屯，春瀑怔然道，眞有此事，俺正設法搭救高兄，不意竟莽聲至此，這如何是好，那林官兒淸明的很，日後定能判斷大白，如此爲能不追究，高岳道，俺也曉得，只可恨關大山馮捕一班人，已被俺一刀切個痛快，高岳說着雙眉一挑道，可惜關大山賊頭竟不知去向，所以便宜他了，日後訪得他定白刄相對，春瀑聽得高岳越獄殺人，唬得啊呀一聲，轉了兩圈，說不出話來，高岳笑道，那算什麽，俺不但殺了馮頭尙才二人，並將人頭送到衙中示警，林官兒或不敢深究，說着匆匆一敍殺人之事，原來高岳早有心越獄，所以當春瀑上次到獄房去看望他，他還說不必再來，那時已伏下殺機了，高岳因爲仇春瀑用錢買通獄卒，獄卒對春瀑很不錯，有些消息獄卒便告訴高岳，這日一個獄卒來送湯飯，高岳方帶着枷索挪開身子去就餐，獄卒嘆道，唉！高爺咱總算有緣，厮混一場，怪捨腸掛肚的，說着連連嘆息道，這個年月偏發旺那些黑心人，老天怎便不睜眼呢，說着四顧道，刻下這裡沒人俺與你放開刑具，咱談一會也盡些人心，說着與高岳打開刑具高岳連日上刑忽然脫刑，說不出怎的舒服獄卒將湯飯擺上，高岳端起碗想吃獄卒一把奪下笑道，高爺咱相聚一場，多少是一些心，說着從懷中掏出一油紙包，打開却是兩個熟肥猪蹄，又從屁股後頭解下王八壺，滿滿一壺老白乾酒，獄卒將肥猪蹄揪開大塊，將酒與高岳酌一碗，自己也斟上一碗，獄卒端起酒來，忽然落淚，高岳不由一怔暗道獄卒今天特殊異樣，於是道．咱哥們相交一場，有什麽大不了的事呢，何不說來，咱聽聽，獄卒道，說什麽，只因高爺被寃，今天是咱訣別日了，高岳不由心中噗通一聲，一股熱氣把他擡上腦門，獄卒道，高爺恩惠俺們人心都是肉長的，怎不叫人難過呢，便是前些日，俺老娘死掉，還多得高爺之力，後來家中無人，仇爺交與俺二十兩白銀，說是高爺恩典的，叫俺說個老婆，前幾天俺便說上個晚老伴，高爺這好些事，都是您成全俺，沒法盡點心，只好備些酒肉偷偷與您敍別，高岳細細一問原因，方知關大山等已賂通獄頭設法將高岳治死，當時高岳氣恨忽然一想，俺堂堂男子豈可寃含坐受刑戮哈哈，有了，想着說道不，打緊，人生便有死算什鳥事，唯哥們咱便各盡一碗，權作紀念酒兒吧說着咕嘟咕嘟一碗酒，一氣飲盡，拍嗒一擲酒杯道．咱高岳一生鐵血漢子，所作所爲眞也熱心替人流過血，那點對不住自家心呢，啊唷，是了，既然如此，也勉强死得過，說着一拍獄卒道，俺死後哥們你是知道．咱寃屈的，有人曉得咱死便不寃了，說着哈哈大笑，一連五六碗酒入肚，獄卒陪伴吃喝一頓，高岳不由大醉睡去，獄卒收拾一切喃唸道，莫怪人提高岳便豎大指，眞是好硬漢子哩，且說高岳一覺醒來張眼一看，已日落黃昏時候，一陣陣烏鴉亂噪，獄卒拔來笑道。高爺好睡呀，高岳笑道，人生便是睡在夢裡，如俺越法是夢中生活．咱兄弟交盡於此．俺謝你雅意看顧．咱下世見是了。

（未完）



萬人油
地球牌
驚其廉價尤其靈效
用本品能使肌膚異常美麗不但能防止面皰、酒刺等發生並能迅速治愈毒虫之咬傷或切傷乃美容醫藥兼全之家庭必備藥
外科主治
內科主治
EARTH BALM
大缽
中缽
小
M 541
木村製藥所

劉雲若

##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斜月窺獸雙璧金絡索

### 二十七

如今好容易盼得見面，雖把自己心意，已隱約表示出來但九芝心意如何，還不知道，當着叔子又不便探說，她所盼的就是九芝能給個日後常來的暗示，即使不能常來，也希望能定個重見之約，倘若失去現在的機會，他匆匆走了，也許從此把自己忘却，不再前來，人海茫茫，又向何處尋覓，大凡一個人若愛上了一個人，主動方面常把對方看成偉大，把自己看成渺小，尤其女子對於所愛男子，更易發生這樣觀念并不知人和人各有緣法，各有眼光，甲所視爲絕頂人物，常被乙鄙棄不道，而乙眼中的良玉精金，又常爲丙丁非薄得不値一錢，並非世人都有同樣好尙，但女子愛上某個男子，就不免心意迷惑，以爲這樣有目共覩的好男子，必爲人人所愛，任何女子見着，都要據爲已有，若一放鬆，便將失去，這就等於一個人在商肆中看到一件心愛之物，立刻想到這東西必是因爲放在僻處，未被他人發現，否則萬不會留到如今，於是在議價之時，亦要緊握在手裡，看看身傍經過的人，都像要來爭買，其實那東西已放置多時，無人過問，他若不買，還是照舊束諸高閣不知幾經歲月，才遇第二個顧主呢，這時二姑娘因愛上九芝，以爲像他這樣人才，隨處都可得女人相愛，也許早已有了情人，今日從這裡出門，或者立刻有人把他攏住，永不會再想起這蓬門之中，曾有個二姑娘爲他憔悴，所以盼得個機會，對他表示眞心，定下愛的契約，今日便因有人同座，不能如願，也必得由他口中討個後會約期，再放他走要不然自己這點望之心就將無法安置，以後簡直不能過下去了，但是眼看他們飯將吃完，還不得一點縫隙，心中怎不焦急，所幸她父親老美和那老田，出去這半天還未歸來，好像體貼人心，故意在外拖延似的，但也不會再有很大工夫就擱，這時間越發寶貴了，她急得沒法，眞想當着叔子，跟九芝微言示意，無奈臉皮終是厚不起來，叔子那裡也早已看出她目光閃爍，身體動搖，現着跼促不安之態，知道心中必有着急的事，恰巧九芝把水當酒喝得够了向叔子說，您的酒怎樣，我想吃飯了，叔子答道，好吧，我的酒也够了，說着眼望二姑娘，示意請她盛飯二姑娘却不動身，懶懶的道，忙什麼呢，先喝着吧，您不是教我父親去稻香村買酒菜麼，叔子道，那時因爲小姐不舒服，沒敢驚動，才煩他買些酒菜，現在小姐已經給我們作了菜，他回來也用不着，二姑娘道，還有老田給我去買作料，也沒回來。我還等他買來，好給你二位作湯哪，這老田眞沒眼色，看不出忙閒，用他一去不照面兒，到不用他的時候，盼他出去，他倒在眼前討厭，眞有什麼法兒，叔子聽着，心中一動，覺得她末尾一句，不像只說老田，稍一尋思，連她一直焦急不寧的原故，也明白了，暗罵我眞老糊塗，方才她打發老田出去，我已有所悟，却還自己當作九芝一體，賴在這裡不動，却忘記她眼中的我，與老田一樣礙事，如今人家屬出討厭來了，我還不知意味麼，想着就放下筷子，站了起來，向九芝道，你知道這裡附近那兒有厠所，我得出去一蹓，九芝方一搖頭，二姑娘已答話道，您出門往北，再向東拐，再往南，過了那座破大院兒，就看見了，叔子心想這蹓可眞不近，大約往返總得半點鐘，這是教我來一個遠足旅行，就起身向外走，但在轉身時，暗對九芝擠眼一笑，九芝感到他必有作用，既覺不好意思，而且想到叔子一去，便剩下自己和二姑娘，立刻心跳起來，當時未加思索，也立起叫道，等等兒，我也……咱們一塊兒去，叔子走着叫道，別一塊兒，我討厭有人跟着九芝這時已走出兩步，不料從旁橫伸過一條腿來，正伴在他脛際，他立足不穩，身體向前一傾，幾乎跌倒，但隨着那條腿又伸出一隻手，拉着他的胳膊，九芝幌了兩幌，方才立住，轉臉瞧時，見二姑娘玉面暈紅，現出羞澀的笑容，同時眼光却含着嬌嗔，腿兒已縮了回去，但手還抓在自己臂上，二人目光一觸，二姑娘猛一擰柳眉，一咬銀牙，九芝忽覺臂上被她抓的地方，疼痛非常，忍不住嚷喚出來，二姑娘連忙放手，口中嚷了一聲，九芝明白她是怕叔子聽見，向外看時叔子已走出門外了，九芝瞻得眼前就要發生事情，不敢再看二姑娘，方要逡巡歸座，忽聽二姑娘喂了一聲，九芝不由轉臉看她，只見二姑娘面上仍絹然微笑，但目光已變作脈脈含情，抿着小嘴兒，似有揶揄之意，低聲說道，你不是要…………也要……跟他去麼，你不用出去，這院裡就有，九芝聽了，明白她把自己要隨叔子出去的托詞，當作眞事，留住以後，還恐有所需要，才如此相問，不過由語意中聽出對自己的特別優待，叔子就必須出去，自己就不用出去，這和鐵弓緣的賣茶姐兒，對小生給蓋碗，對小丑給鐵壺砂碗，是一樣令人銷魂，但九芝並非眞要告便，正在躊躇未答，二娘姑又悄聲說道，告訴我是……大的，小的，小的院裡角上就成，大的上我屋裡，那兒有痰盂，可以當馬桶，九芝聽着猛覺身上一陣灼熱，好似被她的熱情給包圍了，雖然她的言語，似乎有欠蘊藉，但出在一個蓬門碧玉口中，只能感激她的眞摯豪爽，不該向細處苛求，她還幾句話，簡直把滿腔熱愛全顯露出來，足見對自己愛到淪肌浹髓，居然把她的閨房，貢獻作我的臨時厠所，當然還預備在我用過之後，由她代辦善後，更可知她已甘心處在什麼地位，但是我怎能跑進人家姑娘房中方便，倘若那老美回來，見女兒房中有男子作蓋三上之一的工夫，將要說些什麼，何況我根本無此需要呢，九芝雖然和二姑娘首次麥談，便觸及這醃臢問題，但他心中却仍未失香艷之感，只覺二姑娘的深情瀰淪，不勝消受，似乎比說些甜言蜜語，還爲鏤心刻骨，就望着她搖頭道，謝謝你，我並不要……方才是說着玩的，二姑娘眼珠一轉道，你爲

什麼要跟他一塊兒出去，九芝無言可答，只笑了笑，二姑娘似乎也明白他的意思，不再向下追問，忽然一撩眼皮道，早晨你爲甚麼不自已取菜來呢，取去的菜吃着還好嗎，九芝道，早晨我因爲匀不出工夫，才托人來取，那兩樣菜好極了，沒一個人不誇獎，謝謝你給我臉上增光，二姑娘撇着嘴兒笑道，說不着這麼話，我只問你，可在那菜裡吃出什麼別的東西，九芝聽了，哦哦了兩聲道，不錯，不錯，菜裡有一張十塊錢鈔票，我已經給你帶回來了，說着就伸手向衣袋中掏取，二姑娘猛伸手將他的手腕打開，離了衣袋以外，才又問道，我沒問鈔票，還有別的呢，你看見了麼，九芝道，看見了，是那塊煤和……二姑娘接口道，就是那兩樣兒，你可明白是……是什麼……意思，九芝故作顢頇道，我還不大明白，二姑娘道，怎麼你還……那是罵你哪，九芝忍不住笑道，罵我啊，我早明白那是罵我，二姑娘道，你明白爲什麼裝糊塗，九芝道，俗語說拾銀子拾錢，沒有拾罵的，我還不裝糊塗，二姑娘哧的笑道，你眞……你就壞吧，也不怕損德，九芝道，我怎麼了，二姑娘臉又現悲涼之色，嘆口氣道，你啊，你教我說你什麼，我……才說到這裡，忽聽院中有脚步聲音二姑娘一驚，就推門走出，見是父親老美回來，老美一見她由客座中走出，大爲詫異，叫道，你怎麼出來了，你好了嗎，二姑娘迎着說道您一去就是大半天，把飯壓蹲在屋裡，算什麼呀，我怕人家不願意，只可掙扎着起來，給炒了兩個菜，現在倒覺着好些了，只剩了胸口疼，老美道，別提了，我上西邊横街那家南味坊去買，那知已經關了門。只可再到東邊大胡同，才買了來，二姑娘把他手裡東西接過，又道，現在人家都喝完了酒，這菜已用不着，好在也得算在他們賬上，您再給跑一趟，上藥房買一付胃活，上回我吃着很好，老美道，教老田去吧，我先歇歇兒，二姑娘道，老田也出去買作料了，您快去吧，老美拗不過女兒，只得又出門走了，二姑娘回到房中，把手中包兒向桌上一拋，轉臉瞧瞧九芝，見他正抱肩而坐，那一派俊雅安詳的態度，實是可愛，但是酸文假醋，裝傻充呆的神氣，也實是可恨，二姑娘覺得他必然對自已的心事，全看明白了，只是故作不知，要自己忍着羞愧，一一訴說，這未免太拿架子了，你倒是愛我不愛，不愛又何必詭來嚇唬，若愛我就該體貼些兒，何苦故意折磨我在你面前出醜，想着不由心裡恨得慌，柳眉緊鎖，妙目圓睜，咬着牙兒，就奔到九芝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領，九芝大驚，只疑二姑娘要在自己身上施展武力，嚇得叫道，這是怎麼，二姑娘望着他，牙兒咬着，却把眼兒微瞇成縫，由縫中放出火一般的精光，臉兒繃得挺緊，却在頰上現着酒渦兒，口中發出清脆的聲音道，你別再裝着玩兒，說眞個的吧，你明白我罵你的意思不明白，你知道從昨天你走後，直盼到今天早晨，是爲什麼，我看見來取菜的不是你，氣得一頭倒在床上睡覺，是爲什麼，方才你們來了，我正睡着，等知道了，你們已出了門，我教父親把你們叫回來，是爲什麼，叫回你們以後，我又不給作菜，是爲什麼，你明白不明白，明白就快說，別嘔我，九芝想不到她竟用這急劇手段，要自己作愛情的招供，這恐怕是自有情場以來，未曾見過的事，但也知道她出於感情的衝動，又加向來沒有談愛的經驗，也未在戲劇電影和小說中受過文雅的訓練，才任着自己性情，創造出這種粗豪莽撞的方式，到是眞摯可感，使人不忍對她再存虛矯的心，更怕萬一應對失旨，挨上一頓粉拳，九芝這時是既愛且怕，不由冲口回道，我全明白，全明白，你對我的意思太好了，我從看見那菜裡的東西，就明白你……你罵我沒心，當然你是有心，我才……二姑娘聽到他末一句猛覺羞澀難堪，粉面通紅，啐了一聲道，你別胡說，我有什麼心，九芝看看她，知道這是女孩兒常態，男子不理會她的熱情，她就悲傷怨恨到男子表示接受她的愛了，她又害了羞，假撇淸起來，就不理這碴兒，仍接着說道，其時我比你還早……從一見就把你記在心裡，再拋不下，只是不敢冒昧，怕你……二姑娘接口笑道，你怕什麼，九芝道，我已見過你打人了，二姑娘格的一笑，鬆開揪他脖領的手，輕輕放在九芝肩上道，你當我是瘋子，見人就打啊，在這地方，若不利害些兒，簡直一天也住不了，其實我才不願意打人，倒想有人打我，九芝道，呦，誰能打你，二姑娘香肩一聳，作出了柔弱可憐的樣兒，赧然笑道，凡人都有個管守兒，只是能管我的人，就能打我，九芝張着嘴道，打你，好傢伙，只怕打不成你，倒教你給打壞了，二姑娘道，沒有的話，只要是能管我的人，只要我願意教他打，就打死我也不還手兒，說着一看九芝，忽又發起嬌嗔道，你又裝糊塗，我這傻子還儘自費話，隨又抓住他的胳膊道，你既比猴兒還靈，什麼都明白，咱們別再轉彎抹角的：這屋裡也沒有人，我也把臉捨給你了，你就痛快說，打算怎麼樣吧，九芝在這時可犯了躊躇，不知如何回答，只可反問道，我還不大明白，你問我打算怎樣是什麼意思，二姑娘聽了，咬牙發恨道，你還是裝明白糊塗，這教我怎麼說呢，說着忽然轉過身兒，將脊背向着九芝。（未完）

# 編後話

△……當此世界動定不靖之今日，活躍於國際舞台的人物，確是被一般人所重視的，尤其際此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時，那末在亞洲方面的中心人物的介紹，當亦是切需的事情，「亞洲的中心人物介紹」，就是基於這種的出發點，這裡介紹的一共是七位，在這七位之中，印度的甘地和蔣衛，泰國的禪本，更是爲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努力者，請讀者不要忽略才是。

△……美國的參戰，已爲世人所極端注意的事，但是美國爲什麼要參戰，這問題自然是很費研究的，「美國的參戰問題與猶太人」就是這問題的最好解釋。

△……誰都知道美國的參戰，不僅對世界毫無益處可言，而且只有更使趨於混亂的一途，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美國的參戰無益於世界和平」是芝加哥學者的一篇對美國之參戰觀，的是確論。同時美國之參戰所遭受一般人的反對，也是很明顯的事實「南美報紙反對政府參加民主陣營，」是闡明南美人反對美國的參戰，希望本國政府不致捲入漩渦，這雖是僅爲南美一部份而言，但其實際，則可由此見到人們對於美國參戰的非議之一般了。

△……本刊由下期起，對於內容方面，更計劃加以充實，文藝版方面將按期刊登書評一篇，舉凡華北最近出版之文藝書籍，均將加以嚴確的批評。電影與戲劇，婦女與家庭兩欄，將增加有趣味之短篇文字，如藝人的趣味軼事，戲劇電影的學理故事，婦女方面的修養，婚姻指導等等，請讀者注意。

# 贈刊誌謝

| 刊名 | 出版期 | 出版地 | 附註 |
|---|---|---|---|
| 三六九畫報 | 第二〇二號 | 北京 | |
| 中國月刊 | 第七卷第四期 | 上海 | |
| 新河北 | 八月號 | 保定 | |
| 中國公論 | 第五卷第五期 | 北京 | |
| 京津事情 | 九月號 | 天津 | 日文 |
| 婦女雜誌 | 十月號 | 北京 | |
| 大亞洲主義 | 第三卷第二期 | 南京 | |
| 全家福 | 九月號 | 北京 | |
| 新論 | 九月號 | 北京 | |
| 興國卅講 | 六月 | 蘇州 | |
| 世界畫報 | 九月號 | 東京 | |
| 河南民衆 | 第九號 | 河南 | |
| 教育時報 | 第二期 | 北京 | |
| 譯叢 | 第二卷第一期 | 南京 | |
| 北華月刊 | 第四號 | 北京 | |
| 東亞聯盟 | 第二卷第四期 | 北京 | |
| 農學 | 第五六期合刊 | 北京 | |
| 政治月刊 | 第二卷三期 | 上海 | |
| 中央導報 | 第二卷第七期 | 南京 | |
| 華文大阪每日 | 第六十九號 | 大阪 | |
| 潮聲 | 九月號 | 汕頭 | |
| 考試院公報 | 第十六期 | 南京 | |
| 華北航業 | 第十一號 | 青島 | 日文 |






## 新民報半月刊

### 第三卷第二十期

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總代售處 新民報半月刊總辦事處 宣外鐵老鸛廟廿六號 電話南局四四四二號

印刷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 本誌定價 | | |
|---|---|---|
| 每月 | 二冊 | 六角 |
| 半年 | 十二冊 | 三元六角 |
| 全年 | 廿四冊 | 七元二角 |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增刊特大號另定（不收郵票）

本刊廣告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 廣告部電話西局三七一一號











# 美容

## 務使美容永駐
## 莫讓靑春逝去

女孩子步上了靑春階段，愛美心理也相繼長大起來，時常把一些金錢和時間消耗在修飾上，結果因爲化粧品裏的劣質成分戕害了皮膚細胞，增加了衰老速率，如果再有患靑春期的胃腸病，因爲消化不良和便秘，阻碍了胃腸血液流通，積久血液生毒，剌激皮膚生粉刺面皰，常服「若素」可以避胃腸病，可以復活皮膚細胞，靑春不逝，美容永駐！



小瓶八十四片
中瓶三百片
大瓶一千片

若素